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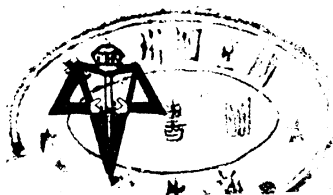


著 爾 尼 奧
譯 雋 梅 宋

梅農世家

梅 農 世 家

著 奧 爾 尼 奧
譯 朱 梅



80686036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目次

介紹奧尼爾

一

歸

一三

追

九五

鬼

一七五

目

次

一

梅農世家

介紹奧尼爾

Joseph Wood Krutch

朱梅傳



近十五年來美國的戲劇，在美國文學上佔空前未有的地位。過去美劇作家在舞台上雖有成，但其作品，並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在文學上亦未獲得重要的地位。一九一五年新戲劇運動開始，著名的劇作家團體均自動改革，反對舞台上的虛偽作風，專編排為舞台上演的劇本，富於情感，為文學體裁另闢一格，致使美國的戲劇大為變質，為一般文學家所贊許。

在此革新運動中，奧尼爾是最出色的作家，為美國創造了偉大的戲劇，竟使戲劇文學變為美國文學中最佳的作品。他不但在美國劇作家中首屈一指，在國際上亦有盛譽。他的作品，在主題和方法方面都與衆不同，他不僅是劇團的出色人才，在技巧上亦舉世無匹，本文一方面介紹他過去的生活，一方面研究他的作品，中個人藝術的貢獻。

奧尼爾，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六日生於紐約城百老匯路與四十三號街交界處的旅館中。父名傑姆斯奧尼爾，爲著名的浪漫派演員，後來放棄演員生活，公開作旅行演講，講演沙士比亞，在蒙特克利吐 (Monte Cristo) 的演講，很受人歡迎，奧尼爾的幼年時代，就追隨父母同遊名城，在天主教免費學校中讀過六年書，又在康奈梯克特 (Connecticut) 州司丹福 (Stamford) 大學的拜茲 (Betts) 學院讀了四年。他漸就成年，戲劇天才也活躍起來，這種潛伏的天才，祇要你寫，就成了戲劇形式的作品，因此他並不注重劇作上一般的技巧，他幼年的經驗，對他起了反感，因爲蒙城 (Monte Cristo) 的戲，大都守成規，簡直不是爲人生寫實。奧尼爾反對舞台上一般的成規，因爲他所接觸的戲劇，都是不合理的。

在幼年時代他是暴風雨式的青年，不受任何約束，在冒險生活中生長，生活放縱，終日醉酒，他所交往的朋友，都是聲名狼籍之流。因爲他的熱情無處發洩，爲了適應社會，祇好作這種消極的抵抗。他幹過紐約郵遞商店的書記，旅行劇團協理，早期的職業都是富於冒險性的。一九〇九年他到中美去參加淘金的探險，六個月後因染熱帶的熱病回家。他乘挪威的航海船，到過波勒斯愛尼斯 (Buenos Aires)，在阿根廷幹過各種職業，後來在旅行船上當一名水手回到了紐約。他又出去航

海，担任新倫敦報的訪員，因肺病在療養院休養，整整住了六個月。

這成了他一生的轉捩點，他決心寫作。二十四歲時，寫了他的第一部劇本，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他在著名的拜可（Berk）教授的演員訓練班做學員，一九一六年在麻州遇到 Provincetown 劇團的創辦者，他就為這個劇團編獨幕劇上演，一時頗為人注目，與華盛頓劇團（Washington Square Players）並稱，掀起美國劇壇的革命。

因這一個幸運的聚合，就使奧尼爾的一生成了一部戲劇史。他的劇本富於熱情，風行一時，為人所稱道，可惜大部分都遺失了，也有從未上演過的，但是這個年青的劇作家，已惹人注意，不但在美國劇壇享盛名，在國際上也有了名望。

他成年以後，早年放蕩生活雖已收斂，但是他仍保留着不安靜的習性，他住在別人所不去住的所在，如在沙灘和小島上的生活，他結婚過三次，最後一次是他跟名演員 Carlotta Monterey 的結合，很圓滿，他有豐富的感情，日光閃爍，含蓄着潛伏的熱情。奧尼爾是劇作家兼詩人，他的一生是含蓄的，談吐溫柔，不願參加人多的集會，他完全專心於他的工作。總之，他天性奮勉，反抗精神很濃，情感豐富，藝術上已漸入正軌，現在再介紹他的作品：

作品代表作者的氣質，表現作者的經驗和文學修養，奧尼爾成年的生活，我們已經介紹過了，他文學的修養，在他早期的劇本中也有明顯的表現，最初他祇是寫些爲自己欣賞的劇本。

奧尼爾在 Provincetown 劇團時，演員都不滿意他們的演出，他們不願墨守成規，他們不願演庸俗的戲，他們決心要改革一下，一致的趨勢，第一就是現實主義，第二是社會的反抗精神。他們對於現實生活的不滿，儘量暴露社會的偏見，偽善和殘忍。

奧尼爾早期的戲，大部描寫海上的生活實況，簡直可以說是硬性的。Beyond the Horizon 1920年第一次在紐約上演，就獲得好評，這個戲表現農工的現實生活，訴說他們是命定的失敗。奧尼爾第二個戲 Anna Christie 就完全改變了作風，成爲近代有名的悲劇，極富於現實感，頗含着幻想和詩意。The Emperor Jones 和 All God's Children Got Wings 兩劇都是他對於人生問題的供獻。The Hairy Ape 是宣傳革命的作品，可稱爲表現派的典型作。

從他的作品的表面上看來，並未透露他過去海上生活和詩意的幻想。可知過去他不過想在實際生活中，尋覓值得描寫的事物，祇是從表面上用工夫來反映人生。The Emperor Jones 和 The Hairy Ape 都有豐富的狂想。Desire Under the Elms 一劇才真正表現了奧尼爾的藝術

天才。

從這個戲的表面上看來，不過是表現新英格蘭清教徒的家庭生活，一件不平凡的故事，詳細的研究，可以看出這個戲討論到禮節、道德和社會心理的演進，新英格蘭對奧尼爾的影響很大，使他感覺人生永遠是一齣悲劇，使他對人生充滿了熱情。他對於選擇時間和地點很慎重，不是他所了解的，他決不寫新英格蘭的習俗給他一種重大壓力，也就是造成這種爆炸的原因。他所介紹的故事特別生動，而且富於地方色彩。正如我們批評沙士比亞描寫羅馬，我們不應過分的吹毛求疵。

The Great God Brown 是他第二部成功的戲劇，使讀者對於他所描寫的故事有真實感，是現代生活中的人物，並沒有地域的區分。扮演不過是加強戲劇的人物，表示與一般人不同而已。比如他的戲劇中的英雄，那種對於絕望的吶喊「我愛過，我淫過，勝利過，也失敗過，唱過，哭過。」這就說出奧尼爾的中心題旨——竭力要把這些造成所謂「和平的美」，指示人們對於人生應該是活潑的，激動的。也警告人們人生是動亂的，可怕的。他並不說明那就是事實，不過他很想使這些不致成爲事實。

也許有人對於他的作品動機發生誤會，這是沒有明瞭奧尼爾當時的環境。作者說過「現

代的戲劇是人與人間的關係，我確認為是人與神之間的關係。」George Jean Nathan 在隨筆中也介紹過奧尼爾的一封信：「今日的劇作家應該將他所感觸到今日所發生的病根何在，把牠連根拔去，古老的神的觀念消滅了，科學的和物質主義也遭受了失敗，應該有新的主義來代替這種殘餘的宗教本能，追求人生的意識，藉以安慰人們對於死亡的恐懼。我認為現代作家，要寫偉大的作品，應該在小主題中含蓄著大志願，若是祇抓住幾個人物，隨便寫出來，決不能獲得優越的地位，至多不過做了酒食場中逗人開心的小丑而已。」

Lazarus Laughed 一劇，奧尼爾把牠寫成了抒情詩，把「失掉」歡樂的人類，引導到與虔誠者接近。Dynamic 一劇，從物質主義的故事說起，講到一個人崇拜神祕的電力，終於死在巨大的發動機上。作者以後計畫用藝術來完成宗教的使命。「奇異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就充分表現這種主題。「梅農世家」(Mourning Becomes Electric)更明顯的表現這種觀念。與 The Great God Brown 的英雄一樣，亦裸裸的喊出「我愛過，我淫過，勝過，敗過，唱過，哭過。」這些都是人類永遠不會滿足的慾望。我們需要愛、慾、唱、哭，因為有人類，才有這種慾念。有了勇氣，有了超自然的信仰，才能使這些慾念實現。這兩個悲劇說明個人的尊嚴，在個人本身的維護，不必要拿宗教

來救免，不過這是人類所頂不歡迎的。這兩個戲的結構，頗受弗勞德心理學派的影響，這種錯綜複雜的情節，可以用心理學上的名辭來解釋，是一種「重疊」、「抑制」和「定形」的演變。奧尼爾並不拿希臘和伊利沙伯時代做背景，他不過是根據心理學上的意見，他避免詩的意識，和歷史的意識，而是以人類內在的行為的倫理為根據。這些戲不過表示一種原因，並不是虛構，是開始，而不是終結。人類失去了宗教的信仰，就自抬身價，憑藉情慾的潛力，自尊自大。「奇異的插曲」比較散漫，是小說類型的所發生的事件，經過了慎重的考慮。就人物來批評，是很活躍的，富於現代小說的錯綜關係。「梅農世家」的故事的演進，風馳電掣，頗可比擬古代的大悲劇，比「奇異的插曲」更進了一步，他的天才，頗有阿奇勒斯（Aeschylus）和沙士比亞的威力。這個故事裏的不幸事件接踵而來，有希臘故事的作風。奧尼爾在新英格蘭寫作時，正在南北戰爭以後。人物的變化，與希臘時代迥異，這種心理學上愛戀的癖好，正是悲劇構成的條件，向正常的戀愛挑戰。我們明白這不過是一種暗示，現代的戲劇，就是要表現文化、道德和心理學上的背景，奧尼爾的成功在此，他迎合觀眾的興趣，我們覺得這個戲的偉大性，但是不如易卜生、蕭伯納、加爾斯瓦綏等有含蓄的意識。他不過像漢姆萊特，馬克俾斯的含意一樣，說明人類情慾的偉大，支配着人類，使人畏懼，也使人警惕。

十九世紀批評沙士比亞的人說他的戲，像似自然的事實，我們對「梅農世家」也有這種感覺。我們祇要發現人類情慾的不可測，不必去分析牠。我們祇要接受這種寓言是一種事實，不必去畏懼牠。我們了解，以人類的尊貴，實際上不能避免這種蹂躪。

批評戲劇作品，應比較牠在戲劇文學上的貢獻。奧尼爾的作品，跟漢姆萊特比較，除語言的缺憾——文字和動作都同樣的動人。舉一個例，奧林站在他父親屍牀旁邊的那一景，對着遺體所講的那一段話，沒有人不贊美這種辭句的有力，這完全是被酸辛的慾念所播弄，並不是辭藻的粉飾，這種嚴肅的氣氛，就像人們喊出「明天，明天，明天」他的每一句話都叫人可以背誦出來，這就是舞台上的效果，奇妙的詩。誇大的說這是沙士比亞以後，絕無僅有的對白，奧尼爾的戲不是文字所能贊美的，祇可與沙士比亞最好的戲比美。

真正的悲劇，才能算是戲劇的作品，不能以人物表面上的失敗來低估，應該着重性格的嚴正和偉大。悲劇的產生，已經失去多年，維多利亞時代過於注重辭藻，易卜生太偏重社會學的高調，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悲劇。前者缺乏激動的力量，後者把人類看得太渺小，因此使人們並不感覺悲傷和失神。

奧尼爾在現代戲劇作家中確有他的感召力。他的戲劇不是古典的，他是現實的，對我們有親切之感。使我們對人類，對宇宙，有一種合理的觀念。他所創造的人物，都是偉大的，他們的墮落是迫不得已，使我們同情他們，爲他們而傷心，使我們警惕而存着畏懼。

〔譯者按最近奧尼爾出版「送冰的人來了」(The Iceman Cometh)亦是長達五小時以上的劇本，在紐約上演時，轟動一時，聞已由曹禺先生譯成。〕

梅農世家

Eugene O'Neill 的三部曲，梅農家的別墅在新英格蘭港，這三部曲都發生在這小城市的郊外，梅農家的別墅，祇有第二部第一幕是例外。

從別墅看得到一角街景，戲劇的開場，演員從住宅外上場，接着就迎上第二幕。

別墅的院子，周圍約有三十畝地，背景是葱鬱的山岡，右邊是果園，再後是大花園，左邊有花房。臨街有一排槐樹和榆樹，別墅被一道高牆圍着，柵欄上有些白色的障礙物，大門亦是白色，有兩條甬道灣曲的環抱着正屋。別墅和街景之間有一方草地，住宅的右角有一棵松樹。前部沿着甬道栽着楓和槐。住宅的左角有一棵紫丁香。

住宅地位較高，比街面高三百尺。希臘廟宇式的建築，是十九世紀前半葉最流行的式樣。白色的抱廈，有圓柱六，跟灰色石砌的牆壁確成對照。樓上有窗五，樓下窗四，大門在中間，門頂有方格的窗。百葉窗漆成深綠色。大門前有台階四級，從地面引上抱廈。

梅 農 世 家

這三部曲的時期，在一八六五至一八六六年的春末夏初。

歸

人

梅農將軍（依斯朗，梅農）

克利丁，其妻

拉維妮，其女

亞當，白蘭德，「飛行商」號快艇的船長

彼得，尼爾斯，美國礮隊長

海賽兒，尼爾斯，其妹

薩斯，貝克韋

阿摩，阿美

路意沙，其妻

歸

敏妮, 妻妹

景

第一幕 新英格蘭梅農別墅的院子——一八六五年四月。

第二幕 梅農的書房, 在別墅內——時間緊接第一幕。

第三幕 與第一幕同, 梅家院子——一星期後的晚上。

第四幕 梅農的臥室, 同日深夜。

第一幕

景：一八六五年四月，薄暮，梅農別墅的院子，前面的甬道通到住宅，有兩條路通到街上。甬道的盡頭，就是希臘廟宇式白色的抱厦，舞台上，有六個突出的圓柱，住宅的右角靠近甬道，草地上有一棵大松樹，樹幹是黑色，跟抱厦的白色正好是顯著的對比。沿着甬道，左前部，有一棵紫丁香，前面有一張長櫬，從住宅前面看不到櫬上坐的人。

日落前，夕陽的餘輝籠罩着住宅的前部，白色的抱厦，灰色的石牆，在淡霧中閃着光，柱的白色，牆的深灰，百葉窗的綠色，草地和樹木的青翠，松樹的黑綠掩映。白柱的影子，投在灰牆上，現出線條的暗影。樓下的窗子，受陽光的反射，發着餘怒未息的閃光，廟宇式的抱厦，好像是一種僞裝，把整個住宅的幽暗遮蓋住，極不相稱。

遙遠的，從街上有樂隊在奏着：「約翰白朗的一生」，微風吹過，聲調也跟着提高，風吹過了，樂聲也變成弱不可聞了。

從後部左邊，有一個人唱着一首短歌「夏南多」，這個歌就像海潮似的韻節。聲音更近了，蒼老却頗有韻味。

「哦，夏南多，我巴望聽到你，

我的愛情，就像澎湃的河流，

哦，夏南多，我追不上你

走走呀，我一定要追過去

跨過這寬闊的密蘇里」

歌者薩斯貝克韋，唱完了最後一節，從住宅的角落轉過來。阿摩阿美跟在後面，他的妻路意沙和小姨敏妮。

薩斯是梅家的園丁，多才多藝，什麼工都幹。他老了，有七十五歲，白髮白鬍鬚，瘦而高，背彎着，風濕症弄得他四肢都不靈，可是精神很好。他的臉蒼白得可怕，頂着人的印象，就是他的臉上好像戴着假面。他生成的面目可憎，眼睛雖小，卻很敏銳。懷疑人生，好喝上幾杯，瞭起天來，很會講幾句下流的幽默話，他穿着清滿泥土的工人裝。

阿摩，木匠，放假日子也穿得上體面的衣服，他的妻和小姨都穿得很整齊。身體微胖，有五十歲，好講話

的脾氣，好搬弄是非，標準的城里人，不過他倒一點惡意都沒有，就是講些別人的醜事，也都是家喻戶曉的故事。

他的妻路意沙比他高，比他強，年紀相仿，也喜歡搬弄是非，不過她要是跟誰有怨恨，講話不讓人，也很刻薄。

小媽敏妮，矮而胖，四十歲，沒有一點脾氣，愛聽別人談天，圓臉，圓眼睛，可是神氣不足，嘴突出，好像要把別人講的話都吞下去。

他們住在城里，都好交朋友，不自私，走到這兒來也不過想聽一點新聞，頗羨慕梅家的富裕和與眾不同的氣派，藉此觀光一下。

薩斯把他們引到繫了香那兒，就站着瞧這所住宅。薩斯倚老賣老的開頑笑，打算逗着敏妮，他唱了那一段，也是爲了她，他以肘碰她，含笑。

薩：我這老頭子可不配唱這個？我祇會哼個小調。（瞧她不理，她正張着嘴，在注視這所大房子，對阿摩——歡呼）阿摩，這年頭，城裏一個正人君子都沒有了！爲了愛國家，也該慶祝一下呀！

阿摩（含笑）見你的鬼，活該！

路：今兒晚上，你們別再把阿摩灌醉了，你們這批老東西，我可不管這本賬！

薩：講什麼老！不過七十五，我們祖宗活到九十歲哪！酒壞不了我們貝家（他跟阿摩都笑了，路意沙祇好跟着笑，敏妮忘形的還在瞧這大房子。）

敏：我說，這座房子真不錯！

薩：好了，我答應了阿摩讓他看個飽，梅家不是阿毛阿狗都闖得進的，他們對別人可不馬虎！

敏：啊呀！他們有錢呀！怎麼弄得到這麼多錢？

薩：這可不是一天兩天積得起來的，梅農弄到一筆，先前，還有他爸爸老阿貝，他傳下一點家產，積起來這可就多了，當真開天闢地的辦了一家大西洋郵船公司。

敏：就是那個梅農將軍嗎？

薩（驕傲）：呃，他是格蘭特隊伍裏頂括括的軍官！

敏：他算那一種人？

薩（誇張）：梅農可真能幹！人家都說他了不起，他對人可從來不講什麼，那就是梅家的派頭，他們在這兒出風頭，差不多有兩百年了，那個不知，誰個不曉他的大名。

敏：有錢的戶兒，幹什麼當兵呢？

薩：這算什麼，他戰前就當過兵，他爸爸送他到西點去，他參加過墨西哥之戰，升到少校。老阿貝這年死了，梅農就不再當兵了。他就在這兒幹航海這一行，可是他不是幹了這行就完了的，他又學法律，當了法官，參加了政治，被選做市長。這次戰爭爆發，他還是市長呢，不過他辭了職不幹了，又趕去陸軍當兵，現在他才真是將軍了，啊，梅農真能幹！

摩：咳，這城裏出了梅農這樣人，可就真值得我們誇口了！

路：你們怎麼不講他的老婆，誰都恨她，說她不是梅家的人。她是法國人和荷蘭人的混血兒，很漂亮，可是很古怪。她爸爸是紐約的大夫，梅農當年娶她，她不能說不帶點家當來。

薩：（臉上很難看——敏捷）管她什麼！我們不講她，（阻止住，改了話題）好了，我得去瞧一下

維小姐去，我先到廚房去瞧一下，你們就待在這兒，要是梅太太趕你們出去，你們就說小姐叫我放你們進來的。（他繞着房子從左下角，他們這三個人瞪着眼，又怕，又不舒服，低聲。）

路：薩斯把老梅農說得多麼了不起！我就忍不住拿他老婆挖苦他一下。

摩：好罷，算了，她常常就這麼恨她。

路：噓，有人來了，我們到這兒來躲一下！（他他們退到紫丁香下面的長櫬後，擠做一堆，從樹葉叢

中窺伺，前門開了，克利丁走到抱廈邊，站在階台上，路意沙推了一下敏妮，興奮的，低聲。）那就是她！（克利丁梅農身長玉立，年雖四十，而容貌艷麗，苗條的風姿，一舉一動都表現出生動的肉體美，着綠緞長衣，修飾得既靈巧又華貴，使她蓬鬆的鬚髮，顯得更有光采，一半棕色，一半金黃色，色度分明，而又模糊不清。容貌也不平凡，又沉靜又美麗，使人一見傾心。她雖是活生生的一個人，却有點古怪的在臉上裝着冷若冰霜，深凹的眼睛，黑紫色，頗靈活，眉毛和鼻準都是直而穩。兩頰豐滿，嘴大而靈巧，上唇厚，下唇薄，屈成弓形，隱約有一條細紋。她站在那兒凝神聽着音樂，似乎受了感動，隨即毫不在意的聳一下肩，下了台階，向花園走去，走過紫丁香，確沒注意到阿摩和這兩個女人。）

敏：（畏縮的低語）哦呀！她真是美極了。

路：我說她太美了。

敏：咳，她的臉上才古怪！

摩：瞧上去神祕極了——她的臉上好像戴着假面！那就是梅家的寶貝。他們都有這種神氣，把他們的太太也弄成這樣！薩斯也有這個味兒，你們瞧着看罷——他跟了他們一生，他們都不叫人

猜出他們的祕密。

敏（急問） 祕密？

路：梅家也跟別人家一樣，總有他們的私事！也許比別人家更要不得。（低聲）講給敏妮聽罷，老阿貝的哥哥叫大衛，娶了法國卡諾克的女傭人，他就受死了麻煩。

摩：噓，住嘴！薩斯來了！（很快的對敏妮）那時我還年青呢，我待一會兒講給你聽。（薩斯從房子的左角出現，走向他們來。）

薩：廚房裏那傢伙真不是東西，她叫我給她措柴，倒把我當是她的奴隸！講什麼解放呢？（敏捷）好了，朋友，來罷，我讓你們瞧一下桃園，過後再去瞧我那花房，小姐不知道那兒去了，簡直找不到她。（他們剛要走，房子的大門開了。拉維妮出來，走到台階的上層，就是她母親站過的地方。她有二十三歲，瞧上去有點老態，跟她母親一樣高，身材瘦削，平胸，衣黑色，樸素得惹不起人的注意。動作生硬，撐着軍用的手杖。聲調平板無力，說話就像喊口令。這些雖與她母親不同，可是臉倒很像她母親，金黃色頭髮，纖細分明，紫藍色的黑眼珠，眉毛和鼻準都平穩而端正，敏感的嘴，厚牙牀。總之，她的臉在平時都像是裝扮出來的樣子。拉維妮儘力打算與她父母表現着不同的姿態，她把

頭髮向後梳，好像要掩着那自然的鬢曲。她雖已長成，確沒一點女性的誘惑，她的頭跟她母親一樣大，可是因為她身材太瘦，就顯得太大，太重了。）

薩：（對她） 她來了（他走上台階，瞧她沒注意，他就站着等，很懷疑她的態度。她正在向右看，她瞧着她母親穿過花園，走進花房。她凝視着，說不出是緊張，酸辛，還是怨恨。她母親進了花房，拉維妮轉過身，還是沒注意到薩斯和他的朋友，向左邊看，她聽到微風吹過來的樂聲，正奏着「約翰白朗的一生」。她的態度跟她母親相反，她的眼光顯示着得意形態，臉上也顯出古怪的表情。）

路：（對敏妮） 那就是拉維妮？

敏： 她這古怪的樣子，就像她媽——可是她又一點不像她。

薩： 朋友，你們順着果園走，我隨後就來（他們從屋子左邊繞過去，下。他虔誠的走近拉維妮）
維妮： 小姐，我告訴你一件新聞，送電報的那傢伙講，這一回該是市長回來了！這個新聞就差點兒正式公佈了，你推算一下你爸爸幾時回家！

拉：（冷酷） 我也那麼想，是時候了。

薩：（一瞥——緩緩） 咳！

拉：（對他，責問）薩斯，你怎麼講？

薩：（避開她——含糊）沒有什麼——我不明白，你怎麼講，（拉維妮注視他，他避開她的眼光——不在意的）你前兒和昨兒晚上在那兒？

拉：（驕然）在海賽兒和彼得家。

薩：啊，怪不得哈拉說是你對她講的，這可怪了——昨兒我在街上碰見彼得，他還問我你躲到那兒去了。

拉：（又一驚——緩緩，好像這秘密彼此都心照）薩斯，我到紐約去的。

薩：啊，我也猜你上那兒去了。（同情）維小姐，倒難爲了你，那件事才丟人呢。

拉：（難堪——急促）我不明白你怎麼講？

薩：（恍然點頭）對了，我跟你也差不多，我也不明白，（一停——皺眉，猶豫，突兀）這幾天我心裏好像攔着點什麼，打算提醒你一下，你爲什麼發愁，當真有什麼爲難的事，也許我能夠幫你一點忙。

拉：（爲難）沒有什麼讓我發愁，你說打算提醒我，什麼事呢？

薩：也許不當一回事——不過也許我是對的，那麼就爽快的提醒你，就爲了那個船長白蘭德。

拉：（驀然，力持鎮靜）管他什麼？

薩：這件事祇有我明白，爲了——（他見有人從甬道上來，急促）彼得和海賽兒來了，維小姐，待一會我再對你講，現在不講了，他們還在等我呢。

拉：我就坐在這兒，待一會兒你來罷。（她改變態度了，裝着鎮靜——緊張）啊，彼得和海賽兒幹什麼這會兒來呢？我不願瞧見人（突然打算向屋內走）

薩：你就進去罷，我趕他們走。

拉：（凝神——急促）不成，我就瞧瞧他們一下。（薩斯轉過去從屋子的轉角下，海賽兒和彼得尼爾斯從左前方沿着甬道上來，海賽兒是一個美麗健康的女人，十九歲，黑髮，黑眼，嬌小，裝扮得很整潔，下頰豐滿，嘴角含笑，一見面就會引起人深刻的印象。——坦白，天真，溫柔，美麗——沒有一點瑕疵，態度很自然。她的哥哥彼得在性格上很像她，直率，公正，好脾氣，體格壯健，二十二歲，動作笨拙，出言遲鈍。寬大，坦白，鼻子生得不大好看，棕色鬚髮，灰眼，大嘴，穿聯軍軍隊制服。）

拉：（勉強的客氣）你好？（她吻海賽兒，跟彼得握手。）

海：我們都好，維妮，你也好。真怪，我們好像幾十年不見了！你沒病罷？

拉：好了，你把傷風也當着病害了。

彼：那才不像句話了，好了嗎？

拉：差不多算是好了，坐一會嗎？（海賽兒坐在長櫂左邊，拉維妮坐在中間靠近她，彼得坐在右邊，離得遠遠的，中間空着。）

海：那就聽憑你了，你留他，他就會留在這兒，我不想打擾你，不過，奧林新近有什麼消息來嗎？

拉：就祇有那一封信，你瞧過了，另外，還沒有什麼消息。

海：可是那是多久的事了！幾個月都沒有接到過他一封信，我怕他碰上別的女人，把我忘了。（強笑，辛酸。）

彼：就是奧林不寫信，也算不得什麼？他根本就不愛寫信。

海：維妮，這個我明白，我怕他受傷了，你說是不是？

拉：當然不會，爸爸會對我們講的。

彼：他就會寫信來的，海賽兒，別傻！（停）日子也不少了，奧林該回來了。維妮，你該聽到什麼好消息

息罷？

海： 彼得不再上戰場去，那就好了。

彼： 我的傷好了，接到命令我就得去！不過我也不打算幹了（開頑笑）我也不打算硬要到戰場上去做英雄！我受夠了。

海（興奮）： 啊！再瞧見了奧林，多高興呀。（含糊，強笑，吻了拉維妮一下）好了，我得走了，我瞧愛美萊去，維妮，再會。自己保重罷，常到我們家來頑兒罷。（向彼得做鬼臉）招待一下彼得罷，他的睡像倒還不錯，他有要緊話對你講呢！

彼（窘極）： 你這鬼丫頭！（海賽兒大笑着沿甬道下，彼得坐立不安，眼睛盯住地上。拉維妮守着他，因為海賽兒的挑逗，她看出自己的處境，不都不想法自衛。彼得終於抬起頭來，突兀）奧林不給海賽兒寫信，她就不高興了！你當他真的——愛她嗎？

拉（突兀）： 我不明白什麼叫愛！我也不想明白（緊張）我恨戀愛！

彼：（這幾句話把他的許多念頭都粉碎了，提起勇氣來取笑） 咄，你早拿出這種態度，我就別問了——今兒我還得想一下，該跟你講些什麼呢？

拉：一年前，你告了假回來，你就問過我了。

彼：你叫我等，等到戰事結束，好了，仗可打完了。

拉（緩緩）：彼得，爸爸離不開我，我得守在家裏，我嫁不了人。

彼：你的媽呢？

拉（鋒利）：她更離不了我！（停，憐惜的，把手放在他肩上）彼得，對不住你了。

彼（含糊）：啊，那——沒，有關係。

拉：彼得，小說上也這麼講過，我像手足一樣的愛你，我不願丟掉你，就好像我不願丟掉我的弟弟，我們從小就在一道兒，有你，還有奧林和海賽兒，你就別再纏上了這個。

彼：當然不會的，你當我是那種人嗎？（固執）不過，我還沒有絕望，也許你有一天會變了心，愛上了別人，我就死了這條心。

拉（把手縮回來）：彼得，別那麼笨！

彼：那個神祕的船長，他不是來瞧你的嗎？

拉（憤憤）：你當我管那——那——

彼：別太興奮了，不過我聽到人家說他向你求過婚。

拉：人家講的話，比他們禱告還多！

彼：那末，你沒——沒有愛上他？

拉：（緊張）我恨他！

彼：咄！維妮，我聽到你說這種話很高興，我當女人都愛他。這傢伙很有一點羅曼斯，瞧樣子不像船長——倒像個賭棍，也許很像一個詩人。有一回他從你家裏出來，我倒瞧了一下——那是最近的一回，講起來也算無稽之談，他叫我想起了一個人，可是我又說不出他像誰。

拉：（驀然，不安，瞧了他一眼）那就對了，他從海美爾外祖家來的，在紐約碰到他，媽在外祖家也見過他。

彼：維妮，怎麼講，他是誰呀！

拉：我也不明白他的根底，不過他把他的——一生經歷都對我講過，他怎麼擺脫浪漫的環境，我沒有理會他，他從小就在海上生活，他爲了淘金狂，到過加利福尼亞。他走遍全世界——他對我講有一回在南洋羣島。

彼：（口吃）你信他的，好像他是浪漫慣的！

拉：（酸辛）浪漫就是他的行業！（憤憤）我不再講他了（她站起來向右走，藏着憤怒，背對觀眾）

彼：（冷笑）好了，我也不要聽，我們還是講些有趣的事罷。（克利丁從左邊上，在丁香和住宅之間，她捧着一束鮮花。拉維妮感覺她來，轉過身。停，互相注視，從她們態度上的緊張，看出她們之間的仇視，克利丁隨即明白這形勢，矜持她崇高的風度。）

克：呵，你也在這兒！她看到了彼得，他顯然是爲了她來，很窘。呵，彼得，你好，我剛才可沒瞧見你呀！

彼：梅太太，你好，我剛從這兒路過。維妮，現在我該走了。

拉：（顯然是願意他走開——接着）好罷，彼得，再會。

彼：梅太太，再會，再會！

克：彼得，再會。（他從甬道下，克利丁向前走）我說你對付你的愛人也太不客氣了。（拉維妮不答，克利丁冷靜的講下去）昨天晚上，我從紐約回來，我去瞧了你一下，我真奇怪，好像你已經睡

着了。

拉：我睡着了。

克：你晚上向來看書的，我把你的房門推了一下，誰知道你鎖上了。你整天躲在房裏，好像是怕見我，安拉說你頭痛（她向拉維妮走過去，祇有一手之隔，她們倆站着，更顯出她們面部的酷肖，克利丁冷靜的盯了她一眼，令人感覺她的動作有一種挑釁的意味。）你的頭痛好了嗎？

拉：沒有什麼，不過我想靜一下，一個人想點心事。

克：什麼心事？（似乎怕她的答覆，她又變換了題目）我們院子裏來了些什麼人？

拉：薩斯的朋友。

克：他們認識這懶老蟲，他們憑什麼在這兒逛？

拉：我答應薩斯讓他們瞧一下。

克：你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憑什麼？

拉：薩斯對我請求，我來不及跟你商量。你到紐約去了。——（停，緩緩的加上一句，注視她母親）

你瞧外祖去啦，他老人家的病好了嗎？這半年來，他老人家老是病病痛痛的。

克：（突然避開她）是的，目前他好多了，他就快出診了。（好像就想岔開話題，瞧一下手上的鮮花）我到花房去摘了一些鮮花，我們這墳墓上也該換些新鮮的花了。（她對住宅諷刺的頷首）我出門走一回，就更瞧牠像一座墳墓，像聖經上的穿白袍的人——像一座廟，就像在醜臉上裝了一個假面具！祇有老阿貝才會造出這種怪東西——祇有他才造出這座廟，發洩他的仇恨。（譏刺的大笑）維妮，請你原諒我，我忘記了，你是喜歡這廟的，這正合你的脾氣（拉維妮注視她不言，克利丁瞧了一下花束，轉向住宅走）我得把這些鮮花放在水裏（她走上台階——又轉回來——故意裝着若無其事的）你不提起來，我倒忘了。在紐約的馬路上我湊巧碰到白蘭德船長，他說他今兒要到這兒來接收他的船，他對我說打算跟你談談，我就答應他了。我還請他在我們家吃一頓呢。（她沒瞧拉維妮，維妮注視着她，臉上很鎮定）維妮，你該歡迎罷！要不然你就真對你那唯一的朋友，彼得，真心真意了。

拉：你摘了這許多花，就是爲了他來了。（她母親不答，頓聲）你該聽到了這消息，爸爸就要回來了。

克：（不理——冷靜）謠言是越來越多了，這個消息也不可靠，我沒聽到礮台上放禮礮呢？

拉：早就放過了。

克：我也跟你一樣巴望他回來。

拉：你當真這樣講？

克：（慕然）你講什麼？你對我別使那種腔調！這兒也許有人聽到。（她轉過身，正看到薩斯從屋

角走過去，站在那兒）你瞧，你那老朋友真能幹，在那兒偷聽呢！（向台階走）我進去憩一下（她走上台階。）

拉：（粗率）我跟你講一句話，媽——我早就！

克：（轉身，挑逗）你講罷，你高興，你就等船長今天晚上走了再講。我不明白你要講什麼話？

拉：你早就明白了。

克：（注視她，又疑心又害怕，強笑，不屑的）維妮，你別老是賣關子。（她走進住宅，關上了門。薩斯

從屋角又轉回來。拉維妮向他做了一個手勢，叫他跟她來，就走到長櫈的左邊坐下，停，她向前注目，臉上冷若冰霜，出神似的瞧了他一眼。他們都好像有什麼事心照不宣的樣子。）

拉：（突兀）好了，你叫我當心白蘭德船長，怎麼講？（她心裏疑心，好像爲了她自己的自衛，一定

要問明白。)我要把這件事弄明白——他到這兒來，好像是有人指使他向我求婚的。

薩：(不同意) 咳。

拉：(逼緊) 你講，信不信由你。

薩：你叫我信什麼我就信什麼，要不是我在梅家當了六十年的差，我就不管這些屁事。(停，緩緩) 你瞧，白蘭德像誰？

拉：(怔住) 是的，我頭一回見到他就——可是我到底瞧不出他像誰，——你講，像誰？

薩：維小姐，他像你爸爸，是不是？

拉：(驕然——苦痛) 像爸爸，不會，決不會，(好像這事實逼她忘了形) 是的，他臉上有一些像——怪不得我好像在那兒見過他——爲什麼我會有這念頭——(緊張得好像要爆炸) 啊，

我不信！薩斯，你弄錯了，那不一定——

薩：他不祇像你爸爸，他也很像奧林——他像梅家的人。

拉：(畏懼) 爲什麼——爲什麼他會——

薩：奇怪極了，他叫我記起你叔祖大衛，維妮，你當然不認識他？他離開了梅家，就沒人再敢提起他

——也許你也聽人講過；不是你這一輩，那件事發生你還沒有出世。

拉：我聽到過，他愛過一個加諾克的女傭人，她是那死去的姨娘的保姆，等他有了孩子就娶了她。祖父不贊成，就把他們趕出去了，拆了房子，另造了這一所，祖父不要這倒霉的房子，這跟他有什麼關係呢？

薩：別忙！他們被攆走了，有人說他們到西方去了，究竟上那兒去也沒人知道——祇有你祖父對我講過她生了一個男孩子，就收養了他。（加重語氣）維小姐，我想到這就是她的孩子。

拉：（恍然大悟）噢！

薩：維妮，那個白蘭德有多大年紀？

拉：大概有三十六歲。

薩：噢，那就對了，還有一件事更妙了——白蘭德這個名字就怪，我沒聽到過這個名字，不過聲音好像很熟，維小姐，你記得那個加諾克的女人叫什麼？瑪麗白蘭苔！我猜得對不對？

拉：（事實了然，還要爭強，憤憤）薩斯，別傻了，他要姓梅，就更了不起了。

薩：他到這兒來就用不着姓梅，要是你爸爸——我也不過是胡猜——

拉：（突兀）不，那不行！上帝不會這樣安排！那太可怕了——太過分了！——我簡直沒想到，你爲什麼對我講？

薩：（冷靜）算了！維小姐，別認真，別生氣。（停固執）我不懂他的臉子，他的名字，我覺得很有味——爲了你爸爸，你得弄明白。

拉：我怎麼弄得明白？

薩：小心一點，沉住氣——好像你早就明白了。瞧着罷，也許他不肯放手呢。（他剛打算走，向甬道左邊瞧。）維小姐，好像就是他，從甬道那兒來了，他那走路的樣子也像極了大衛，要是我不認識他，會當他是大衛的鬼魂出現呢。（他急忙走開）好了，當心罷，我還是幹我的。（他從房子的左角轉去，停，亞當白蘭德從左前方的甬道進來，他看到了拉維妮，裝着挺文雅，得意的態度。一見面就看出他外表的特點，神氣活現的裝模作樣，前額低而寬，烏黑的頭髮披在前額像個詩人。鷹嘴鼻、濃眉、褐眼、黑臉蛋、嘴闊、色情狂而易怒。——這種嘴臉，能逞強，也容易懦弱。短髮，下頰豐滿，修飾得很光滑。身材高大，闊肩，有力，他給人的印象，是一種尋事生非，時刻在提防別人的暗算。他的一生，在鬥爭中生活，服飾豪華，故意不修褊幅，好像有拜倫派的浪漫情趣，沒有一些船長的派頭，祇

有粗手和濁音十足像海上生活的人。

白：（鞠躬如也，過分的客氣）你好？（走過來拉她的手，她祇好伸出手來。）恕我冒昧，沒有一點

禮貌，你母親叫我——

拉：我明白，她剛出去，她叫我陪着你，等一會兒她就回來。

白：（英勇）好極了，這是我的運氣，她不會就趕回來監視我們罷，好久沒跟你談心了。——你記得那天晚上，我們在月光底下散步嗎？（他捉住她的手，低聲，拉維妮忍不住，抽回她的手，轉過身去。）

拉：（恢復了自由——緩緩）船長，你聽到投降的消息嗎？我們巴望爸爸就回來。（她的聲音有點突兀，他疑心的注視她，可是她瞧着前面。）爲什麼你不坐一下？

白：謝謝你！（他坐在長橈的右邊，他小心翼翼的，發覺她的態度變了，可是不知其所以然——不在意的。）對了，你快瞧見你爸爸了，你一定很高興，你媽說你跟你爸爸挺親熱。

拉：她講過嗎？（情感的）我愛爸爸，比世界上那個都強，我保衛他，不叫他吃虧，爲了他我什麼都幹！

白：（留心的守着她——不在意的）你比你媽更當心他。

拉：是的。

白：好了，我說那才夠味，女兒就祇跟爸爸更親近，兒子是跟着媽的，不過我說，你倒是例外。

拉：爲什麼？

白：你像你媽，你的臉子，就簡直像你媽，瞧你的頭髮，你們的頭髮簡直一式一樣，我祇知道有一個女人像這樣，我講這種話，你也許奇怪，那個女人就是我的媽。

拉：（慕然）啊！

白：（委婉，寧靜）她的頭髮就像你媽一樣的美麗，垂到膝上，眼睛又大又深，藍得就像加勒比的海！

拉：（粗魯）我一點不像她！別人說我像爸爸。

白：（慕然）你別生氣？（不安，決心作進一步親密的談話——裝傻。）維小姐，你真叫人不明白，我生來就笨，在海上慣了，講什麼就乾脆，你要是不高興我，要是我講了什麼惹你生氣，你別怪我，我沒存壞心眼兒，（她不理，不動聲色的瞧着前面，他瞧了她一眼，猜她的心事。）我不存壞心，我

也不是自抬身價，不過我當你對我還不錯，你記得那天晚上在海邊散步嗎？

拉：（酸辛）我沒忘掉，媽叫你吻我的嗎？

白：你講什麼？（他忽然當她是天真——含笑）啊呀，我明白了，維小姐，好了，你怎麼講，難道還要得她的許可嗎？

拉：你不該問她一下嗎？

白：（又不安——岔開）好了，我天生是個粗人，不管該不該，我也沒幹什麼——就別講牠了！（看出她臉部的表情，趕快轉舵。）那天晚上我講得太嚕囂了，儘講些船呀，我愛這些船呀！你聽得討厭了，是不是？

拉：（無聊）你講牠們是「又高又大的白船」，你說牠們就是你的女人，你說你愛牠們比愛一個女人還要強，船長，這話當真嗎？

白：（強辯）哦，可是那時候還沒見過你。（他以為這一下猜着了——含笑）你這就駁我了，是不是好了，我也這樣講過，女人姊妹船，女人疑心海，可是男人是把他們當成三位一體的。（他又笑了，不過他又猜錯了，他看出她還是不動聲色）是的，我明白了，那天晚上我贊美海，對一個船

老闆的小姐，真是有點班門弄斧了，不過我講在南洋羣島第一回船被打碎了的故事，你總該感覺興趣罷。

拉：（諷刺）我記得你贊美裸體的女人，你說她們發現了快樂的神祕，你說她們從來沒聽到過戀愛會是罪過。

白：（驚訝——迷惘的觀察她）那末你還記得那些，是不是（浪漫的）在地球上還沒有發現罪過，她們早就在天堂的樂園裏生活，在那蔚藍的海上，在那綠草如茵的地上，雲就在山頂上，陽光擠到你的血裏，浪打在礁石上，這種低迴的歌唱，送到你耳邊，就好像催眠曲！你沒親眼瞧過，就畫不出牠們的美麗，我叫牠們做天賜的烏國，在那兒你會忘記了人世的醜惡，名利不過是一場大夢！

拉：還有他們那可怕的，——戀愛的癡夢。

白：（驀然——不安的凝視着她）維小姐，你爲什麼講那種話？

拉：沒有什麼，不過我剛才想到你那天賜的烏國。

白：（不安）可是你說——（迷惘，固執，他靠近她，又低聲的獻媚。）我想起了那個島，我就想到

了你，那天晚上你在我身邊，你的頭髮在海風裏吹着，月亮就在你的眼睛裏！（他想握住她的手，可是他剛碰到，她就抽回去。）

拉：（憤憤）別碰我！你敢！——你這無賴！——（他莫明其妙的退後，她捉住這個機會依着薩

斯的警告，對他有分寸的表現輕蔑的譏諷。）我真是傻子，我怎麼這麼糊塗，從加諾克女佣人的兒子身上，除了無恥的鬼話，還會得到什麼嗎？

白：（怔住）什麼？（氣極，爲了他母親被羞辱，比什麼都難忍，恐怖的跳起來。）滾開！——我饒你
是個女人，——梅家誰敢羞辱她，——我——

拉：（證實了這竟然是事實，怔住）那末，原來，你當真是她的兒子！

白：（忍住——其勢汹汹）當真，怎麼樣？我倒得意！祇恨沾着梅家的血統才羞怪不得你不叫我
碰你，佣人的兒子，難道高攀不上嗎？

拉：（興奮）那倒不算什麼，不過我想證實這件事！

白：你把我當什麼人，你爸爸講過我的母親不少壞話罷，你瞧着罷，你明白了我是什麼人，梅家那
個要瞧不起她！

拉：我不聽你——（她打算向住宅走去。）

白：（捉住她的胳膊——嘲笑）你這耗子，跟梅家人一個壞，他們發現了事實就膽小了。（她瞪

了他一眼，他放了她，興奮）你爸爸決沒這胆子對你講，你祖父阿貝跟你叔叔都愛過我的母親！

拉：那是扯謊！

白：那是實話，他姊妹我的父親，不認我的父親，對他報復，欺騙他，搶了他的產業。

拉：他沒欺騙他，產業是他買的。

白：買的他逼着他賣，他祇出了十分之一的價錢，你就說是他買的他明白我的父母就會餓死，這

幾個錢養活不了我的父親，他拿去喝酒。他是懦夫——跟梅家人一樣——祇要世上有人瞧不起他，他就墮落了，他躲着不見人，他一步一步的羞辱母親——羞辱我，他墮落下去，墮落下去，我的母親做活來養活他，我記得，別人把他從酒店裏拖回來，他睡在門外，好像醉死了，有一天晚上，我祇七歲，他喝得大醉回家，我第一回瞧他打母親，我氣瘋了，我拿木棒打他，打破了他的頭，我的母親把我拖回來，把我藏起來，她又去哭他，她從來沒講過不愛他。

拉：你對我講這些幹什麼？我對你說了，我不聽你的——

白：（堅決）你就會見得到惡報的！（不顧一切）過了幾天，他整天呆坐着，什麼也不瞧，有一回祇有我們倆在家，他求我饒了他，可是我恨他，我也不饒他。後來，有一天晚上他就出去，一直就沒回來，第二天早上他們發現他在馬房裏吊死了！

拉：（發抖）啊！

白：（狂妄）這就是他幹的頂文明的事兒！

拉：你扯謊！梅家人決不——

白：你說他們不會幹這種事嗎？你當他們都是高貴的紳士！那末就請你再聽一個故事（又酸辛的追訴他的往事）我的母親靠針線養活我，送我上學，她對我很兇，她怪我逼死他。她決心叫我做一個紳士，——跟他一樣！她願意爲我犧牲一切（惡意的苦笑）——你瞧，她沒成功！我十七歲逃到海上——我忘記了母親，我祇用她一半的名字——白蘭德——這名字在船上叫起來也便當——我不要姓梅，我忘記了她，一直到兩年前，我從東方回來，啊，我也常寫信給她，有了錢就寄給她，不過，我還是不大想她，——等我到了紐約，她快死了——貧病交加！我才知道她病倒了，做不了活，又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她忘掉了最後一點傲氣，向你的爸爸借錢，可是你的爸爸

不理她，我來得太遲了，她死在我的手上（與喬）他能夠救她——可是他忍心的叫她死了！他犯了謀殺罪，就好像他這當法官的判決了別人去受絞刑！

拉：（跳起來，憤憤）你敢說我爸爸的壞話！他在這兒——

白：他在這兒就好極了，我就好像剛才對你講的一樣對他講一遍——我對着我母親的遺體發誓，爲了她的死，我要對他報仇。

拉：（緊張萬分，冷酷的）那末你現在能夠誇口說報了仇了，——你用了頂狠毒，頂懦弱的方法報了仇——你這佣人的兒子，就祇配幹這一套！

白：（又耐不住，憤憤）我對你講，住嘴！

拉：她就是你對爸爸復仇的工具，是不是？

白：（怔住——口吃）什麼？——她？——誰？——我不明白，你講什麼？

拉：你就會明白！她也會知道，聽你講了這番話，我都明白了，我就進去對她講，你在這兒等，我來叫你！

白：（對她這腔調，大怒）呸，見鬼，你倒吩咐我，你把我當你的佣人！

拉：（冷靜） 你有什麼手段，你得聽我吩咐，別逼我對爸爸講。（她轉身凜然不可犯，趾高氣揚的走上台階。）

白：（失望——對他這位愛人的態度，簡直捉摸不着） 維小姐，你怎麼講？我不明白，我對上帝發誓，祇有你，我——（她在台階最高一層，聽到這句話轉過身來，狠狠盯他一眼，叫他沉默了，她的嘴唇動了一下，好像要說什麼，又忍回去了，斷然背轉身，走進去，關上了門。）

（幕下）

第二幕

景

室內——梅農的書房。時間緊接第一幕。書房寬大，嚴肅，傢具是殖民時代的舊式陳設。牆壁暗灰色，四圍漆着白邊。後壁右方有一扇門通到大廳。右壁懸華盛頓畫像，描金像框，兩旁是小畫像，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約翰·馬錫爾。後部中央有一個敞開的壁爐，壁爐左邊書架上排列着法律書籍。壁爐上有一素淨的像框，那是梅農的像，是十年前畫的。很容易看出他跟亞當·白蘭德酷肖。那時他剛巧四十歲，身材很高，細長，莊嚴的坐在靠背椅上，兩手擱在椅把上，穿着法官的黑袍。他的外表豐滿，嚴肅而高貴，冷靜而無情。我們見過他的妻，女兒和白蘭德，很奇怪他們都有一種相同的假面。

左方有兩扇窗，窗之間有一張書桌。大台子兩旁各放着一張靠背圈椅，一左一右，這台子在中央偏左，中間還有一張椅子。地板上鋪着幾塊地毯。

太陽快落山了，陽光籠罩着全室，像金黃色的霧，這一幕演下去，陽光也更鮮明，最後變成了赭紅色，這一幕快演完時，陽光逐漸暗下去，最後一片漆黑。拉維妮靠台子站着，她掙扎着，在控制她的情感，臉上罩上

歸

一層掩不住的憤怒，她對她爸爸的畫像凝視，她走近畫像，把手靠在畫像的手上，好像撫慰似的，表示保護他的姿態。

拉：可憐的爸爸！她聽到大廳裏有聲音傳來，急忙走開。通大廳的門開了，克利丁進來，她心裏有點不安，顯出含愠的諷刺。）

克：你又改變了，什麼迷住了你，我真不懂你什麼意思，你明知道我睡了，你又叫安拉把我喊醒。

拉：我說過要跟你談談。

克：（向周圍一瞥，厭惡）什麼地方講講話也好，爲什麼揀這發霉的房子？

拉：（指畫像——冷靜的）爲了這是爸爸的房子。

克：（茫然，凝視畫像，很快又垂下眼皮。拉維妮走到門口，關上了門，克利丁勉強含笑）那就更神祕了？

拉：你還是坐下罷，（克利丁坐在大台子後中間的椅上，拉維妮又走過去坐在台子旁邊她爸爸的大圈椅上。）

克：好了，你早就準備好了，就請你開講罷。

拉：我走了之後，安拉一定對你說是我到海賽兒和彼得家去了。

克：是的，當時我就很奇怪，你向來沒在晚上訪客人的，爲什麼你忽然打這個主意？

拉：我沒有去。

克：你沒有瞧他們去嗎？

拉：沒有。

克：那末你上那兒去了。

拉（責問）：到紐約去了！（克利丁一驚，拉羅妮也有點接不下去，急促，）近來我有點疑心，——去年你老是藉口外祖生病去旅行——（克利丁差不多氣壞了。）啊，我明白他病倒了，——你也住在他家——不過近來我疑心不是那麼一回事——現在我確證實了這件事！我在外祖家的門外等你，跟着你，我瞧見你碰到了白蘭德！

克（驀然，隱忍着冷靜的）：好了，你打算怎麼樣？我剛才還對你講過，我碰巧遇到他。

拉：你到他家去過！

克（驀然）：他邀我跟他女朋友見一面，我們就到她家去。

拉：我問過樓下的女人，他化名租了這間房子，她也明白他幹些什麼頑意，也明白你的事，她說你去年常到那兒去。

克：（失望）我是第一回去，他硬叫我去，他對我講到你，叫我幫他跟你爸爸接近——

拉：（氣極了）你怎麼扯那麼大的謊？你怎麼這樣狠毒，你打算把我拉進去遮住你的醜！

克：（跳起來，憤憤）維妮！

拉：我說這是你去醜！

克：沒有！

拉：我老實對你講罷，別扯謊了！我走上了樓，我聽到你叫他——亞當，我愛你——你還吻了他！

酸辛而憤憤）你這狠毒的——你不要臉，又那麼狠心，你就是我的媽，我也得講。（克別了注視她，她受這攻擊的壓力，不能再鎮靜了，她儘力忍耐，也免不了顫抖。）

克：我——我明白你恨我，維妮——不過想不到你會那麼刻薄。（責問）好極了！我愛上了亞當

白蘭德，你打算怎麼樣？

拉：你講出這樣話，怎麼一點不怕羞！你不替爸爸設想——他那麼好——他信任你，你幹出這種

事怎麼對得住爸爸？你怎麼能幹出這種事？

克：（叫喊）你恨透了那個人，又嫁給他做妻子，到那時候你才會了解！

拉：（怕極了——向畫像一瞥）住嘴！在他面前，別講那種話，我不願聽！

克：（捉住她胳膊）你聽我講！我是女人，我們不講母女，我拿做女人的地位對你講，母女間的關

係沒有什麼！你罵我狠心，不要臉好了，我對你講一下我這二十年來受的苦悶，祇有我的肉體是他的，我——

拉：（掙脫，把手遮着耳朵）你別講了，讓我走！（她逃開，不願意的向他一瞥，離開她母親，停，間斷）

你——你早就恨爸爸嗎？

克：（酸辛）我愛過他——不過，那還是在我沒嫁他之前——現在對你講你也不信！他穿上少

校的制服很美！他沉默，神祕，浪漫！可是結了婚他就變了，變成了討厭，可恨！

拉：（退縮——粗魯）我就是在你厭恨的時候誕生了！媽，我常這樣想——那時我還小——我

走到你面前，想跟你親熱，你常把我推開！我記得這麼一回事，你討厭我（新恨舊怨又燃起來）我恨你，一點兒都不錯，我早就恨你！

克：（抖顫，反抗）我早就想愛你，我早就問過自己，我不愛自己的孩子，我不愛親生的孩子，愛誰！這也就是人情呀。可是我另外有一個念頭，我不把你當是我生的，你是他的！你叫我想起了結婚的那天晚上——你叫我記起我的蜜月旅行！

拉：別講那種廢話了！你怎麼講？（突然，古怪的姊妹，挖苦。）你愛過奧林，你爲什麼不恨他？

克：後來我要活下去就自己讓步了！那一年你爸爸在墨西哥打仗，祇有他跟着我，就把你爸爸忘了。奧林生下來就好像是我的孩子，就祇他一個，我愛上了他！（酸辛）我愛上他，可是後來你跟你爸爸看不得，挑撥他從軍去了。我求過他，叫他別孤零的丟下我一個人，誰知也來不及了。（怨恨的對拉維妮盯了一眼）維妮，我明白，就是你逼他丟下我的！

拉：（莊重）那是他的責任，生爲梅家的人就得去當兵！我不叫他去，他就會一生懊惱，我比你更愛護他，我祇爲他打算！

克：好了，不過我叫你明白，奧林跟我在一起，我就決不會愛上了亞當。他走了之後，我感着空虛得很——祇有怨恨，祇想報復——想愛上一個人，碰巧就遇上了亞當，我明白他愛我——

拉：（侮辱的譏刺）他並沒愛你，你不過當了他對爸爸復仇的工具！難道你還不明白他是誰？

就是那個女傭人的兒子，從前被祖父趕出去的。

克：（忍不住驚奇，冷靜的）你才發覺嗎？你當是什麼了不起的怪事？我早就明白了。他說過他愛上了我，就把這個講穿了。

拉：啊，你明白了他是誰，你還是這麼得意，那你就太無恥了。

克：（斷然）你別吞吞吐吐的，講明白一點，你打算怎麼辦？你等不得你爸爸進門，就對他講這個。
拉：（突然嚴肅起來，緩緩）我不會對他講這個，你不逼我，我決不對他講。（看出她母親的驚奇——憤憤。）你也別奇怪，你明白，你的報應比這個還要壞，你幹了這醜事，他怎麼受得了，他會公開的趕你走！

克：那一點我明白，我比你明白得多！

拉：瞧你幹了這醜事，該受什麼罪。我不是爲你打算，我是爲了爸爸身體不大好，我不願叫他傷心！我祇有一個責任，就是叫他撇開你，讓我來保護他。

克：我明白，你這樣慷慨，真是出我意料了。

拉：我不會對他講，你就別再跟白蘭德在一起，丟了他罷——你答應我，再從新對爸爸做一個好

妻子，盡你的責任，補償你對他幹了的錯事。

克：（凝視她女兒——停，含笑）你騙我幹什麼？你常講到你爸爸，又講到你的什麼責任啊，我明白了，你打算保全他的榮譽——不叫梅家丟人，乾脆，你饒了我，不是爲了這個。

拉：（不知所措——被人看穿了心事）你講的不錯！

克：你自己丟不開亞當白蘭德。

拉：別胡扯。

克：現在你明白了你不能跟他走，你就叫我也——丟開他！

拉：沒有這個念頭！

克：可是你對你爸爸講穿了，我就祇好跟白蘭德走了。他還是我的人，你是不是有這個念頭？
「醜，這就是我的代價？」

拉：那是你的胡思亂想！

克：維妮，我明白你的心眼兒，你小時候我就監視你了。你現在幹的頑意，你打算叫我當你爸爸的妻子，奧林的媽！可是你早就存了心搶我的位子！

拉：（狂妄）那是你，我生出來你就搶去了我的愛。（威脅）我不再聽你胡扯了，我祇要你答應，願不願照我講的幹下去。

克：我不聽你那一套，我乾脆跟亞當走，我可不不管你，也不管你爸爸的什麼名譽，你們這一家怎麼辦？我根本管不了，我情願丟人，我祇要跟着我愛上的人走。

拉：（憤憤）那也沒多久！爸爸有權力，他會叫白蘭德吃點苦頭，他就會失業，你明白，他多麼看重他的船，爸爸不會跟你離婚，你就不能跟他結婚，你祇好掛上這個醜名，你別忘記，你比他還大五歲，你的青春就過去了，你變成了老太婆，他還是年青力壯的，他瞧到你，就會恨你！

克：（忍不住）——威嚇她女兒，想打她一巴掌才好）你這個小鬼，這算什麼！——（可是拉維妮回了她一眼，她忍着氣放下了手。）

拉：我替你打算——不講了！這還不是你活該！

克：（轉過去——抖顫）我才是傻子，你的壞心眼叫我發脾氣！（停。拉維妮注視她，克利丁好像想起了什麼，惡意的又對拉維妮——冷靜）你叫我答應你，是不是好了，我就照你講的幹，祇有今兒一晚上，等他走了，我就不再見他，你滿意了罷？

拉：（有點疑心，注視她）你當這麼容易丟得開！

克：（急促）你瞧我傷心了，你該滿意了。維妮，你再沒機會報復了。

拉：（還是不大放心——譏刺）你叫我愛那一個——

克：（嘲笑）叫你瞧不出你也愛上了他！（姊妹）你這小傻子！你難道不明白，我叫他對你獻點殷勤，那麼你就不會疑心我。

拉：（驕然——洶洶然）他騙不了我，我瞧得出他會扯謊，不過我沒揭穿他——他到後來會明白的。我早就恨他！（克利丁含笑的轉過去，好像要走出書房。拉維妮的態度轉成威脅）等一下，我不信你的話，我明白你會捉弄我，剛才你答應了，也許你待一會就反悔的！不過你別夢想了，我沒有一刻不監視你！也不祇我一個人，從紐約回來我就寫信對爸爸和奧林講了。

克：（驕然）你講到亞當嗎？

拉：不過提醒他們，好叫他們監視你。我對他們說有一個白蘭德船長來過，別人講了一點閒話。

克：噢，我明白你打算幹什麼——你打算要挾我，叫我一生受你的支配，在你的手掌裏！（她禁不住大怒——威脅）維妮，當心點！你該負責，有什麼——（忍住）

拉：（疑心）有什麼？

克：（敏捷）沒有什麼？不過我打算過跟亞當走，你當然明白我不願那麼幹，你明白我沒用了！

——祇有聽你的命令！

拉：（疑心的注視她——嚴肅）你該明白，那是你對爸爸的責任，不是我的命令——你得顧全

面子，（突兀）白蘭德還在外面，你就對他講明白了——還得警告他一下，他有胆量敢再來！

——（忍住憤怒）現在就瞧你趕他走！我去打聽一下消息，不到半點鐘，我就回來，我回來你早就該把他趕走了，聽到嗎？他不走，我祇好再寫信對爸爸講了，我等不及他回家。（她轉身昂然的走出門去，挺着胸，莊嚴堅定，不瞧她一眼。克利丁注視着她，直到聽到邊門關上的聲音，她轉過身，站着在緊張的思索，臉上露着愁意。她打定了主意，她向台子走去，扯下一張紙條，在上面寫了兩個字，把這張紙塞在衣袋裏，走到窗前，叫。）

克：亞當！（她走到門口等他，她瞥見了壁爐上她丈夫的畫像，她怨恨的注視他，報復的對他說，氣急）梅農，你就感謝維妮罷！（她走到門口，白蘭德從廳上來了，她拉着他的手拖他進來，關好了門，他的臉跟梅農的畫像一樣，像極了。）

白：（他們走到書房中間，他不安的向她一瞥）她知道了——

克：是的，她跟着我到了紐約，亞當，她也發現了你是誰。

白：（含笑）我明白，她是剛才從我這兒探聽到的，我早就不想到你這兒來。

克：她瞧你很像奧林，就有了這個念頭。

白：（第一回看見了這畫像，忽然緊張，就像要跟誰打一架，他跳到畫像前面，緩緩）那就是梅將

軍嗎？

克：那就是梅法官，別忘記他是法官，他忘不了這個。

白：（他的眼睛仍注視着畫像——走到台子左邊，坐在梅農的椅上，不知不覺的跟梅農畫像的姿

勢一樣，他挺直的坐着，把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緩緩）奧林也像他爸爸嗎？

克：（注視他——興奮）不像！當然不像！你幹什麼想這些？

白：那才怪呢？你把我當着梅農，就愛上了我！

克：（走過去，拿胳膊圍着他的肩頭）沒有這回事，我對你講過，你叫我想起了奧林，那是奧林，不

是他？

白：我記得那天晚上我們剛認識，別人叫你梅太太！當時我就恨極了，我恨你爲什麼是他的太太，那天我就想把你搶過來，也報了我的仇，誰知道恨變成了愛！這才是怪事？

克：（緊抱着他）亞當，他又要把我搶回去了，你肯嗎？

白：（熱情）你怎麼講？

克：你對我發過誓，你決不肯讓他把我搶走，你願意爲我犧牲一切！

白：我對你發過誓！

克：（吻他）記住你發過的誓！（她向畫像一瞥——對白蘭德，抖顫，緊張。）誰叫你坐在那兒？那

是他的椅子，他常坐在那兒——（強笑）你常講些傻話，說什麼像不像——別坐在那兒，過來，

把椅子搬過來。（走向右邊中間，他把椅子移過去靠近她。）

白：我們怎麼辦？逃不了，也扯不過去了。——乾脆，我倒挺高興！胆小的頑意，我過不慣！（他把椅子

靠近她，她正在注視畫像。）克，你爲什麼不坐下來？

克：（緩緩）我剛才想——我們還是到小客廳去罷。（挑逗）梅農，我早就怕你了。（她坐下。）

白：我剛才瞧見她，就知道出了岔兒。我祇好想盡方法對她說好話，你叫我這麼幹，你叫我迷住她。

(皺眉)克，那錯了，她太注意我——就給她揭穿了。

克：哦，我明白，我一錯再錯，戀愛叫我迷住了心，不該幹的，我都幹了，我不該叫你到這兒來。在紐約跟你見面，就該心滿意足了。可是我太愛你了，一刻都離不了你！我就不信他還會活着回家，我禱告他在戰場上死了，好像他是該死的(狂妄)他死了多好！

白：他沒機會死了。

克：(沒看他一眼——緩緩)不錯，我們也無路可走了。

白：(注視她)你怎麼講？(她仍不理，他不安的改變了話題)祇好這麼幹了，我等着他回來，等不得維妮找機會講穿了，我就自己對他講。(仇恨)叫他明白我愛上了你，瞧瞧他的顏色！讓他明白你愛上了瑪麗白蘭苔的兒子，我就心滿意足了！我恥笑他一番，再當他的面帶你走。他敢攔住我——(停，向畫像狠狠的盯了一眼)。

克：你怎麼講？

白：他敢碰我，我就打死他！

克：後來怎麼辦？你殺了人，祇好去受絞刑了！我怎麼辦？什麼都完了，我也祇好自殺！

白： 我跟他決鬥，誰有本領就是誰活一點不含糊，沒人管這閒事——這種事在外國很平常。
克： 可是這兒不是外國。

白： 在街上，我當着大眾侮辱他，逗着他跟我決鬥！我讓他先開鎗，我就打死他。

克：（諷刺） 你當他會跟你決鬥嗎？你明白決鬥是法律禁止的。他當過法官，他捉你去見官（她

看出他內心不安，加重了一句）你爲了給你媽報仇，反倒讓別人笑話你。

白： 你跟了我走，祇有他去，別人祇笑話他，你就祇好跟我上船了。

克：（埋怨） 亞當，你不該那麼想，你把你報仇的念頭去開，我活着又算什麼呢？毀了我一生，也把

你的一生毀了。你就會恨我！

白：（熱情） 別講了，你也明白，我不會恨你。

克：（酸辛） 亞當，我常那麼想！我就會變老了！我怕這時光（突然改變了腔調）你說跟你到船

上去，你明白，你跟他鬧翻了，你就沒有船了，他懂得這個，他把你判了罪，你就當不了船長，你上那

兒去？

白：（憤憤） 他硬那麼幹，祇好隨他的便，這年頭找個把船長還不容易。

克：（沒瞧他一眼——鄭重的）他死了，我們就好結婚了，我會把梅家的產業還給你，那才是公平交易，那是你的權利，本來是他爸爸捨去的。

白：對極了，他這個壞蛋！

克：你就不用再發愁，你也不要再討主人的歡心，你就自己買一隻船自己當船主！

白：（自語）我常這樣夢想——有一天我自己有一隻快船！克拉克和道生，都喜歡那隻快船（狂熱的忘了一切）克，你沒瞧過那隻船，她美得就像一個女人，你們倆就好像姊妹，我有了船，就帶着你去度蜜月！到中國去——我們開回來——就碇泊在對你講過的那個南洋羣島！我們就在那兒愛，在那兒度蜜月多好！

克：（緩緩）不錯——可是梅農還沒有死！

白：（回到了現實——抑鬱）我明白這不過是一場夢。

克：（對他）你有你的夢——我也有一個夢，我有一個辦法。（轉身）我對你講過，你記得他來信說過他有心痛病？

白：你當他會——

克：沒有這回事，他說過那個病並不嚴重，不過別人都不知道他有這心痛病，我問過老家的大夫，對他說過梅農有這個病，我裝着很傷心，他同情我，替我耽心，他在城裏好講閒話，現在誰都知道梅農的心痛病。

白：克利了，你幹什麼講這些話？

克：我打聽到他就快回家了，我就想到了這件事，現在逼得我沒辦法了，你明白維妮——就算我們不理她，我也瞞不了他。他又古怪，又陰險，他常冷靜得叫我心煩，他雖說是不講什麼，我常常他心裏在暗算我，有一天晚上，我睡在他身旁，簡直逼得我瘋了。我差不多就把我們的事拆穿了，把他的冷靜打破，（她注視面前——忽然對白蘭德——緩緩）他當真突然死了，別人祇當他是心痛病發作，沒人疑心什麼。有一天我在爸爸的藥書上看到——好像有什麼逼我去找到那本書（她在袋內拿出剛寫好的那張紙條）這兒我抄了一種，你替我弄來。（他不由自主的接着，疑懼的向紙條一瞥。她不等他回答，急促。）船上的事辦完了嗎！明兒你不是就到波士頓去裝貨嗎？

白：（含糊）呃。

克：你到了那兒，就在碼頭上的藥鋪裏檢些這個。你隨便編一個故事，就說你船上的一條狗病了。買好了就寄到這兒來，我等你，維妮決不會知道這東西寄來，你在船上等我，等我的消息，也許我隨後就到船上來找你。

白（含糊）：你這麼幹——沒人疑心你嗎？

克：他跟我要藥吃，我就把他的藥給他？我早就安排好了。

白：可是——他突然死了，維妮不會——

克：她會疑心我，才沒來由呢。她早就疑心他的心痛病，她就是恨我，也想不到——

白：奧林也會回來。

克：我有本領叫奧林相信，他會相信我的，城裏人更想不到梅家有這種事，我說幹就幹，幹得快，就沒人疑心！他們會想到他回家以後也許與雷過度，心痛病的反應更大！拉克大夫也會想到這一點，我瞧他準那麼想。

白（粗魯）：毒死人，那是懦夫幹的！

克（滔滔的譏刺挑撥他）：你甘心把我給他，你甘心叫他搶你的船，爲什麼你一點勇氣沒有？

白：不是！

克：你說過要打死他？

白：呃，不過我是說跟他決鬥，碰他的運氣！

克：他對付你媽，也讓她碰運氣嗎？

白：（站起來）沒有，他這混蛋！

克：那末，爲什麼你倒怕他死呢？（譏笑）你遺傳了梅家的氣質，也暴露出來了！這是你第一回碰到的戀愛的測驗，你跟你爸爸一樣，也不過是一個懦夫。

白：克利丁！哼！別人敢對我講這——

克：（熱情）你瞧，他回來了——他會睡在我的牀上，你說你愛我，你就別過慮了，換一句話講，要是有女人敢把你搶走，我就不擇手段的殺了她！（挑撥）也許你說愛我是假的——你不過是爲了報仇，把我當做姘婦也許——

白：（受了刺激，抓住她的胳膊——兇狠）住嘴！你叫我怎麼幹就怎麼幹，你明白（慎重的把紙條放進袋內，）我是傻子，你是對的，他怎麼死我管不了！

克：（臉上表現出滿意，好像她完全勝利了，她衝過去抱他，熱情的吻他）啊，你又做了我愛着的男人，不是那個僞君子梅農了！答應我，別再胆小，別再三心二意了，答應我！

白：我答應你。（守望着海口的砲台上發出隆隆的砲聲。他和克利丁都吃了一驚，互相注目。又是一聲回響，震得窗子也響。克利丁恢復了原狀。）

克：你聽到嗎？那是他歸來的敬禮！（她吻他——兇狠而堅定。）記着你媽的慘死！記住你自己也有了船！還有，記住，你會佔有我！——整個都是你的——你的妻子（懇切）那末，你就走罷，她快回來了。——你攔不住心頭有事。（逼他向門口走）快點！我不許你見她（砲台上的大砲，有規律的間距，不斷的發出隆隆的聲音，直到閉幕時為止。白蘭德走出大廳，過一會兒，聽到前門也關上的響聲。克利丁匆忙的從門口走到窗前，從窗帷後面看到他走下了甬道，她緊張極了，也興奮極了，忽然想起了什麼念頭，她得意的對他的背影）亞當，你再敢丟開我——等到我老了，醜了，你也不會爲了你的船，你的海，你的南海裸體美人——把我丟開了！（她從窗前轉身，眼睛正對上畫像上她丈夫的眼睛，她好像着迷的注視牠們，她趕快把眼光拉開，她忍不住有點發抖，轉過來，很快的離開書房，關上了門。）

（幕下）

第三幕

景一：同第一幕第一景——梅農別墅的院子，——一星期後某一天晚上九點鐘左右，半圓月的微光射在屋上，色調糝糊，口廟式跟石砌的牆，簡直不調和，莊嚴而又幽暗，百葉窗都閉上了，抱廈的白柱子，在灰色牆上投上了黑影，右邊的松樹，也蓬鬆的留着一堆陰影。

拉維妮坐在抱厦台階的頂上一層，她的裝束，跟前一幕一樣，完全黑色。身材瘦削，挺直背，抱着頸，兩腿併攏，鬪胸，昂首，就像埃及的石刻，她向前注視。薩斯，微弱的老調，像唱哀歌似的，唱着那個短歌：「夏南多，」從右前方的甬道上走過來，他走近住宅，歌聲也更響亮了。

「哦，夏南多，我巴望聽到你，

我的愛情，就像澎湃的河流，

哦，夏南多，我追不上你，

歸

走，走呀，我一定要追過去，

跨過這寬闊的密蘇里！」

「哦，夏南多，我愛你的女兒，

我的愛情，就像澎湃的河流……」

他從前右方走來，醉了，可是還支持得住，他走近了香樹，又唱那第二節「哦，夏南多」——忽然聽見拉維妮坐在台階上，立刻就住了嘴，有點難爲情。）

拉：（不悅） 這個星期，瞧你喝醉了兩次了。

薩：（不怕羞，走近台階——含笑） 維小姐，我沒誤過事，第一回喝醉了，爲了慶祝我們包圍黎軍。

這一回爲了總統被刺，傷心極了。第三回就輪到你爸爸回家！

拉： 也許爸爸今兒晚上就到了。

薩： 噓，我想不到他老人家來得這麼快！

拉：你想不到，他瞧你喝醉了；又得發脾氣了。我也想不到他就會回來，不過也說不準。

薩：（了然，鎮定一下，忽然對她走過去，低聲，嚴肅）那個白蘭德，你打聽到什麼嗎？

拉：（敏捷）沒有什麼。那是你胡思亂想。

薩：（注視她——明白了）好極了，你這麼講，我就不管了。（他注視她，她出神的瞧着前面。）

拉：（低聲）薩斯，瑪麗白蘭苔像誰？

薩：你是問瑪麗嗎？她愛笑，會唱歌——很快樂，她好像充滿了生命——她就像野獸一樣的任性，

她也很美！（又加上一句）頭髮像你媽，她就像你。

拉：我明白。

薩：哦，誰都愛她——沒辦法，就是你爸爸也愛她，那時他還很小，就像青年人一樣，他媽管得緊，他

還是發狂的愛她。瑪麗也愛他。

拉：爸爸也愛她！

薩：呃——不過後來他發現她是你叔祖大衛的女人，他就恨極她了。

拉：（低聲，好像是自言自語，凝視着住宅）這才古怪，簡直叫我害怕！（她突然住嘴——對薩斯，

簡捷)我不信爸爸也愛她,你酒喝多了,睡去罷!(她又走上台階。)

薩:(對她) 呃,(他瞧到前門開了,對她做了一個警告的暗號)噓!(克利丁從屋里出來,她穿着綠天鵝絨的長袍,頭髮散着,燈光在後面照着她的衣裙和頭髮。她關上了門,走近台階,站在月光下,靠近拉維妮的右邊。月光照着她們倆,加深了她們臉上的酷肖,同時也顯出她們倆身材和衣裳的不相稱。拉維妮裝着不知道她母親在後面,也不轉身。停,薩斯向左邊走)好了,我趕緊走罷!(他繞着屋角下,停。克利丁無趣的冷笑。)

克: 你們在這兒賞月呢?規矩的女孩子,不該太愛春天?美就是恨,愛是一件壞事兒?(酸辛的大笑。)

你爲什麼不嫁給彼得?你打算當老姑娘嗎?

拉:(冷靜) 你別打算趕我走,我不要嫁誰,我要愛護爸爸,那是我的責任。

克: 這兒老聽到這兩個字,責任!這麼多年,難道我沒盡過責任,不過總該有完結的一天。

拉:(殘忍) 完結了一個,——還有一個!

克:(驀然,打算駁她,又縮回去了) 是的,我明白。

拉:(停——疑心) 你有什麼主意,你打算幹什麼?

克：（忍耐）別傻了！

拉：你打算再跟亞當混？你還是別做這夢罷！

克：（冷靜）我沒那麼傻，我跟他講明白了，你當我會自討苦吃？

拉：你痛苦嗎？你想不到——想不到我會監視你。

克：我對你講，你別再打算找機會了。（停）你巴望你爸爸什麼時刻回來，我得準備一下，還得請

你導演，讓我演好點？

拉：他來信說等不到把隊伍遣散，就打算回家，也許今兒晚上就會回來——也許明天——也許

後天，我也捉不準。

克：今兒晚上，他也許會回來？（譏笑）這大好的春天，他就是你月下期待的人兒。（停）不過夜

車到站的時間早就過了。

拉：（向甬道一瞥，在前左方——忽然驚喜的跳起來，興奮）有人來了！克利丁慢慢站起來，聽

到腳步聲，梅農從前左方上。他在黑暗中止了步，站在那兒，挺着身，嚴肅的立正姿勢，注視着房子

和他的妻，女。他瘦而高，五十歲，闊肩，著上將服，臉上裝着凜然不可犯的嚴肅樣子，叫人見而生畏，

他跟第二幕書房的畫像一樣，不過臉上皺紋更多了，也更顯得瘦削，鬚髮都花白了。他的動作嚴肅而呆板，他坐立都挺直身腰，完全是軍人的習慣，他是尙武軍人的偶像。他說話腔調沉重而矜持，好像他不許情感流露出來，他的風度粗率而威嚴。

拉：（瞧見黑暗中的人影，——興奮的叫喊）那是誰？

梅：（走到月光下）是我！

拉：（歡快）爸爸！（她跑過去抱他，吻他）哦，爸爸！（她流淚了，把臉藏在他肩膀上。）

梅：（不知所措——拍她的頭——粗率）來罷！我還得訓練你，再別哭了。

拉：（順從的擦掉眼淚）爸爸，對不住——我太快樂了。

梅：（無可奈何的動了一下）眼淚是快樂的啓示，我謝謝你的好意。

克：（慢慢從台階上走下來，她的眼光注視着他——緊張）梅農，當真是你了？我們想不到今兒

晚上你就回來了。

梅：（嚴肅的走過去迎她）火車誤點了。路上的車太擠，誰都想走，（他在台階下面迎上她，規規矩矩的吻她，嚴肅而無情。）克利丁，我見了你真高興。你瞧上去還不錯。（他退後幾步，注視着她

——抑制着情感，沉重而抖顫）你變了一點，你更美了，不過你一向就那麼美。

克：（強作輕浮）做丈夫的，也這樣講恭維話！農，你更神氣了（惦念）你累了罷。就在這兒坐一會，月亮多美呀！

拉：（她姊妹的在徬徨，想乘機會插進去——伶俐）這兒太潮溼了，爸爸餓了，（牽着他胳膊）跟我進去，我請你吃點心，可憐的爸爸，你餓壞了。

梅：（想到他女兒是縱容慣的，可是在他的妻面前又下不了台——把胳膊抽回來——粗魯）謝謝你，就在這兒坐一會罷。維妮，坐下來。（克利丁坐在台階頂上一層的中間；他坐在中間一層靠右；拉維妮坐在最下一層靠左。他們坐下來後，他就不斷的講話，想把這件事遮過去）我祇能休息幾天，還得去遣散軍隊，和平條約就快簽字了，總統被刺，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可是事實上也不會有什麼變化。

拉：可憐，剛趕上勝利，他竟死了，多可怕呀！

梅：一點兒不錯，（停——抑鬱。）勝利到來，戰爭就結束了，也就沒有死亡了。不過，我奇怪，是不是死亡戰勝了，才沒有戰爭？（她們都注視他，拉維妮驚奇，克利丁驚奇又不安，停。）

克：奧林在那兒？爲什麼你不讓他休假呢？

梅：（猶豫了一下——嚴肅）我一直都瞞着你們，他受傷了。

拉：受傷了！你說——傷得很重嗎？

克：（過分的激動，差不多跳起來——傷心，又氣憤）我明白了，你們逼他去從軍，我早就明白了。

（低聲——興奮）你別兜圈子，乾脆的講罷，是不是奧林死了？

拉：別隨便亂講，爸爸，沒有這回事，是不是？

梅：（簡捷——他含着妬嫉）當然沒有這回事，你媽不讓我講完，就說他——（殘忍，可是很得意）他不是孩子了。我教他成了大人物，他幹過挺勇敢的事。他的頭上受了傷——真算是九死一生，不過他祇受了一點傷，刮破了一塊皮，可是他受了這個打擊，腦子裏有一點病，現在總算好了，他們說他在醫院里情形不大好，我想不到他神經里有毛病，他常常不耐煩，我可不管這個。（對克利丁）是你帶來的這個毛病。

克：他等病好了才回來嗎？

梅：快了！大夫叫他休息幾天，他還沒有力氣，有很久的時期，他的神志不清，好像又變成了孩子，當

着你跟他在一起，常對着他媽似的講許多話！

克：（呼吸急促）啊！

拉：（憐憫——帶着點嘲笑）可憐的奧林！

梅：克，他回來了，你別把他當孩子看待，那對他沒好處，你們別纏住他。

克：放心好了，他走了，什麼也完了。

拉：爸爸，你的心痛病怎麼樣？我們常替你耽心，我想也許並不嚴重。

梅：（正經）那一天嚴重了，我會對你們講，叫你們準備。你們沒瞧到這四年來死了多少人，就會害怕這個，（突然跳起來——粗魯）別講了，死亡，我瞧夠了，就忘了牠罷。（他轉過身，在台阶右首走來走去，拉維妮煩惱的看守着他。）我明白我這個病，就像一把刀懸在我頭上，病沒有了，我也就完了。大夫叫我避開煩惱，叫我別過分工作，過分興奮。

克：（注視着他）你身體不好，也許是太累了，農，你就去睡罷。

梅：（走到她面前，對她凝視——停——勉強鎮靜）是的，我就——快了。

拉：（她守着他，妬嫉——忽然拉着他的胳膊——稚氣似的纏住他）早嘍，爸爸，你剛回家！我們

還沒談夠呢！（對她母親，責問）你怎麼說他累了，瞧，他還是精神很好。（向她父親走去，對克利丁報復的瞧了一眼）我們有好多事跟你談，就講那個白蘭德船長罷。（她巴望她母親會長縮，那就猜錯了。克利丁早就有了準備。梅農在探索，有點疑心，可是她裝着不動聲色。）

梅：維妮對我寫過信，說你有了朋友，我從來沒聽你講到過他，他到這兒來幹什麼？

克：（含笑）你還是問維妮罷！她是她的新朋友！她還跟他在月下散過步呢！

拉：（受了這侮辱，怔住）啊！

梅：（妬嫉，又疑心他女兒）我的小婦人，好像你在信裏沒提過！

拉：我祇跟他散步過一回，——那時我還沒有明白——（她忽然住嘴。）

梅：不明白什麼？

拉：我不明白他是這種人，他碰到女人就對她調情。

梅：（對克利丁，憤憤）我不在家，你招待這樣好客人。

拉：我當他會胡思亂想的，當着是媽對他賣弄風情，我祇好寫信對你講，盡了我的責任。爸爸，你知道城裏人會造謠，我不過請你對媽講一聲，別讓他到這兒來，要不就太傻了。

梅： 傻，那叫下流！

克：（冷靜） 農，你不怪我插嘴，我就講一句，這件事還是等一會我們倆來討論罷！維妮也不想一下，你剛回家，——就把這些無聊的事來打擾你！（對拉維妮）你的頑意兒也要夠了，你該走了。

拉： 我不。

梅：（嚴厲） 你們都不許再吵了！你們這些女人天生那麼無聊，我這個家不許有這種事。

拉：（順從） 是的，爸爸。

梅： 維妮，你該睡去了。

拉： 爸爸，是的。（她向他走去，吻他——興奮）啊，你在這兒，我高興極了！媽騙你，你別聽她的，——我祇愛你，我願意跟你在一起。

梅：（撫摸她的頭——溫情） 我這麼巴望，但願你永遠是我的女孩子——至少，要把時間拉長一點。（忽然瞧到克利丁對他們冷笑——推開拉維妮——粗魯）開步走罷！

拉： 爸爸，我走了。（她走上台階，經過她母親身旁沒理她。走到她母親身後，在抱廈中，她停住轉過身來）爸爸，我不打擾你了，我會時常保護你。（她走進去了，梅農向他的妻子一瞥，她正注視她。

他潤了一下喉嚨，好像要講什麼——不知不覺又在台階右首來回走着。）

克：（裝着柔媚）農，坐下來，你走來走去的，這樣更累了。（他無可奈何的坐在隔她下面兩層的平台上，靠她左邊，臉半面偏向她，她坦白的責問他）你乾脆對我講，你疑心我什麼？

梅：（反問她）你怎麼說我疑心你？

克：你一回家，我就瞧出你疑心我，你的眼睛就像你當法官對囚犯一樣的對我搜索。

梅：（抱歉）我——

克：都是爲了那封傻頭傻腦的信，維妮不該隨便亂寫。我好像做了一場惡夢，我已經是老婆子了，女兒也大了，硬說我跟你什麼了不起的船長賣弄！

梅：（被她這句話激動而放心了——撫慰）她就是講你什麼也沒關係，不過你給他們造謠的機會，就有點傻了。

克：難道說不是你心眼里反對我？

梅：當然不是！還有什麼嗎？（無奈的撫摸她的手）不講這個了。（突然加上一句）你解釋一番，我倒也高興聽一下，你怎麼碰到了白蘭德——

克：講明白了，我倒也高興！我在爸爸家裏碰到他，爸爸很看得起他，他要到這兒來拜訪，我不好刻薄他，對不對？我也對他暗示過，我們並不歡迎他。可是他這種粗人，那兒懂得什麼暗示。不過他到這兒來，統共不過四回，這一點就會有人造謠，那才無聊到極點了！我也聽別人講過，說他到這兒來向維妮求過婚！不信你問問城里人。

梅：這傢伙就討厭！這是你的責任，你就該坦白的對他講明白，他不配！

克：（勉強裝着懊惱）本來他來不來也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我也有點事用着他，他常把爸爸的消息告訴我，我也寫過信給你，你也明白爸爸這半年來常生病，（嘴唇咧開，好像忍着笑）你想不到我多麼苦——耽心着爸爸，奧林還耽心着——你。

梅：（深切的感動，轉向她，握住她的手——難爲情的）克利丁，——冤枉了你，對你那麼不公平，真叫我十分抱歉。（他熱情的吻她的手——弄得有點昏迷，加上一句粗率的笑話）你怕戰神把我捉去嗎？

克：（抑制着興奮，激成了狂笑）你怎麼講這種話？（停，他注視她，有點着迷，興奮。）

梅：（突兀）我夢見回到你身邊！（倚在她身上，他的聲音，因熱情而震顫，奇異和恐怖的感覺混

成一片——茫然的撫摸她的秀髮）你真美極了！比從前更美了——我很奇怪，我不了解你，你比我年青，我在你身邊就好像一個老頭子。祇有你的頭髮沒有變——你的頭髮美極了，我時常

克：（驚悸的抗拒，躲開他的手）別麻煩了！他轉身，好像她的指摘，去了他的臉，有點憤憤——

急促）農，對不住，你別誤會了我——我——我今晚上太興奮了。（梅農踱到右首，站着那兒瞧樹木，克利丁怨恨的注視他後面，十分疲倦的神情，歎了一口氣，向後靠着，閉上了眼睛。）

克：農，我累了。

梅（突兀）今晚上我不該拉上白蘭德的傻事，打擾了你。（強笑）不過對你講一句實話，我真有點妬嫉。（他勉強轉過身，看見她閉上了眼睛，忽然走過去，靠着她，情不自禁的好像要吻他，忽然感覺在她沉靜的臉上，有點古怪，止住了。）

克：（感覺到他的情緒，本能的畏縮——沒睜開眼睛）你爲什麼那樣瞧着我？

梅：（犯了罪似的轉過去）像什麼？（不安）你閉着眼睛怎麼知道？（他好像自己受了打擊，急切想擺脫，突兀）我回到家還住不慣，寂寞極了，在兵營里過慣了，晚上有幾千人在我周圍——

也許我需要人保衛我！（忽然又不安）你別那麼閉着你的眼睛！別那麼冷淡！（她當真睜開了眼睛——懇切。）克，我要跟你談談！我心里有許多事要對你講——我打算對你解釋一下（他靠近她坐着）你又閉上了眼睛，我怎麼好講呢？我常說到——要說出我的感想很不容易，你瞧着我，我就簡直講不出來。你的眼睛充滿了沉默！我們結婚以後就這樣了。當初我向你求婚，可不是這個樣子。你的眼睛好像會講話，牠們叫我講下去——眼睛就是你的回答。

克：（她閉着眼睛——緊張）農，別講了。

梅：（他決心不顧一切的講下去）這一回的戰爭，到處都是死亡，叫我想起了死，實在太平凡了，簡直不算一回事。叫我忘記了生命，是不是很奇怪？死亡叫我想起了生命，從前生命祇會叫我想到了死亡！

克：（沒睜開眼睛）為什麼你講到死呢？

梅：那是梅家傳統的想法，他們在安息日到白房子里去默禱，默念死亡，生命就是死亡。生下來就向着死走去，死是自然的。（搖頭，惘然）誰知道人們會有這個念頭！那個白房子，在我心底的印象很深——又清淨又潔白——簡直是死亡的宮殿！可是在這回戰爭期間，我瞧到白牆上濺着

鮮血，瞧得多了，沒有什麼稀奇。我瞧見死人隨便去在地上，也不過把牠當垃圾，沒有什麼了不起。想到他們在白房子里默禱，太無聊了——爲什麼把死瞧得那麼嚴重，真是小題大做了！

克：（睜開眼睛，恐怖的注視他）對我講到死幹什麼？

梅：（避開她的眼光——固執）再閉上你的眼睛罷，你聽着，你就會明白。（她閉上了眼睛。他繼續講下去，不顧一切。）晚上我清醒的躺在牀上，想到我的一生——也想到你的一生。在軍隊里，我想到我也許會突然的死了。我的一生也就這麼完了，好像不值得去胡思亂想。你聽着，我是你的丈夫，竟然被人害死了，那似乎很奇怪，也許是弄錯了——好像是沒有死，後來我也想到我們做了多少年夫妻，我也想檢討一番，可是也弄不明白，想到我們之間好像有什麼障礙——有一堵牆把我們隔着的！確我也打算過，想出那堵牆究竟是什麼，可是我始終找不出來。——（懇切）你找得出嗎？

克：（緊張）我不明白你講些什麼？

梅：可是你明白有這麼一堵牆。克，不用扯謊。（他注視她沉靜的臉和閉着的眼睛，懇切的需要她說出來，讓他安心——拉雜的講下去。）也許你早就明白你不愛我。我想起了墨西哥之戰，我瞧

出你叫我去，我有這種感觸，我明白你會慢慢的恨我，是不是你有這個念頭？（她不理）我就祇好走了，我巴望有一天我也許會被打死，也許你也那麼巴望？

克（口吃） 沒，沒有，我——你爲什麼講這種話？

梅： 我回來了，你又想到你的孩子奧林身上去了。我對你好像早就不算什麼了，我瞧出了那一點，我打算叫我自己別恨奧林，我就想到了維妮，不過女兒究竟不是妻子，後來我祇好打定了主意在社會上幹一番事業，隨便讓你一個人去自由自在的生活，就不再纏住你了，我想透了，就毫不關心了。——爲什麼我會當了法官，爲什麼我當了市長——爲什麼我幹這些無聊的行業，爲什麼城里人都當我能幹，哈哈，能幹什麼？我的一生，並不需要這些，也不是想得到你的愛！不是要說我能幹，我倒有一點本事，我去掉了什麼，就不再想牠了。（他注視她，——責問）在我們結婚之前，你愛過我，這一點你不會否認罷？

克（失望） 我沒有否認這件事。

梅：（得意忘形的自恃起來，像司令官對絕望的局勢找到了轉機）這就好了，我回來了，倒苦了你。——我心里愛你——我這麼多年都在愛你，現在我還是愛你！

克：（感動）農，請你別講了！

梅：那句話我得講明白，也許你早就忘了，我不怪你，我沒對你講過這種話，也沒對你有過這種表示，我自己也怪自己，我不願把心事講出來——什麼都藏在心里，講不出來——就像城里塑的那個石像（他走過去拉着她的手）我想找出這堵牆是什麼，你幫我把它拆掉，我們就會像從前一樣的戀愛，我常這樣想，我們去開了兒女，一道兒去旅行一回，到另一個世界去，找一個海島，住一些時，也許你就瞧得出我變了，我厭恨死，我要活着也！也許你會愛我（興奮）我得叫你愛我！

克：（抽回她的手，野性的跳起來）別講了！我不明白你講些什麼？隨我去罷！木已成舟，也不必講了。你把我弄累了，（突兀）時候不早了。

梅：（受了可怕的打擊，——矜持，機械的取出錶）不早了，十一點零六分，該回去了。（他向上走兩步，臉對門，酸辛）你叫我別講了！那才有趣！

克：（鎮定了，慎重的挾着他的胳膊——引誘）講這些話有什麼好處？我們中間那兒有什麼牆，我愛你！

梅：（抓住她的肩頭，凝視她的臉）我心里也相信——不過——我怕！（她吻他，他猛烈的抱緊

她——情感的）克利丁！（他後面的門開了，拉維妮在抱廈上出現，正站在他上面，她光着腳，拖着鞋，她的睡衣上加了一件黑披肩，她看見他們擁抱，又怨恨，又畏縮，他們分開了，驚悸。）

梅：（不安，憤憤）小姐，我當你早睡了。

拉：（木然）我不想睡，我想散步一會兒，夜多麼美。

克：我們就去睡了，你爸爸累了。（她走上去，走過她女兒的面前，牽着梅農的手，引着他走進門。）

梅：你叫我陪你散步，我也沒工夫了，你還是早點進來罷。

拉：是的，爸爸！

梅：你晚上好，（他們進去後把門關上了。拉維妮凝視她面前——嚴肅的走下台階，站着。左邊樓上，臥室的百葉窗隙里透出了燈光，她向上看。）

拉：（妬嫉，怨恨，憤憤）我恨你，你又偷去爸爸的愛，我一生下來，你就把我的愛都搶光了！（差不多嗚咽的，把臉藏在手里。）啊，媽，你爲什麼這樣對付我？我有什麼對不住嗎？（又向上看窗子——）怨恨在衝動）爸爸，你怎麼愛上那個無恥的娼婦（狂妄）我受不了，我不！那是我的責任，我得對他說穿了，我得對他講明白（氣急的叫喊）爸爸，爸爸！（臥室的百葉窗推開了，梅農站

在窗口。)

梅：(厲聲) 幹什麼！你叫什麼？

拉：(不自然的喘喘) 爸爸，我——我忘記了對你請安。

梅：(惹怒了) 天曉得什麼——(溫和) 啊呀——好了——維妮，你晚上好，好孩子，就去睡罷！

拉：爸爸，我就去睡了，晚上好。(他走回臥室，拉上了百葉窗。她站在那兒，失神似的對窗凝視，又可憐，又失望的搓着手。)

(幕下)

第四幕

景：梅農的臥室，在正中後部有一座四柱入牀，牀頭靠壁，牀腳在前，燭台上有一支燭靠近牀左，燭台左有一扇門通到克利丁的臥室，門開着，左壁有兩扇窗，左前方有一張台子，台子上有一盞燈，旁邊有一張椅子，右壁前部有門通到大廳，靠後壁有一個櫥櫃。

開幕時屋內黑暗，看不清這些陳設，祇有微弱的月光，從百葉窗的隙縫里透過來。正是第二天早晨黎明之前。

在黑暗中，瞧見克利丁的身影，她偷偷的從牀上溜出來。她墊着腳尖輕輕的走到台子前，在左前方，檢牀放在椅子上的淡色披肩，穿上了。她站在那兒聽牀上的聲息，停。忽然牀上的梅農，發出沉重無力的聲音。

梅：克利丁。

克：（驀然，含糊）呢。

梅：天快亮了嗎？

歸

克：有點兒灰白了。

梅：我剛才說話，爲什麼嚇了你一跳？我的聲音你聽不慣嗎？

克：我當你睡着了。

梅：我睡不着，我躺在這兒想心事，你有什麼不適意嗎？

克：我也睡不着。

梅：你不聲不響的就起來了。

克：我怕把你驚醒了。

梅：（痛苦）你睡在我身邊——受不了罷？

克：我不敢翻來覆去的打擾你。

梅：我們還是點上燈談一會罷。

克：（恐怖）我沒有什麼講！我情願黑着。

梅：我得瞧你一下！（他拿起牀邊燭台上的火柴，點上了燭。克利丁匆忙坐在台子邊的椅上，把椅子移向左前方，他瞧不到她全部的臉。他半身靠在牀首，坐勢。他的臉在燭光下顯得更可怕，酸辛

的表情。)你在暗中就瞧不出你丈夫是老頭子了，對不對？

克：你別那麼講，你儘講這些傻話，我就到我房里去了。(她站起就走，把臉避開他。)

梅：等一下！(懇求的)別走，我不願意孤獨。(她又照樣的坐下，他低聲下氣的)我不想講這個，你明白我心里多麼苦——我自己懊惱，——忍不住就講出來了。

克：那是你自討苦吃。

梅：我們在結婚以前呢？

克：我忘了。

梅：你愛過我，不過你不願意回想一下。

克：(緊張)別講過去了，(突兀)夜里你聽到維妮嗎？她好像是個哨兵，在屋前走來走去的保護你。她一直到兩點鐘才去睡，我聽到鐘敲了兩下。

梅：到底也有了一個人愛我！(停)克利丁，我心里有點奇怪。

克：你說——你心里有點——你不會病罷？

梅：(粗魯)沒有病！(停——責問)你打算叫我病嗎？怪不得你答應——你巴望——

克：（跳起來）別那麼講！我受不了！（她站起來向她房裏走。）

梅：等一下，對不住，我講錯了。（她又坐下來，抑鬱）那不是我的真心話。我心裏難受，心裏好像等什麼，巴望什麼？

克：你巴望什麼？

梅：我不明白（停，嚴肅）這兒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臥室，也不是我的牀。這兒祇有空虛——好像巴望別人搬進來！你也不是我的妻子，你在巴望什麼？

克：（緊張——跳起來，憤憤）我巴望什麼？

梅：巴望我死，——你就解放了！

克：你別管了！你對我儘講些叫人發狂的話（憤怒和怨恨都湧來）我不是你的妻子，你在扮演，把我當你的妻子，——你的產業——早就不是你的了！

梅：（酸辛）你的肉體，肉體算得了什麼？我瞧得太多了，多得像青草化成了灰，變做了泥！你當這叫做戀愛，你當我祇需要你的肉體？（他內在的酸辛傷感好像決了堤）你今晚上對我扯的謊，跟你平常一樣！你假裝着愛！你對我，好像我在拍賣場買回來的奴隸！你把我當着貪淫的野獸——

我們結婚的第一夜，你就這樣了！我算什麼，我逛窯子，還比這個安靜一點，榮耀一點。

克：（抑悶）瞧，我怎麼受得了——

梅：我巴望回家，我們又能夠從新開始，對你訴說我心里的熱情，把心剖開來給你——巴望你會明白，天曉得，我簡直是傻子！

克：（粗魯）你叫我順從你，——你叫我忘了這些？咳，太遲了（聲音變了，她突然決定幹了，變成怒不可遏的嘲罵。）你得弄明白你利用我，給你生了兩個孩子。可是我到底心上沒有你！我做不到那是誰的過失？不錯，我嫁你的時候，我愛過你！我為你犧牲一切！可是你得不到我的心！你祇叫我討厭你！

梅：（憤憤）你對我講那種無賴話，（忍耐一下——嚙嚼）請你靜一下，我不跟你吵架！我不跟你發脾氣！那會叫——

克：（殘忍諷刺）不講了！你別裝腔！你要打聽明白，你就聽下去！

梅：（驕然——懇求）克利丁，靜一下！

克：我扯了一個大謊。白蘭德船長的事，也是我騙你的！他是瑪麗白蘭苔的兒子！我叫他來看我，並

不是他來找維妮！

梅：（怒到極點）你敢！——你——她的兒子——那——

克：我敢！我對你講了罷！我到紐約去旅行也不是去瞧爸爸，不過好跟亞當混幾天！他又溫柔，又純

良，那是你趕不上的，這許多年他就是我朝夕巴望得着的——一個愛人！現在你可明白了！

梅：（怔住——掙扎從牀上爬起來）你——你這淫婦——我要你的命！（他突然倒下來，呻吟，

滾到左邊，極度的痛苦。）

克：（野性的得意）啊！（她匆促走到她自己的臥室內，立刻就回來了，手上拿着一個小盒子。他

注視着她的房門，他雖說很痛苦，可是還有知覺，他沒注意她幹什麼，她走得很輕快。）

梅：（氣促）快點——拿藥來！

克：（躲開他，從盒子裏拿出一粒丸藥，邊問）你的藥在那兒？

梅：在燭台上，快點！

克：等一下，找着了（她假裝在牀邊燭台上拿東西——再拿起燭台上的一杯水）這兒（他轉身對她，呻吟的張開嘴，她把丸藥放在他舌上，把一杯水送到他唇邊）喝一口罷！

梅：（呷了一口水——突然臉上顯出可怕的样子，喘息）那不是——我的藥！（她退到台子那邊，把手上的盒子藏在背後，找什麼地方隱藏，把盒子放在台子邊上。她把手放在面前，好像本能的要表明她沒有拿什麼。他的眼睛凝視她，露出無限的埋怨，他想喊救命，可是他的聲音微弱得好像一陣微風）維妮，救命！（他一陣昏迷的倒下去，呼吸急促，克利丁茫然的注視他——忽然嚇了一跳，她聽到大廳上的脚步声，不由自主的從台上拿起了盒子，把牠藏在背後，轉身對着門，門開了，拉維妮在門口出現，她穿着第三幕的睡衣，披肩和拖鞋，她站着，恐怖，遲疑，好像是剛剛醒過來。）

拉：我做了一個怕夢——我聽到爸爸叫我——就嚇醒了——

克：（犯罪似的恐怖，抖顫——喘噁）剛才他又病了。

拉：（衝到牀前）爸爸！（抱着他）他暈過去了！

克：沒有暈過去，他好了，讓他睡罷。（剛好，梅農在臨死掙扎着，在拉維妮的擁抱中坐起來，他向他的妻子一瞥，揮着他的胳膊，指着她。）

梅：（喘息）她犯了罪了——不是藥！（他軟弱的倒下去。）

拉：爸爸！她恐怖的試他的脈膊，把耳朵靠着他的胸口，聽他的心跳。

克：隨他去罷，他睡着了。

拉：他死了。

克：（機械的應聲）死了？（莫名其妙鎮靜）我巴望——他平安的休息了。

拉：（對她，仇恨的）你裝什麼！——你把他弄死了！——（她住了嘴，注視她母親，疑心——粗魯的責問）他爲什麼狠狠的指着你？他爲什麼講你犯了罪？回答我！

克：（嚔囁）我對他說——亞當是我的愛人。

拉：（恐怖）你對他講了——你知道他心痛病！——啊，你存心，你害死他了！

克：沒有害死他——那是你的過失——你叫他疑心——他不停的講戀愛，死亡——他逼我對
他講！（聲音沉重，她半閉着眼睛，強打着精神。）

拉：（抓住她的肩頭——兇狠）聽着，你瞧着我！他說「不是藥」那怎麼講？

克：（把裝着毒藥的盒子抵着身後）我——我不明白。

拉：你一定明白，那是什麼？對我講！

克：（下了最後的決心，提起精神，假裝氣極了）你，我是你的媽，你說我——

拉：不錯，你是我的媽，我——（迷惘）你沒那麼狠心！

克：（她已不能自主的疲乏了）我不明白，你講些什麼？（她向她的臥室走，想逃避拉維妮，想不

到拿着盒子的那隻手暴露出來——微弱）我，我支持不住了——我要去躺一下。我——（她轉身去，脚步錯亂的向房內奔——腿一軟，她昏倒在牀腳邊，她的手碰到地板上，手指一鬆，盒子溜到地毯上。）

拉：（沒注意這個東西，克利丁昏倒了嚇壞了她，她蹲下去試她的脈膊，她明白了不過是暈過去，她的憤恨又燃起來，粗魯）那還不是你害了他——你怎麼好對他講！你打算他死了，你就會自由的嫁給亞當！你休想！我活着一天，你可別轉這個念頭！你犯了罪，總有一天得到報應！我有辦法對付你！（她看到地毯上的小盒子，她一驚跳起來，她檢起來，凝視着牠，疑團成了事實，她恐怖極了，她抖顫的叫喊，退到牀邊，一手握緊盒子，跪在牀頭，抱着死屍，憤怒的呼號）爸爸！丟下我怎麼辦？你回來罷。

（劇終）

追

人

克利丁 依斯朗梅農的未亡人

拉維妮（維妮） 她的女兒

奧林 她的兒子，步兵上校

亞當，白蘭德

海賽兒，尼爾斯

彼得 她的哥哥，礮兵隊長

喬西亞，包登 航業公司經理

亞美 他的妻

艾弗萊，黑兒斯 神學博士，教會的主教

道

梅 農 世 家

他的妻

焦信夫，卜萊克

歌者

景

第一幕 梅家院子——梅農被害後兩天的月夜。

第二幕 梅宅的起坐室——緊接着第一幕。

第三幕 梅農的書房——緊接着第二幕。

第四幕 「飛行商」號快艇的艙尾，在波士頓東碼頭——兩天後的一夜。

第五幕 同第一幕——梅家院子——隔一天的晚上。

第一幕

景：同「歸」第一幕及第三幕——梅家的院子。

依斯朗梅農被害後兩天的月夜，住宅的外貌還是那麼古怪，白色抱廈在月光下就像戴上了假面，百葉窗都關上了。出殯用的花圈，靠在階台右首的柱子。另外還有一個花圈在門口。

屋內有人在說話的聲音，前門開着，喬西亞包登和他的妻，艾弗萊黑里斯教會的主教和他的妻，還有焦信夫卜萊克大夫——梅家的家庭醫師，克利丁剛從大廳內走出門來，一連串的一梅太太，再會！人們走到階台上，門就閉上了。

這一批人——包登夫婦，黑里斯夫婦，還有卜萊克大夫——他們都是城里人，跟「歸」一劇中阿摩們一類，不過這一羣代表着另一種人，社會的地位不同，城市正是一「梅農世家」這部戲人性的背景。

喬西亞包登，梅農航業公司經理，又聰明又能幹。六十歲左右，小而瘦，鬚髮皆白，粗鈍的鼻音，小而敏銳的眼睛。他的妻比他大概小十歲，英國血統標準新英格蘭的婦人，長馬臉，牙齒不整，大腳，態度嚴謹，莊重。黑

道

兒斯是小都市教會中有教養的主教型的人物——壯健，慣於假裝悲天憫人的樣子，勢利，而且很會諂媚，信神，胆小，自以為是，不到五十歲。他的妻，臉色蒼白，懦弱，沒主張的教會式妻子。卜萊克大夫年高德昭，最好的家庭醫師——壯健，自以為了不起的老頭兒，談吐頑固，有點食硬不化的脾氣。

他們走下台階，走到甬道上。包夫人和黑夫人一道兒向左前方走，走到長櫈前，他們停在那兒等台階上下來的男人們，包登和卜萊克在燃着雪茄煙。

包夫人（敏捷）——他原諒那個女人。

黑夫人：別管她了，她的事兒就那麼古怪。

包夫人（老實有點妬嫉）——不過沉靜了一點，又叫我有點同情她，她丈夫死了她差不多心都碎了。

黑夫人：你瞧她那雙眼睛多怕人？卜大夫說，要不是她看穿一點，她自己也就病倒了。

包夫人：誰都知道她多傷心，可是別人還說她不賢慧。

黑夫人：本來她就是這種人。

包夫人：這算什麼，你沒來由的怎麼好隨便批評人呢——再說她也是梅家的人，就算他們不三

不四的硬扯些壞話，也不容易。真古怪，他這一死，她和維妮的看法就不同。維妮又冷酷又沉默，就像屋簷下的一塊冰柱。

黑夫人：對了，她好像不怎麼傷心。

包夫人：那你可錯了，她怎麼不傷心，她跟她媽還不是一樣。不過她更受了梅家同化，不叫別人看穿她的情感，可是你可瞧到她的眼風嗎？

黑夫人：這我倒瞧得出，她沒跟人講過一句話，怎麼她出來一會兒就不見了。

包夫人：她跟彼得到車站去接奧林去了。我聽到她媽在大廳上跟維妮講的，她硬叫彼得跟她去，維妮偏不肯，硬要一個人去，她媽好像生氣了。（向男人們看了一眼，他們下了台階，站在那兒低聲講話。）這些男人們嚼囉些什麼？（她叫喊）喬西亞，該回家了。

包：來了。（這三個男人迎着婦女們走近長棧，包登邊走邊說）她這麼安排，不能怪我不問一句，的確應該那麼辦，梅農的遺體應該放在市政廳，也好叫全城的人都瞻仰他的遺容，表示他們的欽敬，明兒的大出喪，就更熱鬧，更偉大。

黑：我也那麼講，他是這兒的市長，又是民族英雄——

卜：她說那是梅農的志願，他不願意鋪張，就像他一生爲人，他不願意出風頭。他幹了好事，倒叫別人去出風頭。

黑：（假作同情）他才是大人物，他這一死真是社會上的大損失，他就是樂善好施的榜樣。

包：他成功了。

黑：這一回的戰事，他沒受傷，可是剛回家第一晚就死了，真是一齣悲劇！

包：我先就不信這個消息，誰都想不到——古怪極了，好像是命該如此。

黑夫人：（機靈的插話）也許這就是命運，你記得，你常說梅家的榮譽的背後就是死亡，總有一天，上帝會爲了他們的榮譽，去了他們。（每個人注視她，有點氣憤。）

黑：（慄亂）我沒講過這——

卜：（憤憤）那種話簡直毫無意識！我一生很明白梅農的爲人，我對你們講罷，他一生又坦白又

樸實——

黑：（匆忙）那是當然了，我的太太完全誤會了，也許是我錯了，我說過梅太太——

卜：她也不錯——你們應該了解她。

（冷靜）我沒疑心她什麼？

卜：梅家遭了這種大事，正是傷心的光景……

興：卜大夫，對極了。我的太太總該記得……

興夫人（竊極）：卜大夫，你明白，我沒有壞心眼。

卜：（安慰）那末我們就忘了罷。（對包登——得意，好像什麼都明白的態度）說到你剛才講

的話，誰都想不到——你和亞美都明白，我早就說梅農活不了多久。

包：對了，你講過，你擔心他的心痛病。

包夫人：我記得你講過這句話。

卜：這不算稀奇，他給梅太太寫過信，早就檢查過有心痛病。我也常對他講，他幹的事兒，不是他一個人幹得了的，要是他不算休息，就會垮台的。他們叫我趕快來，我就明白了岔兒。她對我說，她醒過來才發現他哼，苦痛得很利害，我就算準了。她給他吃了藥——那是我爲他準備的——

可是太遲了。他回家的第一晚就死了——你們知道，戰爭過去了，他的精力也耗盡了。加上那麼長又苦的旅行——你們該明白，心痛病說來就到，就那麼發作起來。



包：（搖頭）太糟了，簡直糟極了。這一時一刻，在城裏要再找出一個像梅農這樣的好人，簡直就沒有指望。（他們大家搖頭，表示憂慮。停）

包夫人：算了，我們別再捧別人了。喬其亞，不早了，該回家了。

黑夫人：艾弗萊，我們也該回去了。（他們開始慢慢向左移動，黑兒斯同兩個女人下。卜大夫以肘碰包登，別人都下去了，他暗示他，落後一點，含笑，低聲。）

卜：喬西亞，我告訴你這個祕密——祇有我們倆，可別對別人講。

包：（從他的態度上推測他真有什麼祕密——熱切）好極了，什麼回事？

卜：這個問題尷尬得很，我也沒問過梅太太，不過我的確疑心老梅是戀愛把他害死了。

包：戀愛？

卜：對了！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他愛了一下，心臟就更衰弱。你明白，這個女人也太美了，他們又是久別，夫妻們難免的——不過我沒關照他當心這回事，他有心痛病，就應該多當心一點——不過也難說——他是人，也就免不了。

包：（猥褻的嘲笑）這也難怪他，她確是個漂亮傢伙。我不喜歡她，一向就不喜歡她，不過我倒想

到比這更壞的死法！（他們倆竊竊笑）好了，我們趕快追上去罷。（他們從左邊下，差不多他們剛走開，住宅的大門開了。梅夫人走出來，站在台階的頂上一層。走下甬道，顯然她的神經極度緊張，臉上像戴着假面一樣的掩飾，嘴唇合攏成深而薄的線條，她的眼睛像發炎的燒紅了，他向周圍張望，覺得沒人注意她，又走了，嘴唇抽搐，眼睛茫然的向周圍掃射，好像她想避開什麼打算飛走。海賽兒從屋內出來，走到台階的上一層。她跟「歸」中一樣的裝扮。克利丁知道她在後面，恢復了原狀，緊張的忍耐着。）

海：（愉快，同情的風度）找着你了，我在屋裏到處找你，不知你上那兒去了。

克：（緊張）在屋裏我待不住，我太興奮了。這些人真叫人頭痛，他們跑進來圍着死人——圍着我瞧。

海：我明白，他們都走了。（撇開，熱切的）要是火車不遲到，彼得和維妮就該回來了，我巴望奧林會回來！

克：（古怪）那天晚上他回家車也遲到的！祇有兩天，好像就過了一生一世！我也老了。

海：（溫柔）別想牠了。

追

克：（緊張）我也打算別想了！可是腦子裏不斷的胡思亂想！

海：我怕你這樣會弄病了。

克：（振作起來，強笑）我倒還算好，真替瞞到我，我不會顯得太老，太憔悴罷？他常常稱贊我美呢。

海：又瞞到他，多麼高興呀！（敏捷）你傷心的時候，他也會安慰你的。

克：他會安慰我的。（古怪）你問我，一向把他當我的孩子。（突然注視海峯兒，好像想起了什

麼）你愛奧林嗎？

海：（不知所措——含羞的喘喘）我——我——

克：我高興極了，我也愛你。我單單愛了你罷？（用胳膊抱她——低聲）我們訂婚吧，訂定罷，好

不好，我幫助你，你幫助我？

海：我不明白。

克：你知道維妮監視着奧林，她一向姑娘你，我警告你，她會想盡方法逼着他不許娶你的。

海：（轟然）哦，梅太太，我不信維妮會——

克：（沒理她）你得幫助我，我們叫奧林不聽她的話，眼前她傷心過度，好像有點糊塗，你該格外

當心她，你瞧她變得多古怪？她爸爸死後，她簡直一句話不講？我對她說話，她也不理。可是她老是
跟住我——沒一分鐘丟下過我。（裝着神經緊張的狂笑）她簡直纏得我神經失常，逼得我要
叫喊了！

海：可憐的維妮，我倒不怪她，她多麼愛她的爸爸。

克：（注視她——古怪）你簡直是個好人，心地多麼純潔？

海：（不知所措）啊，不是我簡直不是——

克：我也跟你一樣——話可長了——從前的事——（酸辛）爲什麼我不像從前一樣，爲什麼
我們不能保留着天真呢？爲什麼我們不能互相親愛，互相信託，可是上帝叫我們這樣。他拿種種
生活來歪曲我們的生活，壓迫我們的生活，熬煉我們的生活——把我們大夥兒都毒死了完事！
（看出海賽兒的臉色，敏捷的抓住她）你別在意我講了這些廢話！我們進去好了，我們還是待
在屋裏等奧林罷，我等得不耐煩了，也不願瞧着他走上甬道——就像——他很像他的爸爸——
也像——我講這些話多麼無聊！我們進去罷。我恨月光，好像把什麼事都兜上心來。（她突然
轉身，走進屋去，海賽兒跟着她，關上了門。停。聽到從右前方有腳步聲和談話聲；一會兒奧林伴着

彼得和維妮進來，立刻瞧出他很像梅家人，像極了梅農和亞當白蘭德。（他們的酷肖，在「歸」中早就見過了。他臉上也有同樣的假面，鈎鼻子，濃眉，黑皮膚，厚而硬的頭髮，淡褐色的眼睛，嘴和下頰跟他父親的特點相同，不過他的嘴，更顯得敏感，緊張，跟梅將軍完全不同的是下頰瘦削。他跟梅農和白蘭德的身材一樣高，不過他的身材較瘦，黑皮膚也有點蒼白，他前額扎着綁帶。疲乏的拖着脚步走，挺着胸還表現着些軍人風度，不過有點不自然。他說話很急促，含糊，偏執。可是他微笑時，臉上自然的表現出溫柔而稚氣的媚態，是女人最喜愛的表情，他穿着黑外衣，跟白蘭德的相同，更增加他們的酷肖，雖然他祇二十歲，看起來像三十歲，穿寬大又不合身的制服——那是聯軍步兵上校服。）

奧：（他們進來了，他熱切的向院子裏搜索——酸辛）媽在那兒？我當她會等我。（他站着凝視住宅）我夢見回到了家，想不到真會有這一天，我們不停的殺人，被殺，逼得一個人都活不成！總算回來了！天呀！我又在做夢罷（恐怖）這房子瞧上去很陌生，我還活着嗎？我早就失去知覺了，我活着回來，好像什麼都很古怪，爲什麼這房子老是死氣沉沉的。

彼：你瞧，那是月亮的光。

奧：像一座墳墓，我記得媽就愛這麼講。

拉：（責備）奧林，現在可真成了墳墓了。

奧：（赧然）我——我忘了，我簡直不相信他竟死了，我巴望他永遠活着。（憤憤）也許比我活得長，想不到心痛病會害死他，他對我講過這個病並不很利害。

拉：（敏捷）爸爸對你也那麼講過嗎？我巴望他講過這句話。（對彼得）彼得，你先進去，你就說我們隨後就來，我跟奧林談一會兒。

彼：當然了，維妮，（他從前門進去，關好門。）

奧：你把他趕走，我高興極了，彼得不錯，可是——我得跟你一個人談談，（稚氣而友愛的風度——胳膊圍着她。）維妮，你瞧，有什麼不順眼嗎？你這好事蟲，你好呢！我又叫你這個綽號，好像不知不覺的就叫出來，又得瞧見你，你高興嗎？

拉：（熱情）當然我高興極了！

奧：我簡直猜不透你的心事！我們見了面，你一直沒講過一句話，你有什麼心事嗎？（他譴責的向她一瞥，他鬆開胳膊——有點不耐煩。）我對你講過，想不到他竟死了。維妮，饒了我罷，你受了多少

大的打擊。

拉：奧林，難道對你不算是打擊嗎？

奧：當然我也受了打擊！你當我怎麼樣？可是——啊，我講不出來！你沒到過前線，你就不會明白。戰爭把我的心腸變硬了，我巴望自己死，也巴望別人死，什麼事我都不想，我就是要——活下去。這就是在手下當兵的一種訓練。也就是他教給我的！現在竟輪到他死，他也簡直想不到——

（他越說越酸辛，拉維妮趕緊阻止他。）

拉：奧林，怎麼你一點情感沒有？

奧：（赧然）我沒有那個意思，我心裏都是鬼，除了戰爭，什麼都忘了，他在戰爭中間活着，在我看
起來，他就是戰爭——直等到我死，戰爭決不會完結。我不明白戰爭——他的目標會是和平！

奧（興奮）維妮，天曉得，我想忘掉這件事，給我一個機會罷。

拉：奧林！

奧：（懊悔）啊，對不起！我明白你會這樣想！你當我一向挺文雅，很有點紳士派頭，是不是——可是現在——好了，你打算叫我做一個英雄，你還是別打這個主意罷！殺人，改不了一個人的態度！

(慘然，突然轉了話題。)當真是活見鬼。我們講些什麼維妮，我有件事問你一下，再去見媽。

拉： 那麼就快點講，她就快要出來了！我也得對你講一件事！

奧： 你寫那些廢話幹什麼？你講什麼白蘭德船長來拜會媽？真有這種謠言嗎？(沒有等到回答，突然姊妹燃起了憤怒。)天哪，竟敢再到這兒來，我對他的懊悔都來不及。

拉：(嚴肅) 你對他的這種態度，我高興極了，現在也沒工夫講了。我就是警告你叫你當心，別讓她把你當孩子耍，你別聽她的話！你跟我商議了再說！你答應我嗎？

奧：(茫然的凝視她) 你是說——媽嗎？(憤憤)真是活見鬼，爲什麼你講這種話？你瘋了？維妮，說真的，你怎麼對媽講這種廢話，不是太過分了嗎？你自己也該難爲情！(疑心)你鬼頭鬼腦的幹什麼？是不是白蘭德——

拉：(屋內有聲音) 嘩！(屋子的前門開了，克利丁急促的走出來。)

奧：(憤然的責問在大廳內的彼得) 彼得，爲什麼你不叫我？你不該把他一個人去下來。(她含糊的叫) 奧林。

奧： 媽！(她跑下台階，迎上去抱他。)

道

克：我的孩子，我的寶貝（她吻他。）

奧：（軟化了，他把一切的疑團都忘得乾淨）媽，瞧見你，我高興極了！（粗暴的把她向後一推，凝

（視她）你變了！怎麼？

克：（強笑）我變了，孩子，我沒有變的，確的，我巴望你講我沒有！——（撫摸他額上的綁帶，溫柔的）

你的頭痛嗎？可憐的寶貝，你怎麼受得了這苦呢！（吻他）感謝上天，現在這道難關過去了，我又

把你奪回來了！（她的胳膊還抱着他，她領着他上階台）我們進去罷，還有人等着你呢？她瞧見

你一定高興極了。

拉：（她走近階下層——粗魯）奧林，記住（克利丁轉身向下盯了她一眼，母女仇恨的注目。

奧林猜疑的看了他的母親一眼，又轉過去。）

克：（立刻恢復了她的平衡——對奧林，好像沒聽到維妮講了什麼）孩子，進來罷！外面冷呢。可憐

你的頭——（她牽着他的手，領他進門，又關好了門。拉維妮還在階下凝視着他們。忽然門又

開了，克利丁走出來，閉好門，走近階頂上。母女注目，克利丁斷續的說話，她想把聲音變得仁慈

一點，懇切一點，可是毫無辦法。）維妮，我——我跟你講幾句話——現在，奧林回來了，我明白你

傷心——你有點不適意——我也承認。可是你對我的態度，我始終不明白，爲什麼你跟着我，——爲什麼你那麼盯着我瞧？我做了他的妻子，也有二十三年了，沒有什麼不好——後來碰見了亞當。我也承認犯了罪，現在我後悔了，把他去開了。像你爸爸在世一樣，我再好好的做人。維妮，我總算是你的媽，我把你帶到這世上來，你對我也該有一點感情。（她休息了一下等待回答，可是維妮祇注視着她，又冷酷又沉默，她恐怖的）別那麼盯着我瞧。你打算怎麼樣？你別那麼疑心——我——（犯罪似的）那天晚上我暈倒了，你幹了什麼我一點不知道，我——我去掉——那是我催眠用的藥——（拉維妮的嘴唇上顯露得意的含笑。克利丁恐怖的責問）啊，你竟敢——你明白——你胡思亂想——你瘋了，你疑心——卜大夫明白他怎麼死的（憤憤）我明白，你打算等機會——對奧林扯一個謊，叫他報告警察！你自己不肯負這個責任，你沒有這個膽量——你打算叫奧林去——對不對？這兩天你是不是打算這麼幹？對我講！（拉維妮仍然沉默，克利丁氣急了，衝下階台抓住她的肩背，搖撼她）我對你講，回答我！你打算怎麼樣？你打算幹什麼？對我講！（拉維妮仍直立不動，凝視着她的母親，克利丁鬆了手走開去。拉維妮轉過背，慢慢的，呆板的走去，在丁香和屋子之間隱去。克利丁凝視着她，她力竭了，恐怖的發抖。屋內奧林在叫「媽，你

在那兒？」克利丁驀然，竭力恢復了知覺。她匆忙的走上台階，開了門，她對奧林說話，聲調儘量的
平靜）親愛的，我在這兒！（她走進去，關上了門。）

（幕下）

第二幕

景：梅家的起坐室，較書房爲大，那是一個內室，輪廓端正莊嚴，陳設着笨重的傢具。壁漆成灰色，加上一道白邊。這屋子整個佈置，色調，都令人不快，沒一些親切之感，充滿着不舒適，陳腐的氣氛。可是陳設一點不馬虎。左前方有一扇門通到餐廳。左邊靠後壁有一張桌子，還有一張寫字台，一張椅子。在後壁中央有一個門通正廳和樓梯。右首是一個壁爐，白大理石砌成，側面有兩扇窗。祖先的畫像掛在壁上。壁爐右方有一張怪樣的主教像，是火葬女巫時代的畫像，壁爐上最高處掛着梅農的祖父遺像，穿華盛頓時代的軍官制服，壁爐上是梅農的父親的畫像，阿貝梅農六十歲的留影，除了年齡不同外，他的臉很像書房裏梅農的畫像。

壁上還有三個畫像，兩個是女人——阿貝梅農的妻和華盛頓隨從武官的妻。第三個像穿着殖民時期盛極一時的船主服飾。他們的臉都像這戲中的人物，都有這種特性，像戴着假面似的偽飾。

室左中心前方有一張台子，兩張椅子。中央前方另外有一張椅子，右前方有一沙發，靠左。

開幕時緊接着前一幕的結束，海賽兒坐在前方中央的椅上，彼得坐在右方沙發上。從大廳上傳來前
一幕結束時奧林在喊：「媽，你在那兒！」

海： 她到那兒去了？她太傷心了，她幹了什麼，我怕她自己都不明白。

彼： 維妮也整個兒失常了。

海： 可憐的奧林也失常了，多麼可怕呀！彼得，你瞧，他是不是變了？

彼： 頭上受了傷，可不是開頑笑的，他留着一條命回來，就算他的運氣了。（奧林和克利丁進來，他們就不談了，奧林又猜疑的問她。）

奧： 爲什麼你溜走了？你幹什麼？

克：（黯淡的強笑） 又見到你，我高興得太過分了。親愛的，我怕我簡直要暈過去了，祇好跑出去吸一些新鮮空氣。

奧：（害羞——溫柔的用胳膊摟着她） 媽真可憐，對不起你，你瞧，坐下來休息一下罷。要不然，你就去睡罷。

海： 奧林，那就對了，你叫她去睡罷，我勸過她，她不聽我的話。

克：他剛回來，我就去睡了，那怎麼成呢？

奧：（又愉快，又發愁）可是你打算幹什麼？

克：（撫摸他的面頰）多無聊的話，你又這樣了，你正好像是我的一劑定心藥，又叫我提起了精

神——（對海賽兒）海賽兒，你聽他的！你瞧，我是病人，還是他是病人。

海：對了，奧林，你也得自己保重。

奧：啊，忘了我罷，我很好。

克：我跟海賽兒做你的看護罷，你記得從前的事嗎？海賽兒，你說這樣好不好？

海：（快樂的微笑）當然我們都願意。

克：親愛的，別站着，你累了，等一下，我們叫你舒適一下。海賽兒，你去代我拿一個椅墊來好嗎？

賽兒去拿了一個椅墊，放在他的背後，坐在台子右邊的椅上，奧林的眼睛亮起來，他稚氣的傻笑，

他回想他是被人寵愛着。）

奧：彼得，回到家裏，就會有這樣的安慰？嘆，前線，就不會像這樣？

彼：你就會明白的，也不一定都是那麼適意。

奧：（對海賽兒擠眼）彼得又妬嫉了！你還是叫維妮來在他背後給他放一個椅墊罷！

海：（含笑）維妮的柔情，我簡直描畫不出來。

奧：（妬嫉，憤憤）有時候她也會獻一些殷勤，她一向寵着爸爸，他喜歡她這樣，不過他假裝——

克：（轉身，抖顫的阻止他）奧林！你講什麼，好像他還活着！（不愉快的沉默，海賽兒不聲不響的

走回她坐的椅子，在中間。克利丁繞過台子，走到奧林對面的椅上坐下。）

奧：（不自然的微笑）我們大家都忘了他是死了，我們有沒有這個念頭好了，到現在我還是不相信，我覺得在這間房裏——他還活着！

克：奧林！

奧：（突兀）什麼都變了，——變得很有趣——這屋子，維妮，我——什麼都變了，祇有爸爸沒有變。他還是一樣——他常會——在這兒——跟平常一樣。媽，你有這種感覺嗎？（她發抖，凝視面前不答。）

海：（溫柔）奧林，你不該叫你媽想起這些事。

奧：（凝視他，突兀）海賽兒，你還是像平常一樣——甜蜜，心眼好。（對他母親，問）感謝上天，海

賽兒沒有變罷。

克：（站起來，——對他強笑）我巴望海賽兒不會變。你瞧得起她，我也高興極了。（海賽兒好像很窘，克利丁講下去——母性的願望）親愛的，火車長途的勞頓是不是很辛苦呢？

奧：苦惱極了，那種旅行一點不痛快，我的頭痛極了，差不多要爆炸了。

克：（靠近他，把手放在他額上）可憐的孩子，現在還痛嗎？

奧：不怎麼痛，你的手碰到那兒，就一點也不痛了。（他衝動的拿起她的手，吻牠——稚氣的）咄，媽，回家來跟你在在一起的確太好了！（又猜疑的注視她）讓我瞧你一個飽，你簡直不同了，從表面上就瞧得出來。這是什麼緣故？

克：（避開他的眼鋒——強笑）我怕是——也許我變老了。

奧：沒有老，你比從前更美了！有些地方你反顯得年青些了，不過不是那個。（差不多把她的手捧開——酸辛）也許我會猜出來！

克：（強笑）更年青，更美麗——海賽兒，你聽他講些什麼？他膽子壯了，學會了這些花言巧語的！（拉維妮從後面的門口出現了，她走進來，站在門口，她注視她母親和奧林。）

奧：（他又向海賽兒一瞥，突兀）海賽兒，那天我出發去當英雄，你還記得你怎麼搖你的手帕嗎？

我真怕你扯壞了手呢！還有許許多多的做媽的，做妻的，姊妹們，小姐們都同樣的幹這個頑意。有一天也許叫女人們代男人去戰爭，叫她們幹上一個月，叫她們嚐嚐殺人的滋味！

克：奧林！

奧：叫她們拿鎗桿打碎別人的腦袋，拿槍刺揭破別人的心臟！也許她們就不會再搖手帕了，不再嚙嚙講什麼英雄故事了！（海賽兒發出一聲抖顫的驚呼。）

克：請你別講了！

彼：（粗聲）奧林，住嘴！那早就過去了，你該找一個機會忘了牠，我們都不贊成你幹那件事。

奧：（赧然）彼得，你講得不錯，我是笨蛋。海賽兒，請你原諒我，那都是我不好。

海：奧林，那倒沒有什麼，我明白你的感觸，我的確明白。

奧：我——我不該胡扯。（突兀）海賽兒，你還會唱歌嗎？我常聽你在院子裏唱歌，那真叫我感覺到人生還有點活氣——我夢見媽，記得維妮儘纏着我開頑笑，好像訓練我們的那個軍官。我常

聽你唱歌——那麼甜美、清晰、純潔。差不多把人臨死的叫喊都遮住了——

克：（緊張） 你別再講死了！

拉：（從門口——粗魯的發命令，就像她父親的腔調） 奧林，來瞧你爸爸。

奧：（從椅上跳起，機械的行了一個軍禮——機械的） 是，長官。（昏亂） 見鬼——你的聲音就

像他，別再作怪了。（強笑） 我要緊去瞧他——可是我還得講一會兒——我就來。

克：（緊張而慌亂） 別去，等一會！怒對拉維妮） 你不肯讓他休息一下嗎？你瞧他多麼累了！（對

奧林） 我還沒機會跟你講一句話呢——多麼長久了！你不肯陪我一會兒嗎？

奧：（感動了，回到她面前） 媽，當然的！什麼都該你佔個先！

拉：（打算報復，向彼得和海賽兒一瞥，冷靜） 好極了，奧林，不過記住我對你講過的話。（她轉身

向大廳走。）

克：（恐怖） 維妮，你上那兒去？

拉：（不理她，可是對她弟弟說） 你就來罷。（穿過大廳不見了，奧林不安的猜疑，側目向他母親

一瞥。克利丁失望的想保持鎮靜，彼得和海賽兒不安的站起來。）

海： 彼得，我們該回去了。

追

彼：是的，該回家了。

克：謝謝你們的好意。

海：（把手給奧林）奧林，現在你就儘量休息罷，別胡思亂想。

奧：海賽兒，你的真心真好極了，又見到了你，還是跟從前一樣，叫我真高興極了。

海：（愉快的，又害羞的抽出她的手）我也高興極了，奧林，再會！

彼：（握他的手）再會，安靜一點睡罷。

奧：彼得，再會，謝謝你接我回來。

克：（跟着他們走到大廳）這兒叫你們不痛快，不過還是請你們常來罷。海賽兒，你來也叫奧林

好一點。（奧林又猜疑，他坐在台子左邊的椅上，酸辛的凝視着面前，克利丁從大廳回來，不聲不

響關好那個滑動的門，她站着凝視奧林，明白在目前渡過這個難關，就要嘗試裁判，她眼中充滿

着恐怖的表情。）

奧：（沒看她一眼）你怎麼忽然對海賽兒講那些話？你從來想不到她的，你從來也不許我跟她

在一起。

克：（向前走，隔着台子坐着——母性的撫愛）那麼倒是我自私了，我也會妬嫉，不過現在我該讓你高興，我明白你多麼喜歡海賽兒——

奧：（突兀）那不過是你妬嫉（酸辛）現在你是一個寡婦，我再遲一點回來，你就會把我趕出去了！你打算攆掉我爲什麼？

克：你怎麼那樣講！我明白，我沒有你在一起多麼寂寞——

奧：講什麼寂寞，六個月來，你祇給了我兩封信！

克：不止兩封！一定是丟了——

奧：我收到海賽兒的信——還有維妮的信，祇有你的丟了那才滑稽（忍不住，突兀）來瞧你的那個白蘭德船長是誰？

克：（早有準備——假作驚訝）他來瞧我？你是不是講他來瞧維妮呢？（奧林有點畏縮）你這傻念頭打那兒來的啊，我明白了，維妮把這無聊的事寫給你，就像她寫給你爸爸的那一套。

奧：她也寫給爸爸了？他怎麼辦？

克：怎麼辦，當然他對這件事一笑置之！你爸爸很愛維妮，你明白，她常就妬嫉着我，她隨便什麼都

好扯謊——

奧：啊，媽，你就講罷！你常打算對付別人，你說維妮早就——

克：啊，那也講不定？你再長大一點就會明白的，她從來沒有打算——也許她會把更狠毒更可怕的事告我呢。

奧：媽，當真的，你不該那麼講！

克：（走上前握住他的手）奧林，你明白我的意思，祇有我對你講這種話。你明白，可是我——一向我們多麼親熱。你才是——我的血，我的肉。她可滿不是！她是你爸爸的，你是我的！

奧：（古怪的熱情）你講得不錯，媽，我也有那種感覺！

克：那末你就該信任我！（溫和的含笑）跟從前一樣，我們有我們的小天地。——祇有我們倆享受。

奧：（快樂）你記得，梅家不允許我們！

克：那是你爸爸跟維妮不肯饒我們！不過我們有我們的小天地。

奧：是的。

克：在你爸爸手下受的委屈，我來補償你罷。也難怪你爸爸，他妬嫉你，恨你，因為他知道我愛你！
奧：（把她的手壓在他手上——親切）媽，你當真這樣嗎？（她說到他父親，使他受到襲擊，——
難受）我知道他對我不好，不過我想不到他會恨我。

克：他怎麼不恨你呢！

奧：（酸辛，憤恨）那麼好極了，媽，我對你講實話罷！我也不願意裝假，他死了，我也不傷心。

克：（耳語似的低聲）對了，我也高興——他丟下了我們，我們在一起多麼快樂，就祇有你跟我了。不過你別聽維妮的鬼話，你中了她的毒就會反對我。

奧：（又不安）什麼鬼話？（他鬆開她的手，注視着她，病態的猜疑）你還沒對我講過那個白蘭德。

克：沒有什麼話講——那不過是維妮的報復手段，她的病態心理，奧林，我不對你講，你也不明白，你走了之後，她變了。她本來就古怪，你走了之後，她整天的發悶，什麼話也不講，我怕她會瘋了。她講些叫人聽了都駭怕的事情，我告訴你，你也不相信。加上你爸爸死了，更給她一個打擊，我怕她當真會變瘋了。你瞧她的行動多麼古怪？你瞧到這個嗎？

奧：我瞧她當真變了不少，變得很古怪，不過——

克：她瘋了，她恨我，就拿白蘭德船長的這回事講——

奧：啊呀！

克：一個傻頭傻腦的船長，我在你的外祖家碰見過他，他就借此惹到這兒來，也沒有人請他。維妮當他是爲了她而來的，奧林，老實講，她愛上了他。後來她發現他根本就不來追逐她！

奧：他追誰呢？——追求你嗎？

克（嚴厲）：奧林！要不是爲了這件事太滑稽，我可就生氣了！（勉強的大笑）你難道不明白我已經是老太婆了，兩個孩子也都大了！你弄錯了，他追求的，就是你爸爸，他打算跟梅家做朋友，他想利用你爸爸，等你爸爸回家，他打算弄一隻更好的船！我早就看穿他的詭計，他一氣就不來了。我對你講的都是實話（頑笑）那就是這個偉大的白蘭德船長的故事。你這姊妹的小鵝，現在你該滿足了。

奧（懺悔可是很快樂）：我是傻瓜！戰爭把我逼傻了！你總該明白我是從地獄里逃出來的！

克：維妮逼你去當兵，我決不饒她。奧林，我的心都碎了（急促）白蘭德船長的事就是一個例子，

這證明了她的疑心病，她簡直是瘋了，你會信她嗎？他的名字叫白蘭德，她就胡猜是女傭人瑪麗白蘭德的兒子？那不是瘋了嗎？你試想一下，當真有這麼一回事，他還來瞧我們幹什麼？

奧：（堅決）天哪！讓我瞧他一下倒也高興，他的母親丟了梅家的臉，沒想到——

克：（恐怖，畏縮）奧林！別那麼瞧我！你太像你爸爸！（急促）還有更可怕的事呢？維妮也許會控

告我——控告她的母親——說我愛那個傻瓜，還會造謠說我在紐約到過他的家裏！你姊姊眼裏簡直把我當娼婦了！

奧：（愚鈍）我不信！維妮不會那麼亂講的！

克：我說她瘋了。我到紐約瞧你外祖的病，她竟追逐着我，跟我到了紐約，打算偵察我的行動。她瞧我碰到一個人就當他是白蘭德，你瞧，那不是胡鬧嗎？你真不明白，維妮的眼裏，我算得什麼，你明白了，也許會可憐我！

奧：我的天呀！這些事她都對爸爸講過嗎？他死了，也就算不了什麼（粗魯）不過你在紐約碰到的究竟是誰呢？

克：那是拉馬先生，你外祖的老朋友，他認識我，我還是孩子，我偶然碰到他，他叫我去瞧他的女兒。

（看出奧林的猜疑，撒嬌）奧林，啊，你不是真愛我！你爲什麼責問我，難道你也疑心我！維妮瘋了，我原諒她，你不該也疑心我呀！（她病態的啜泣。）

奧：（又悔又愛）我對你發誓，我沒有疑心你！（他跪在她旁邊，抱着她）媽，你別哭了！我愛你的，我真心的愛你！

克：我還沒對你講更可怕的呢，維妮疑心我毒死你爸爸！

奧：（恐怖）什麼！那簡直太不像話了！她當真講這種話，就趕快送她進瘋人院！

克：她找到我的催眠藥，硬說是毒藥，她簡直不講理，我明白，她打算——（怕極了抱着他）啊，奧林，我真怕她！天曉得，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她也許到警察局去報告，也許——也許還要叫你反對我，記住，祇有你保護我了，在世界上就祇有你了！

奧：（溫柔的安慰她）叫我反對你？她沒那麼傻，她敢試一試，你瞧罷，我老實對你講——你也有病了。爸爸的那件事，簡直是無稽之談！你說她要到警察局去報告——難道我攔不住她——別的姑且不講——就說爲了梅家——爲了我本身，爲了維妮——爲了你——就是我知道

克：（疑視他——低聲）你說你明知道什麼？奧林，難道你不信——

奧：沒有不信你的話！我說就是你當真幹了這件事，我愛你也就管不了那許多——再說——

克：（突兀，抱緊他，吻他）啊，奧林，你是我的孩子，我的小寶貝，我愛你！

奧：媽！（抓住她的肩頭，凝視她——嚴肅）什麼我都不在乎——什麼都能够原諒——祇有那件事——那個白蘭德！

克：我對你發誓——

奧：那個壞蛋！——（憤憤）我發誓，我可不饒他，我可不願意隨便殺一個人。

克：（新的恐怖又來了——爲了白蘭德的性命——嚙啞）你別講這種話！你簡直不像我的孩子了！爲什麼你那麼殘忍，那麼可怕！你把我嚇壞了！

奧：（立刻失悔，安慰的拍她）好，好了！我們別講了！我們講些什麼呢？（他坐在地板上，靠近她的足旁，仰着頭看着她，停。他溫柔的拿起她的手）媽，當真是你叫我回來的嗎？

克：（她控制着自己，逐漸鎮靜下來，可是她的眼睛，還是保持着有點懼怕，抖顫）孩子，你講這種傻話幹什麼？

奧：你講的話跟你寫的信差得遠了——你信上好像一點情感都沒有，簡直要把我逼瘋了！我打

算逃回家，我情願被打死！你明白我多麼想跟你在一起——像這樣！（他把頭靠着她的膝蓋，夢囈似的，愛撫。）我做了多少怪夢，夢見你，你讀過「風火島」那本書嗎？——那上面講到南洋羣島的事？

克：（驀然）南洋羣島！那兒祇有和平？

奧：那末你讀過了！

克：沒有！

奧：有人把那本書借給我，我讀了又讀，到後來簡直入迷了。想起了那些島國，就叫人忘了戰爭，什麼都是和平，溫暖和安靜。我常夢見在那兒，後來我失了知覺，像真的住在那兒。在那兒祇有和你，不過我從沒瞧到你，那才好笑，我祇覺得有許許多多的你圍着我，這個島就是你。（他微笑，溫柔，夢囈）多麼古怪！你別怪我把你比成了一個島，這是世界上頂美麗的島——媽，就像你一樣的美！

克：（凝視他，深刻的受了感動，酸辛而溫和）啊，要是你一直沒走開！要是他們不把你逼走！奧：（不安）可是我回來了，什麼都該安定了，是不是？

克：（急促） 是的，我也這麼講，該安定了。

奧： 我不再離開你了，我不要海賽兒，我也不要別人。（溫柔的媚笑）祇有你，才是我唯一的愛人。

克：（溫柔的拍他的頭髮——含笑） 我簡直不信，你長成了大人了。就好像還是昨兒，你躲在大廳的樓梯上，我找到了你，你穿着睡衣，等着我回房去，你又好有機會吻一下，你記得嗎？

奧：（稚氣的笑） 我怎麼不記得！爸爸還捉住我，打了一頓！你記得，你叫我代你梳頭，我也愛幹這頑意，他恨我幹那種頑意。你的頭髮還是那樣美，一點兒沒有變。（他站起來，撫摸她的頭髮，她拒絕似的，有點抖顫，把他的手撥開，可是他高興極了。）啊，媽，從今兒起，什麼都變了。我們叫維妮嫁給彼得，祇剩下了你和我！（後面那滑動的門開了一點，拉維妮不聲不響的溜進來，站在那兒瞧着他們。）

克：（立刻感覺到她的出現——壓住驚，粗聲粗氣的） 你幹什麼？（奧林憤憤的凝視着她的姊姊。）

拉：（直率而無情） 奧林，你不進來瞧爸爸嗎？

奧：（興奮——站起來） 啊，我就來！（他匆忙的走過拉維妮身邊，態度很不高興，他想趕快完了

這

這件事，砰的一聲關上了門，拉維妮凝視着她的母親，停——剛要跟着他進去。）

克：（跳起來）維妮！（拉維妮轉身對她——尖刻）你走到這兒來，我不願意在房子裏還用得着大聲怪叫的。（拉維妮慢慢向前走，走了一手之隔時站着，她的眼睛顯着不快，嘴緊閉着，成了一條薄綫。母女倆酷肖，她們站在一起更顯得相似。克利丁低聲的講話，冷酷的，挑逗的，差不多是勝利了。）好了，你就去講罷，你對奧林講什麼都成！我已經對他講了，你還是少找點麻煩罷。我說你瘋了，我對他說過紐約旅行，那是因爲你愛上了亞當，打算對我報復。（拉維妮動了一下，好像是有點發抖，可是立刻又嚴肅的冷靜下來。克利丁含笑）你別對奧林講了罷？你打算叫他到警局去和辦不到。你就是說服他叫他相信我毒死你爸爸，他也不肯幹。他不像你，他不會叫你爸爸死了還要丟臉，他不會讓梅家的祖先爲了殺人案在法庭上丟臉。到了法庭上什麼都得講出來，什麼事都得講開了。亞當是什麼身分，他怎麼跟我要好，當然你也明白——還有你愛上亞當的事啊，聽我的話罷，我明白這是公開受審一定會有的事，我就向社會上公開的講明白，女兒打算搶她母親的愛人，爲了滿足她的怨恨和妬嫉，陷害她的母親，叫她受絞刑。（她諷刺的大笑，拉維妮在發抖，可是她的臉上還是保持着強硬而無情，嘴唇張開，好像要說什麼，可是立刻又閉上了。）

克利丁似乎沉醉在她報復的野心（去罷！我又狠又毒，你去對奧林講罷，叫他信你的去罷！他愛我！他恨他的爸爸，他死了，他倒反快樂！就是他明知我害死他，他也要保護我！）她報復的豪氣退下去了，她懇求，爲了病態恐怖在糾纏她，這恐怖是她潛藏的憂心（別把奧林拖進去了！他的病還沒有好！他變了，他變得又殘忍又頑固！他祇想到死！別對他講到亞當！他曾殺死他。我活不了也會自殺的！）拉維妮一驚，她的眼睛，爲了殘忍的怨恨亮起來，她灰白的嘴唇又張開了，好像要說什麼，可是她忍住了，突然向後轉，急促的走開，就像機械的傀儡人，克利丁凝視着她——她走出了之後，她也無力的急忙按着台子，支持她要傾跌的身體——驚恐。）我得趕快去警告亞當，叫他當心！（她倒臥在台子右邊的椅上。）

（幕下）

第三幕

景：同「歸」第二幕——依斯明梅農的書房，梅農全副軍服，躺在鋪着黑布的屍牀上，打橫放在壁爐前，頭向右，他那假面似的臉，就像從畫像上脫胎出來的，不過死後更嚴肅了一點，就像雕刻的石像。原來在中間放着的桌椅都移到了左邊，台子上有一盞燈。黑色大理石壁爐上放着三叉的燭台，燭光正照着畫像，也照着死屍，死屍的頭部有一張椅子放在前面，靠着屍牀。

奧林站在屍牀牀頭的後面，挺直的站着，好像哨兵立正的姿勢，他並不俯視他的父親，向前直視。沉浸在猜疑的狀態中。他的臉在搖曳的燭光下更像畫像和死屍的臉。

這一幕的開場，接着前一幕的閉幕。

奧：（慚愧像犯了罪一樣，憤憤）天呀！我爲什麼那樣想呀！我是蠢東西——維妮這壞妮子，她簡直瘋了！好像他要把這些思想趕走，轉過去向他父親凝視。同時拉維妮不聲不響從大廳的門口出現，站在那兒瞧着他，他沒注意她進來，他凝視他父親的臉，好像跟朋友開頑笑，古怪的對他

說話)你是誰?又是一個屍身!你我都見過了,戰場上滿山遍野的屍身——那算什麼呢!——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生命跟生命開開頑笑罷了。(無趣的含笑)你就那麼死了,姓梅的都會死的,你就像公園裏的石像,市中心的石像,坐在椅子上的,跨在馬上的——瞧着活人,好像都是陌生人——不過是活得不耐煩就死了(古怪的,頑笑似的)你活着也想不到會認識我——不過我當真那麼想,現在你死了,我們也許倒成了朋友。

拉(莊嚴) 奧林!

奧(對她,驕然) 見鬼,別那麼鬼頭鬼腦!你別管我!你打算幹什麼?我還活着呢!(她轉身鎖上門——猜疑)你把門鎖上了幹什麼?

拉: 我打算跟你談談——免得別人來打擾。(嚴肅)剛才你爲什麼講那種話?我不相信你會變成那麼無情——一點尊崇長輩的情感都沒有了——

奧(犯了罪似的,憤憤) 你們住在家裏,你們把死瞧得多麼嚴重!你們到前綫去觀光一下,就會學到那不過是一種頑笑!維妮,你不明白,你得學習嘲笑,也得學會了發狂,你明白嗎?我可不是不客氣。不過我跟你們不同,我受過刺激,我瞧他很古怪——好像從來不認識,又好像很熟識。(向

死人一瞥，得意的含笑）你知道他在隊伍裏的綽號叫老捧。——格朗特發明了這個稱呼——

他說爸爸下了攻擊令，總是打敗仗，他祇好守着崗位挨打，等着撤退令再講！

拉：奧林，你明白他是你的爸爸，況且他已經死了？

奧：（興奮）格朗特的話總是好話！

拉：他回家以後，多麼瞧得起你，他誇口講你幹了一回頂勇敢的事業！

奧：（驕然，——酸辛的含笑）他瞧慣了頂勇敢的戰鬥，那簡直是太多了。我對你講一些英雄事業的笑話罷。就講那天晚上我偷襲敵人的防線。我常志願幹特殊危險的任務。我很胆小，別人都猜我怕死！那天晚上霧很濃，寂靜，你會聽到霧從地面上吱吱的擠出來，我碰到了一個敵人向我們戰線這邊爬過來，他的臉在霧裏對着我漂過來。我抽出了刺刀向他耳朵下面刺了一刀，他傻頭傻腦的盯着我瞧，他好像坐在針尖上，搖搖擺擺的站不穩——他眼睛一眯，就倒下去了。——

（他的聲音越講越低，好像他是在自言自語，他停了一下，毫無意識的凝視着他父親的遺體。）

拉：（抖顫）別想那些事了！

奧：（同樣的態度，又講下去）我在歸隊之前，又如前法泡製的殺了一個，就好像我把同一個人

殺了兩次。我常古怪的想到戰爭就好像把同一個人殺了又殺，到頭來自己就是那個被殺的人！他們的臉孔，不斷的在夢裏出現——他們變成爸爸的臉，也變成我的臉——維妮，那怎麼講？

拉：我不明白！我跟你說話講！忘了戰爭罷，那已經過去了。

奧：在我們殺人的人的心裏，戰爭並沒有完結（急促——酸辛）這些都好像是開頑笑！第二天我在戰壕裏，那是在彼得堡，我睡不着，我的腦子裏很古怪，我打算叫兩方面敵對的人們都瞧出他們幹的頑意，簡直是開頑笑，大夥兒一笑，大夥兒親親熱熱的握起手來，那會給像爸爸這樣傻幹的將軍們，多大的諷刺，我就哈哈的大笑了。張開手向敵人的戰線衝過去。當然這頑笑惹到我身上來了，我頭上掛了彩，我活該受苦，我瘋了，我喊殺着衝過去，我們這兒許許多的傻子都瘋了，跟着我衝過去，我就順當的奪過敵人的陣線，那是我們做夢也不敢妄想的，當然我沒有得到命令就幹了——可是爸爸判斷那是挺好的戰略，就叫我充了英雄！你可別怪我會哈哈大笑罷？

拉：（安慰他，走過去，握住他的胳膊）你自己明白，你是挺勇敢的，我也沾着你的光榮。

奧：（失望）啊，不錯，你沾了我的光（他離開她，躺在台左的椅上，她站在屍床的首部，對他，憤憤）

好了，去開牠罷，我們不講這個！你也別白費力氣了。我明白你有話要對我講，媽警告我（他母親的話都湧上心來）天呀！你怎麼會冤枉媽幹這種事？什麼鬼迷住了你（幽默）不過我明白那也不是你講的，我明白他死了，給你的打擊多麼深刻，你還是撇開不講了罷，等——

拉： 我撇不開（酸辛）她說我瘋了，你也相信嗎？奧林，你怎麼會那麼笨呢（她向他走去，握住他的肩頭，把臉靠近他——強迫）你瞧我！你心裏明白，我跟從前一樣——奧林，我是你的姊姊，她愛你！

奧：（心動）我不過說——想到他的死，叫你受了打擊——

拉： 我從來沒對你扯過謊，我扯過謊嗎？就是我們小時候，你都相信我講的都是真話，你記得嗎？

奧： 是的——不過——

拉： 那末你就該相信，現在我也不會對你扯謊！

奧： 沒人說你故意扯謊，問題是——

拉： 就算她又玩弄你，把你弄成了這樣，叫你猜疑我，可是你不會反對這絕對的證據！

奧：（粗魯）不管你什麼證據，我早就明白了（興奮）你瞧罷，你打算講媽的什麼鬼話，我先警

告你，我不聽，那末你就別講了。

拉：（驀然）你不聽，我就到警察局去！

奧：別做傻瓜！

拉：這是最後的辦法，你逼着我幹，我就去！

奧：天哪！你當真瘋了，怎麼會——

拉：他們會相信！

奧：維妮，你明白，那算什麼？

拉：我太明白了！你我都沒有罪，也許比罪人受的苦更大——我們還得活下去！爸爸的名譽，梅家歷代的祖先，都會搬到法庭上去！我情願受那種痛苦，我可不願讓爸爸的兇手逍遙法外。

奧：仁慈的上帝，你當真的相信——

拉：是的，我控告她就是兇手！（她從胸口拿出一個小盒子，在謀殺後她檢到的「歸」第二幕）你瞧這個，爸爸剛死，我就找到了這個！

奧：別發瘋了！她早對我講了，那不過是她的催眠藥！

道

拉：（不肯放鬆，不理他）——爸爸明知道她毒死了他，他對我說「她犯了罪了！」

奧：那都是你的瘋念頭！你怎麼會想得到？——你明白你簡直是控告你自己的媽——那簡直太可怕了？我就對卜大夫宣佈你瘋了，趕快送你進瘋人院。

拉：我在爸爸面前對你發誓，我對你講的都是真話。（她把手放在死人身上，對他）爸爸，叫奧林相信我罷。

奧：（粗魯）別摔上他！他常褊護你，反對媽和我。（他緊握住她的手，從她手上奪去盒子）好了！這個給我！（他把盒子滑溜進外衣袋內。）

拉：啊，那末你也怕這是事實了。

奧：我不怕，不過我不許你講這鬼話——我聽你的話才傻呢！你簡直瘋了，我再不跟瘋女人講話！可是，天哪，你也看穿一點罷，維妮！你放鬆了媽，也許——

拉：（對他——酸辛）可憐的爸爸！他打算這回戰爭叫你成人！可是你沒有變成大人，你還是乳臭未乾的孩子，隨便什麼時候都受着她捉弄。

奧：（受了刺激）够了，夠了！

拉：啊，誰也想不到，她剛才還警告我！她對我誇口，她說你不會相信我，她說你就是明知道她害死了爸爸，你也會高興，因為你也恨他！（懇求）奧林，天哪，——就在這兒，在他面前，對我講罷，那不是真的！

奧：（犯罪的意識叫他信服了——粗暴的辯護）當然我不是那麼講——不過我不相信是她幹的，可是媽待我要比他好一千倍，就是在他面前，我也這樣講，我很願意他會聽到我的話！

拉：（輕篋）這是你的責任，要是你辦不到，我還有一件事要求你，我巴望你不是懦夫，你得幫助我不讓她的愛人逃走！

奧：（恍然）愛人你講的是誰？

拉：我就是說那個跟她同謀害死爸爸的人，準是他把毒藥帶來的！我對你講過的那個白蘭德船長！

奧：（沉重，想撇開他自己妬嫉的猜疑）你又扯謊！她說那簡直是你的無稽之談——說到他——說到你追逐她到過紐約，那是拉馬先生。

拉：那是他對你講的，我怎麼會弄錯了，把拉馬當着白蘭德呢，奧林，你別傻了。她吻你，假裝愛你——

——可是她心裏還是惦念那個卑微的愛人，她忘記你還活在世上。

奧：（蠻橫）住嘴，我受不了——

拉：她打算利用你，叫我幹不了，那末她就有機會逃出去嫁給他。

奧：你扯謊！

拉：她溺愛你，表演着母愛，你就被瞞住了，你瞧不出！我對你講過她到過他的住處，我跟他們上樓，我聽到她說：「亞當，我愛你，」她也吻過他。

奧：（抓住她的肩頭，搖撼她，逼她下跪——凜然）你這鬼！你講你講這是謊話，要不然——

拉：（毫無畏懼——凝視他——冷酷）你明知道我不是扯謊！她藉口到紐約去瞧外祖的病，那

不過是她遷就他去獻身！

奧：（大怒）你這鬼，你胡扯！（恐怖）你敢隨便胡扯，講媽的壞話！你拿出證據來！你瘋了，怎麼講？拿出證據來，要不然我發誓，我就——

拉：（摔開他的手，起來）我求你幫助我，就是等機會來證明！（興奮）不過，我去幹了，你肯幫我懲辦爸爸的兇手嗎？

奧：（殺氣騰騰）我就殺死那個畜生！（又酸辛，猶疑不決）不過是你反對她，你沒有證明什麼！我不相信你；你說白蘭德是她的愛人，當真有這事，我就恨透她了，我就認定是她害死了爸爸！幫助你辦她的罪，可是你得拿出證據來！

拉：（冷酷）我就給你瞧這證據，她自己太恐怖了，也許會不擇手段。祇要有機可乘，她就會先去瞧白蘭德的，我們應該給她這樣機會。你瞧到他們在一起，就會相信我嗎？

奧：（酸辛）我會的！（狂怒的爆發）鬼東西，我會——

拉：（機警）噓！靜一點，有人從大廳上來了！（他們等着，注視着門口，沉重的敲門聲。）

克：（從門內叫出的聲音，恐怖而緊張）奧林！

奧：（喘囁）天呀，我見不得她。

拉：（敏捷的低聲）別讓她知道你猜疑她，你假作說我當真瘋了，就順着她的主意。

克：奧林！你爲什麼不理我？（她試了一下門的把手，知道門鎖了，她的聲音變成恐怖）爲什麼你把我鎖在外面？讓我進來！（她猛烈的敲打門。）

拉：（低聲）回答她，讓她進來。

奧：（立刻機械的服從——叫不出聲來，窒息似的）好了，我來了。（他勉強的向門口走。）

拉：（忽然念頭一轉——抓住他的胳膊）等一下！（還沒等到他阻止，她已伸進他口袋內拿出那個盒子，把牠放在死人身上顯而易見的地方）她會瞧見這個——你跟我要證據，你就瞧着罷！

克：把門開了！（他被逼着開了門，走開去，克利丁差不多是跌進門來，幾乎暈倒了。她抱着奧林，像
在求他的保護）奧林，我瞧門鎖上，我怕極了。

奧：（竭力抑制着憤怒和妬嫉，猛然的推開她——粗魯）媽，爲什麼你這麼害怕呢？

克：（喘囁）爲什麼你那麼瞧着我，那樣子——就像——你爸爸！

奧：你總該記得，我也是他的兒子！

拉：（警告）奧林！

克：（對維妮，她站在屍牀的首部）你把狠毒的鬼話，都對他講了，你——

奧：（記起了她的教訓，突兀）噢，她——她簡直瘋了。

克：我早就對你講了，我明白，你會瞧出她當真瘋了！（熱切，不斷向拉維妮探視）奧林，她對你講了什麼，她瘋了，她還打算什麼？她恐嚇我要到警察局去報告，他們也許不相信她是瘋子——（

絕望的懇求，仍瞧住拉維妮）那簡直太可怕了，你許她那麼隨便幹嗎？

奧：（感到她是有罪的，含糊）媽，不會的！

克：（她眼光避開屍身，看到了死人的臉，迷惘的恐怖起來）——你該明白，你爸爸不願意去入——不該使他難堪，他說過他要安靜，他要和平。——（她對死人，惡意的譏諷）梅農，你死了，對我沒有什麼，你活着也跟死了差不多，我不願意死，我討厭死！（她瞥到毒藥的盒子，她窒息似的驚叫，向後倒退，恐怖的凝視。）

奧：媽，鎮靜一點！（這緊張的形勢捉住他，他狂野的大笑）天呀！我巴望在家裏可能逃掉死亡，我不該從和平的島上回到這醜惡的人世間！（古怪的凝視他母親）眼前什麼都去了！這失掉了的島國，媽，那就是你？（他轉過去，茫然的在屋內走着。拉維妮偷偷的走過去，搶到了這盒子，驚悟了克利丁，她正催眠似的注視着這盒子，她野性的凝視拉維妮冷酷的臉孔。）

拉：（冷酷而嚴厲）這是白蘭德送給你的催眠藥嗎？

克：（迷惘）不，不，不是！

拉：你講過這是催眠藥，我也知道，不過我得弄明白。（她把盒子放在內衣胸口——轉過去，高視

闊步的走出書房。

克：（兇狠的凝視她，又纏上死人的臉，忽然對他訴苦，迷惘的）梅農，別讓他叫亞當吃苦罷！我是禍首，別讓奧林——（好像死人的臉上給了她回答，她恐怖，又離不開凝視他的臉，突然退到門口，衝出去。）

（幕下）

第四幕

景：

波士頓東碼頭旁碇泊着一艘快艇，祇見到船尾，前面是碼頭上的空場，船首和帆檣向左，祇看出後桅靠船尾的一部分，右邊顯出船尾的灣曲部分。船上的貨卸完了，船邊突出水面，離碼頭有九尺至一丈高，上面是船尾的甲板，右邊是水輪，左邊是舵樓，有一條甬道通到艙口樓梯，引到下面的房艙。左邊最後是後桅，上面有一片廣場，後檣縱帆的帆杠向右伸出在甲板上，甲板下面，由房艙內從艙口透出微光。碼頭在左，也看到一部分的倉庫的房子。

第二幕後兩天的晚上——梅農出喪後的一天，月亮上升了，在左後面的水平線上，月亮加深了這艘船的黑色輪廓。

風吹過來，「夏南多」這短歌憂鬱的歌聲，滲着絞盤的回聲。有一個歌者領導着唱，水手們跟着合唱，歌聲從一艘就要在港口下錨的船上飄過來。貨倉的影子隱約可見，歌者醉臥着，似乎這歌聲引起了他腦子裏繁廼的諧音，在月光的陰影中，他動了一下，哼了一聲，勉強的坐起來。

追

瘦弱，近六十歲的老人，黑髮亂披，鬍子未修，衣服不整，風吹雨打的臉，嘴唇很薄，眼睛藍而圓，酒醉的臉，他整個表現海上浪漫詩人古怪的性格。

歌者（聽到別人的唱，不滿意）那鬼傢伙也學唱，簡直像貓頭鷹叫。他也敢唱「夏南多，」我可得給他嚐點味兒！他開始唱起來，一鳴驚人，的高音獨唱，喝多了酒，有點音啞，爲了感情的衝動，他把這歌唱得十分悲壯。）

「哦，夏南多，我巴望聽到你，

我的愛情，就像澎湃的河流，

哦，夏南多，我追不上你，

走，走呀，我一定要追過去

跨過這寬闊的密蘇里。」

「哦，夏南多，我愛你的女兒，

我的愛情，就像澎湃的河流，

（他突然的停下來，悲傷的搖着頭）唱得不好！太醉了可不行，算了，睡一會罷！（他以肘支撐着躺下——茫然）我在那兒？這跟地獄還有什麼分別？這兒有新鮮空氣，有月亮，別那麼不知足，你還要什麼呀！你還是要羽毛的牀，還是要一架大鋼琴呢？（他充塞着情感的熱心唱）

「一瓶白乾，一瓶啤酒，

哦，還有一瓶愛爾蘭的威士忌！

這麼一個早晨，

哦，祇有水手喜歡他的酒瓶！」

（他不唱了，噤咕）在海上，誰肯給我這渺小的賣唱的喝一杯呢？見鬼！我祇好自己買醉罷！（他瞎摸袴袋）袋裏該有的呀——我記得留下了十塊錢——噢，是這個口袋裏——（他把口袋翻轉來——醉漢的憤怒）怎麼沒有了！一個子兒也沒有啦！（他掙扎着坐起來）在那兒去了？嘿，我記起了！那個黃頭髮穿粉紅衣服的豬仔，她拿胳膊抱住我，多麼惹人愛呀！她稱讚我唱得好。（他站起來搖擺着）天呀！我趕快回去，拖住她的肥尾巴，踢她兩腳，教訓教訓她才痛快！（他走了一小步，搖搖擺擺的走了幾步，倚在貨倉牆上）苦夠了！海角上的風多麼狂，就是那傢伙講的，什

麼都完了，祇剩下了榮譽，可是榮譽值多少錢一斤呢！他站在那兒，倚着牆壁，等待這統治世界的幻滅。船尾甲板上的艙門開了，亞當白蘭德謹慎的踱出來，又不安又狐疑的向周圍巡視，他穿着商船船長的藍制服，很得意看到甲板上沒人，走到欄杆邊渴望的凝視碼頭，左邊，他的態度緊張興奮，他把一隻手放在外衣袋內。歌者站不穩，向前搖擺一下，又不耐煩的靠着牆壁，白蘭德嚇着向後退，抽出了手槍——恐怖的跳過欄杆，突兀。

白：那兒是誰滾出來，你是什麼人，要不我可開槍了！

歌者（凝視，嚇了一跳——酒也嚇醒了——急促）朋友，別忙！別開槍，這不是耍的，我跟你無冤無仇，（他搖擺的走到月光下——忽然挑逗的）別那麼兇，你是什麼人，我不怕你的槍！我是一個賣唱的，老老實實，你要他的命幹什麼？你打算搶我嗎？對不起，今天晚上我已經被搶過一回了！你敢，我報告警察局說這兒有強盜——

白：（急忙，妥洽了）沒有錯兒！我是這兒的船長，近來碼頭上的小偷實在不少，這兒沒人看守，我就得自己把眼睛放亮點。

歌者（清醒了——拍自己的額角）呃，呃！你瞧罷！前兩天聽說「安妮」的貨艙被強盜搶了，一

光二淨，還偷去船長兩百塊錢。他們當真是殺坏！把看守的腦袋差不多打破了！（忽然又裝醉的挑撥）你當我跟他們打夥？別胡鬧了。我指給你瞧什麼人才是小偷，你是不是船長我可不管，你就算是頭兒，我也不怕你，我沒在你船上幹生活，你不配侮辱我！你沒這個權柄！我在岸上，你可知道這兒是講自由的國家——（他簡直是在叫喊，白蘭德怕他引起別人的注意，急忙把槍收回放在袋內，偷向碼頭一瞥，他命令的阻止歌者。）

白：閉住你那個臭嘴！再講，我揍你！

歌者：（受了威脅——不由自主的反應——冷酷）呃，呃！官長，（語無倫次）官長，你就要開船了，你打算叫一個賣唱的嗎？

白：這一個月，還不定那一天開船呢？你沒事幹就——

歌者：（得意）那就明白了，你不認識我，我唱的歌，是再好沒有的，我不想找他們，他們還來找我呢！呃，誰找到了我才高興呢，你瞧，水手們流着血汗，鍊成一個水手可不容易，他們幹得一不起勁，就得找我，祇要我唱一曲——人不知鬼不覺的，就會一帆風順了！

白：（不耐煩）我沒講你唱得不好，不過爲你着想，你還是回去睡一會罷。

追

歌者（不理他——担心） 呃，待不久了，霧來了，海上就都是煙霧，好日子過去了，你我又上那兒去？（又悲傷的，如醉如癡）什麼都過去了！林肯死了，我常坐梅家的船，瞧報上梅農也死了！白

蘭德驀然——歌者如迷似醉的）據說是心痛病害死了他。不過我倒很明白呢！我跟着梅家的船，出生入死，也逃過不少災難。我明白，他不是沒有心肝；你揭開來瞧一下就會明白，那不過是一個乾癟的羅菠！這個老守財奴丟下了不少錢。我就奇怪，這丟給誰呢？他不是也丟下一個寡婦嗎？

白（粗魯） 我怎麼知道？（謹慎的改變話題）你在這兒幹什麼？你的嗓門兒不錯，就到酒店去唱罷，也好叫人們高興高興。

歌者 就去，我就去了，可是，官長，我被搶得精光了——呃，我知道是誰搶的——一個黃毛丫頭，她抱了我一下，我的錢就丟了！這批賤貨，她們剝了你的皮，還要把牠當地毯呢！官長，我警告你，她們不是你當水手頑的，自討苦吃！（暗示）我連喝一杯的酒錢都沒了，我不待在這兒，還上那兒去呢？

白（在口袋裏掏出一個銀元去給他） 這兒，拿去！

歌者（打轉，找到了銀元） 官長，謝謝你（諂媚）你那個真是一條了不起的船，好漂亮的帆，誰

比得上你的——瞧你這套行頭，挺神氣！

白：（高興了，向他船上高貴的裝配一瞥） 呃，等着瞧罷，我還得把她打扮得挺漂亮呢？

歌者：你就缺少一個歌手，給你唱一個「絞手約翰」！（白蘭德驀然。歌者已引吭高歌的唱「絞手約翰」，這是充滿着刺激的悲歌。）

「啊，他們叫我是絞手約翰，

啊，哦，哦，去你的罷，

他們說我爲了弄錢才去絞人，

哦，絞罷，孩子們，絞罷！」

白：（魯莽） 住嘴，我不聽你那個鬼歌！漂亮點，滾開！

歌者：（就打算走了） 呃，呃，官長。（憤憤）我瞧你的耳朵就不懂音樂，再會。

白：（餘怒未息） 再見！（歌者搖擺的從倉庫和船之間的一條路上走了，他又唱起悲哀的葬歌，他的歌聲縈迴着。）

「他們說我絞死了我的媽，

道

啊，哦，哦，去你的罷！

他們說我絞死了我的媽，

哦，絞罷，孩子們，絞罷！

（白蘭德站在欄杆附近瞧着他走開，罵了他一句，在甲板上踱着方步）那個鬼歌，那就像死了人一樣的悲慘！（一個女人穿着黑衣，蒙着面紗，在倉庫和船中間的路上溜過來，又走了。她看見甲板上有人，又嚇得縮回去。白蘭德聽到有聲音，立刻拔出手槍，他站在一邊瞧着那兒的黑影）誰在那兒？

克：（解脫了的呼喊） 亞當！

白：克利丁！（急促）我在跳板那兒等你。（她又回去，他匆忙的從甲板上走過去，由左邊繞過去接她，聽到他們的聲音。一會兒他們從左邊走上船尾的甲板，她軟弱的倚在他身上，他抱着她，扶着）就這樣把你引來了，我把通甲板的那道門鎖了。

克：我怕極了！我瞧不出是那隻船！有個醉漢哼着走過來——

白：呢，就是他，我剛把他趕走，今早上我把看守辭了，晚上我好一個人等你，我巴望你就會來的，那

個醉漢瞧到你嗎？

克：沒有，我躲在木箱後面，（恐怖）爲什麼你拿着槍？

白：（惡狠狠）要是壞了事，我就跟他們打一場。

克：亞當！

白：你叫我讓他們活捉嗎？

克：別講了；那些話待一會再講罷！抱緊我，對我講你愛我呀！

白：（魯莽）不是時候了！你先告訴我，出了什麼岔？（他立刻懊悔，吻她——又粗暴又溫存）你別管我！我一個人在這兒等你，神經都錯亂了，我在報紙上瞧到他死了，我還沒有明白實情，這幾天簡直像在地獄裏！

天簡直像在地獄裏！

克：你知道他們怎麼對付我！

白：出了岔啦！克利丁，怎麼樣？從你臉上就瞧得出來。

克：（畏縮）維妮知道了！——他剛好要死了，她就闖進房來，他告訴她——

白：（魯莽）天哪！她怎麼辦呢？（沒等她回答，不安的向周圍瞧）克利丁！你怎麼逃走呢？她不

追

會猜你上你爸爸家去的，她不是追逐過你的嗎？

克：沒有，沒有錯兒，今兒早上，奧林說他的表弟萊福請他和維妮到白勒克里支去住一晚，他就帶了維妮去了！我告訴他說維妮悲傷過度神經失常，他相信了，他藉此給她變換一下環境，說這也許會讓她恢復健康——你明白，我這樣講，他就不會再相信她——

白（熱切）他相信嗎？

克（軟弱）是的，目前他還相信，就怕日子長了——

白：啊呀！

克：我藉這機會讓他們走，我就好到你身邊來。他們早上就走了，不會知道我也走的，就是他發現我不在家，也不知道我上那兒去。亞當，我祇能留一會兒，我們應該打算一下——瞧會有什麼事發生——我還得警告你——

白：嚇！到艙裏去講罷！被人聽了去才是傻瓜呢？（他擁着她經過一道門走到艙口樓梯，輕輕的關上門，停。港口碇泊的船上，水手們的悲歌傳過來。奧林和拉維妮偷偷的溜進來，從左邊上沿着甲板。他們着黑衣，他在制服上加了一件長大衣，把闊邊帽子遮住眼睛。她的態度冷酷而嚴肅。奧林

又兇暴又怨憤。他們潛行到船艙的天窗。奧林伏着身靠近艙口偷聽，他的臉被天窗的光線照着，很難看，又妬嫉，又氣憤，拉維妮攔住他，拉着他的胳膊。

這一景逐漸暗下去，變成漆黑，幾分鐘後，燈光再亮時，船上的部分已移去，顯出房艙的內部，一個小房間，壁上新漆成淡褐色。甲板看到的天窗，正在天花板的中間，天窗上掛着航海用的羅盤，下面有一張松木製的桌子，三張椅子，一張在後，兩端放着兩張，左右各一，桌子上放了一瓶威士忌酒，祇剩了半瓶，有一隻玻璃杯和一壺水。

艙的右壁有一個狹長的榻，皮墊，就像船上的睡牀，後壁右邊，有門通船長的臥室。靠左壁，中央有一張碗櫥，上面掛着航海用的鐘。再後面有門經夾道通到甲板，艙口樓梯正迎着夾道。

碗櫥上點着一盞燈和航海用的燈籠，燃在台子的右端。

在艙內，白蘭德坐在桌子右邊，克利丁坐在桌子後面，她的臉，憔悴而蒼老，嘴緊閉着向兩角下垂，外貌上，她的頭髮和衣服都紊亂得像亡命者，她正在講完她謀殺的故事，和事後發生的遭遇，他緊張的在聽。

甲板上，奧林和拉維妮還是像先前一樣，奧林伏着，貼近天窗，在聽。）

克：他臨死指着我對她說，我是犯了罪的！後來她就發現了毒藥——

白：（跳起來）爲什麼你不——

克：（可憐像）我還沒藏起來就昏倒了！可是我事先安排得很妥當。我怎麼會預料得到，剛在緊要關頭她就闖進來了？我又料不到他對我的嚙噬，把我逼瘋了！他不停講到死，他磨折我，我祇好讓他死了！

白：（眼睛現着狂且，又滿足似的亮起來）他未死之前，他知道我是誰的兒子嗎？這就叫他發瘋了！

克：（可憐的重複）我安排得很妥當——不知怎麼弄糟了！

白：（沮喪，頹然的躺在椅上）我明白了，我早就料到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在媽的遺體面前發誓要報仇，——早該照我的打算跟他決鬥，就像情敵決鬥一下！（自悔的苦痛）又是爸爸的壞血在作祟罷！

克：亞當！你不是叫我更難受嗎？

白：（站起來，赧然）克利丁，也不是我埋怨你。（粗魯）後悔太遲了，我們怎麼辦呢？

克：是的，我就怕維妮！亞當爲了我，你得時刻當心！她有一天讓奧林知道了你是我的愛人，那——亞當爲什麼我們不逃走呢？我們逃出手，她就沒有辦法了。

白：「飛行商」號這個月內不會開船的，顧主們也想不到貨會裝得這麼快。

克：我們不能乘別的船嗎？就像普通的旅客——到東方去——我們就在那兒結婚——

白（黯然） 城裏人都知道你走了，就會懷疑你——

克：不會的，奧林和維妮會對他們扯謊，爲他們自己打算，他們會那麼幹，他們也許說我到紐約陪爸爸去了，亞當，我祇好這麼幹了！我要是逃不出維妮的掌握，我知道會發生更可怕的壞事！

白（灰心） 呃，就算這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大西洋號」星期五開到中國去。我跟船長商量一下，叫他給我們弄兩張船票——還得叫他別告訴人。船，星期五天亮開，你頂好星期四晚上來。（用力）今晚上我就寫信給克拉克和道生，向他們辭職，叫他們另派別人來接收「飛行商號」。（注意他說到船，聲調的悲愴，——憐憫）可憐的亞當！我明白，爲了我你犧牲了你的船，你多麼難受。

白（難爲情的站起來——撫摸她的手——粗魯而愛撫） 船多得很呢——不過，克利丁，你祇

有一個呀！

克：（抱歉）我帶給你的，除了不幸，什麼也沒有。

白：你給了我「愛」——那些不過是代價，這就值得百萬倍了！現在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了！（他抱緊她，含着憂愁，茫然的凝視她。）

克：（抖顫）這幾天我也變老了，變醜了，我怕沒有什麼值得你誇獎了，不過爲了你，我得叫我美起來，補償你的損害，亞當，我巴望你別過分爲你的船傷心。

白：（粗魯）別講牠了（強笑）我就快拋開海上生活，海也厭倦我了，海頂恨的就是懦夫。

克：（可憐他，安慰他）別再講了！亞當，你有了我，我是你的，我們就會找到快樂——我們到那個幸運的島上去！（突然抖顫）真奇怪極了，奧林對我講過那個島國——（在甲板上，奧林伏在天窗上，恐怖的直立起來。拉維妮抓住他的胳膊，阻止他。）

白：（苦痛的，無望的呻吟）呃，在這幸運的島上，也許還能夠找到快樂，也許忘記了這一切！（古怪的，自言自語）我瞧到那個島了——多麼近——沒有多遠了！月光下和暖的大地，貿易風震撼着椰子樹，浪花衝擊在海岸的礁石上，這聲音飄到你耳朵裏就像低迴婉轉的催眠曲！呃，那

兒有和平，那兒會忘記了一切，我們就去找那個島！

克：（絕望）我們就會找到的！（她吻他，停。忽然恐怖的向掛鐘一瞥）不早了！亞當，我該走了！

白：我的天，當心維妮罷！你出了岔兒，我——

克：我倒不怕什麼，不過你自己得當心，也許奧林——再會罷，我的愛人！我該走了，祇好走了！（她離開他的擁抱溜去，可是又投到他懷裏——恐怖）啊呀！很古怪，——好像生離死別一樣的悽慘，好像我再瞧不到你了！（她病態的嗚咽）啊，亞當，告訴我，你不懊悔，你就會快樂！不能再叫我失望了，那太可怕了！

白：我們就會快樂的好了，就祇有兩天，（他們向門口走）我們從這個甲板上走，近一點，我送你上碼頭，陪你走一段，不再走遠了，我們再見罷。

克：過一會兒我們就不會再說再見了！啊，感謝上帝！（他們走出夾道，白蘭德關上門，停。甲板上，奧林從大衣袋內抽出手槍，揮了一下，像要跟着他們衝上甲板，拉維妮就怕這一着，擋住他的去路，抓住他的胳膊。）

奧：（低聲——憤憤）讓我去！

追

拉：（跟他掙扎）不，靜一點！我聽到，他們到了甲板上了！快，躲到他的房艙裏去！（她引他走到艙口，放他進去，關上門，一會兒房艙的左門開了，他們走進去）他送到碼頭那一邊，我們還能夠準備一下（嚴肅）你跟我要證據，現在你該滿足了。

奧：夠了，他簡直該死，他死得太便宜了！他該——

拉：（命令）奧林，你答應我，別太興奮了，你得照我們的計畫去幹，沒人會猜疑我們，把我們纏在裏面，就談不到公平——

奧：（不耐煩）早就聽你講過了！你當我是傻子？爲那個賤貨，難道我情願絞死（酸辛，憤憤。）我聽到，她叫他吻！她叫他對付我！（嘲笑）還有我對她講過我的那個島——祇有我和她——她要跟他到那兒去（怒極了）你這鬼，你幹什麼擋住我，我就在她面前打死他！

拉：（譏笑）在甲板上面，槍聲一響就會被人聽到？我們就會被人捉住——到那時候，不把事實全般托出，就救不了我們。她就會受絞刑，就算我們逃出了這一關，我們的一生也完了！祇有白蘭德一個人運氣頂好；他死得很快樂，他報了仇，而且是他所想不到勝利，你打算那麼幹嗎？

奧：（慘淡）我不。

拉：那就別傻了，（慎重的向房艙的周圍一瞥——命令）快躲到外邊去，他從黑暗的夾道走過來，不會瞧到你。他一直對這兒走過來，那就是你的機會——

奧：（嚴肅）你別告訴我怎麼幹，這頑意我早就訓練熟了——感謝你和爸爸。

拉：快點就去罷，沒有多久了！

奧：（向門口走——敏捷）他來了，（他潛行的溜進去，她匆忙的藏在碗櫥的左前方。一會兒，白蘭德在門口出現，站在閃爍的燈光下，他愁眉不展的瞧這房艙的周圍。）

白：（沙聲）那末再會了！「飛行商號」你不錯，我配不上你！（奧林走進門，槍抵着白蘭德身後，連放了兩槍，白蘭德跌在地板上，靠近台子，滾了一下，癱攣了一會，倒下來不動了，奧林跳過去站在他面前，槍口對他，又預備放。）

拉：（迷惘的凝視白蘭德的臉）他——死了嗎？

奧：死了。

拉：（敏捷）別站在那兒！你帶來的鑿子呢？把臥房的門打開。我們就動手，裝做是強盜把他殺了，記住！把值錢的東西拿走，我們丟下海去！趕快！（奧林把槍放在台子上，在大衣腰帶下拿出一個

鑿子，走進臥室，一會兒，他在打開抽屜時，聽到木器爆開的聲音。）

拉：（慢慢向死屍走過去，站在那兒俯視白蘭德的臉，冷酷無情，停。聽到奧林在臥室內撬開白蘭德的台子，把抽屜內的東西散在四處。拉維妮酸辛的對死屍）你怎麼會愛那個狠毒的老太婆？（她止住這念頭——粗魯）你死了也就完了！（她決心轉過去——忽然轉對死屍凜然直立，冷靜的祈禱，好像這是她的責任）上帝會饒恕你的罪惡，願你的靈魂平安的休息罷！（奧林從臥室出來，聽到她最後一句的祈禱。）

奧：（魯莽）你搗什麼鬼？（對她）我把什麼都撬開了。

拉：跟我走罷，快點，這是你的手槍，別忘記。（她走到門口。）

奧：（把槍放在袋內）我們還得搜他的口袋，要幹，就得像強盜打劫的幹。（他很快把白蘭德的口袋翻過來，手槍，現款，錢和錶鏈，小刀等。放到他自己袋內）把這些都丟下海罷！還有在臥房裏弄到的，統都丟下海罷！（他幹完了這個，俯視白蘭德的臉，又現出古怪的惶恐。）

拉：（不安）奧林！

奧：天哪！他真像爸爸！

拉：不，跟我走！

奧：（好像是自言自語）這就是我的夢，我殺過他不止一回，了，

拉：奧林！

奧：我對你講過，我殺過不少人，爲什麼他們的臉都像爸爸的臉，一會兒又變成我自己的臉，（含笑）他也像我，也許正是我自殺罷！

拉：（恐怖——抓住他的胳膊）快走，也許會有人來！

奧：（不理她，仍凝視白蘭德，古怪）我做了他，他幹的，我也會幹的，我也會像他一樣的愛她——爲了她，我也會殺死爸爸！

拉：（緊張——搖他的胳膊）奧林，別傻了，跟我來！你打算被捉去嗎？（她強迫的拉他走開。）

奧：（最後對死人一瞥）真古怪，這簡直是開頑笑，頂要不得，頂無恥的頑笑！（他隨她擁着他出了夾道。）

（幕下）

第五幕

景：同一「歸」第三幕，梅家的院子。隔天的晚上，月亮剛升，住宅右邊一半被松樹的黑蔭遮着，月

光籠照門口左邊那一面。中間的門開着，大廳有燈光射出。百葉窗都閉上了。

克利丁在抱厦前來回的走着，反覆的穿過月光又隱在蔭影裏，她緊張的情況，令人可怕，一刻都不能安靜。

她瞧有人從甬道走近住宅，在左邊，她趕快跑到長櫈那邊去迎接她。

海：（從左邊來——親切的微笑）我來了，薩斯把你的便條送來，我立刻就過來了。

克：（吻她——不自然）你肯來，我很高興！我不該打擾你。

海：梅太太，這那算得打擾呢？我跟你在一起才快樂。

克：我難受極了，簡直要瘋了，我叫老薩和安拉都回去了，祇剩下我一個人（她坐在長櫈上）在這兒坐一會，在屋子裏真受不了。（海賽兒坐在她旁邊。）

海：（同情）我明白，你太寂寞了，你丟了他太傷心了！

克：（驀然）你別講——他埋了，也就完了！

海：（溫和）梅太太，他也安息了。

克：（酸辛）我跟你一樣！我也相信過天堂！現在我才明白，就祇有地獄！

海：噓！你不該講那種話。

克：（站起來——強笑）我不配跟女孩子作伴，我怕，你有青春，你有美貌和自由！我是老醜了，死

常纏住我。（好像自語——失神）我不能讓自己變醜，我不能夠！

海：你不過是太疲倦了，你還是睡一會罷。

克：我不相信在這世上還睡什麼！到頭來，祇有在地下睡着了才會得到安靜——恐怖也沒有了！

（強笑）天呀！你是傻子，我叫你來聽我發牢騷！我也沒叫你來——不過我想你和彼得也許知

道奧林和維妮的消息。

海：（驚訝）怎麼，沒有消息？出喪後我們就沒見過他們。

克：（強笑）他們把我忘了（急促）他們早就該回來了，我想不出有什麼事纏住他們，他們說

到白勒克里支去，打算在勃萊福家過一夜。

海：那就別愁了，我就不明白了，這時刻——他們怎麼好離開你。

克：哦，那倒不能怪他們，我勸他們去的，出喪後他們就去了，後來我也打算乘這機會到紐約去瞧瞧爸爸的病，我瞧他好多了，昨天就趕回來，我想維妮和奧林正午就會回來的，天晚了，還不見他們的影子，我又愁又怕，你不明白，一個人待在屋裏整夜都是提心吊胆的，恐怖極了！（她向屋子一瞥，縮了一下肩。）

海：我今晚上陪你一夜好不好？——他們要是不回來？

克：（懇切）啊，你肯嗎？（病態的流淚，她感謝的吻海賽兒）我不知道怎麼感激你，你真太好了！（強笑）不過請你過來擔任這一件苦差事，簡直是騙了你了，我睡不着，我害怕，什麼聲音都叫我怕，你祇好坐着陪我了。

克：我不肯讓自己睡着了！你瞧我睡着就把我弄醒。

海：你正好多睡一會。

克：將來再睡罷，現在我不想睡，（興奮）我還是醒着等他們回來罷！

海：（發愁）也許奧林病了，他回不來，我巴望沒有這回事！（站起來）我在這兒住，就得回家跟媽講一聲，免得她又發愁。

克：好了，你就去罷（恐懼）不會多久罷，一個人我怕。

海：（吻她——憐惜）我就回來的。（她走下甬道，搖着手。）

克：（她轉身，受了苦痛的磨折，打算跑進屋去——站在台階頂上，向周圍瞧瞧，站穩了靠着柱子。）

啊，上帝，我真怕！（奧林和拉維妮從左邊走上甬道，拉維妮昂然挺胸，眼睛發着殘忍的光，嘴唇嚴肅而堅定。奧林沉在一種病態的緊張狀態下，手裏捏着一分報紙。）

奧：（對維妮——粗魯）你叫我講，我不幹——（他瞧到他的母親驚訝）媽！（報復的嘲笑）

啊呀！這一回我回來，你到底在等候我了！

克：（喘喘）奧林你們怎麼——

奧：剛才我們碰見海賽兒，她說你一個人在這兒很怕，那就怪哪——不是有爸爸陪着你嗎？

克：你——你在勃萊福家這麼久嗎？

奧：我們沒有去！

道

克：（呆着） 你們沒有到白勒克里支去嗎？

奧： 我們坐上了火車，一直就到了波士頓？

克：（恐怖） 到——波士頓——

奧： 我們在波士頓等着夜車開過來，終於等到了。

克： 啊呀！

奧： 我們知道你利用我們到白勒克里支的機會，你也想乘車，不出所料，你果然去了，我追着你，你去瞧你的愛人，你踏進了他的房艙！

克：（氣極了，可憐的掙扎） 奧林！你敢這麼講！——（斷續） 奧林，別那麼瞧我，告訴我——

奧： 你的愛人別再扯謊！媽，你也扯得夠了！我在甲板上偷聽，媽，你發現了我，你怎麼辦，你不會叫你
的愛人殺我嗎？我聽到你叫他當心我！不過你的警告沒有用了！

克：（塞住） 什麼——告訴我！

奧： 我把他殺了！

克：（恐怖的叫喊） 啊，啊呀！——我明白了（抓住奧林）那不是真的，奧林——你，——你不過

打算叫我受些磨折，是不是？你說你愛我——你會保護我——保護你的媽——你不會殺——

奧：（粗魯，推開她） 你會把爸爸殺了，是你幹的嗎？（他把報紙擲給她，指着這新聞）這兒，你不信，讀罷；你敢到波士頓去試一下，瞧警察會猜疑誰？新聞上祇有幾行，白蘭德沒有什麼了不起——也許祇有你瞧得很重要！（她恐怖的瞧着報紙，丟了，頹然的坐在台階的最下一層，悲傷，憤怒，搓着兩手，奧林靠近台階往返的走着，拉維妮在台階左邊，莊嚴而剛愎，她的臉像戴上了面具。）

奧：（粗魯） 他們的推測，正是我們的計畫——他是被碼頭上的強盜殺了，他死了，根本與我們無關。（他站近她，她凝視面前，搓着手嗚咽，突兀）媽！別那麼哭！（她不理，他又走來走去——狂且的憤怒）爲什麼你爲那個女佣人的孽子悲傷呢？我知道他就是暗殺爸爸的兇手！你不會幹出那種事！你在他的威脅之下，替他報了仇，他把你迷住了，我記得剛回來，就瞧出你變了。你早就不自自主了，怎麼你會愛這個賤坯，你怎麼會幹這種事——（他站在她面前）——我聽你說打算跟他逃到島上去，那是我告訴你的——我的島國——祇有我和我的！（他又惘然的走來走去。她仍不動，哭得聲嘶力竭了。奧林又站到她面前，握住她的肩，跪在台階上——懇求）媽，別哭了！你還受他的支配嗎？你就會忘記他的！我會叫你忘記他，我會叫你快樂！我們撇開了維妮——

——到遠遠的地方去旅行——到南洋的海上——

拉：（敏銳） 奧林！

奧：（不理她，凝視他母親的臉，她停止了哭泣，恐怖的眼色也消逝了，嘴的表情，凝成無聲的悲哀，她不理他，奧林搖撼她——失望）媽，你聽到嗎？別哭！爲什麼你不告訴我？你常愛他嗎？你恨我嗎？（他跪在她面前）媽，告訴我呀！你饒了我罷！

拉：（酸辛的譏笑） 奧林！幹了這麼多事，你倒又變成她的俘虜了。（奧林一驚站起來，茫然的注視她，好像忘記了還有她在面前，拉維妮命令他，就像她爸爸的口吻）撇開她，你回去罷！（他還猶豫——更嚴厲）你聽到嗎？開步走！

奧：（不知不覺的行了敬禮，動作昏亂——喘喘） 是的，官長！（他機械的走上台階——抬頭向着房子——古怪）百葉窗爲什麼還關住？爸爸去了，我們也該讓月光透進來。（他走進屋去，拉維妮站近她母親旁邊，克利丁還是茫然的凝視她的面前，她的臉，變成悲劇裏的死灰色面具，她不理她女兒，拉維妮無情的監視她。）

拉：（嚴肅） 他犯了罪，這是他應得的刑罰，你知道這樣很公平，這麼幹才算得真正的公平，（她

母親一驚。這些話震動了她沉默的悲哀，又引起她的憤怒，拉維妮不禁退了一步，她盯着她，克利丁畏縮的退到台階上，最後她站在抱廈的兩柱之間。拉維妮動了一下，好像要叫她轉來，她抖顫的叫，勉強的迸出——好了，你怎麼辦？你還得活下去！

克：（凝視她，認為是她最後的侮辱——尖聲的嘲笑）——活下去！（她尖銳的狂笑，突然止住，舉起她的手，在她面前畫了一下，表示永遠不要她在面前，她轉身衝進屋去，拉維妮又動了一下，想跟着她，可是她立刻壓下這個衝動，決心轉身，背對房子，昂然直立，極像一個黑色的哨兵。）

拉：（自言自語）——這是公平的！（從街上，遠在右前方薩斯微弱的低音，唱起他最喜愛的悲歌——夏南多，「他剛從酒店出來，走上甬道。」）

「哦，夏南多，我巴望聽到你，

我的愛情，就像澎湃的河流，

哦，夏南多，我追不上你，

走走呀，我一定要追過你

跨過這寬闊——」

追

(從梅農書房內，在住宅樓下左邊，發出尖銳的槍聲，拉維妮嚇了一跳，喘着氣，轉身向台階上走，又停住抖顫)這是公理!爸爸，這是你的公道!(奧林聽到槍聲，在起坐室叫「怎麼」，門砰的關上了，奧林在書房內恐怖的叫喊，他發現他母親的屍身——一會兒他衝出來，急促的對拉維妮。)

奧：維妮!(他拉住她的胳膊，慌亂)自殺了——爸爸的槍——找大夫——(憤憤)不——太遲了——她死了。(野性)爲什麼——維妮，她爲什麼(苦痛的自白)我把她逼死了!我折磨她!她不會饒了我!我對她誇口說是我殺了他爲什麼——

拉：(恐怖——把手閉住他的嘴) 靜一點!

奧：(拉開她的手——兇狠) 我爲什麼不叫她相信是強盜把他殺死的!她就不會恨我!她會忘記她!她會回到我這邊來!(冷酷)我害了她!

拉：(抓住他的胳膊) 靜一點好嗎?

奧：(狂暴，摔開她) 走開!我去找她!求她饒恕我!我——(他簡直失常了，病態的哭泣，拉維妮安慰的抱着他，他失望的啜泣。)她死了，她完了，——我怎麼再求她饒恕我呢?

拉：(安慰他) 噓，噓!還有我呢?是不是還有我呀?我愛你，我幫助你忘記這一切(他轉進屋去，仍

然啜泣，薩斯從右邊甬道上來，聽他唱。）

「她遠遠的跨過波濤，

走走呀，我一定要追過去——」

（他從右前方上，拉維妮轉身對他。）

薩：（責問）維小姐，你聽到槍聲嗎？

拉：（敏捷）你趕快去請卜大夫，告訴他媽爲了爸爸死了，悲傷過度，神經失常，自殺了，（她呆着不動，臉上毫無表情——嚴厲）你記得這樣說嗎？

薩：（緩緩）呃！我遵照你吩咐的講——（他的臉變成莊嚴的從右前方下。拉維妮轉過去，嚴肅的直立着，她的臉嚴肅得像面具，跟着奧林進屋去了。）

（第二部完）

鬼

人

拉維妮，

奧林，她的弟弟

彼得，尼爾斯

海賽兒，彼得的妹妹

薩斯，

阿摩，阿美（摩）

歐則，馬開爾

朱，薛爾瓦

阿卜婁，司木耳

鬼

景

第一幕

第一景 梅家的院子——一八六六年夏夜。

第二景 梅宅的起坐室（接着第一景。）

第二幕

書房——一個月後的一夜。

第三幕

起坐室（接着第二幕。）

第四幕

同第一幕第一景——梅家的院子——又三天後的薄暮。

第一幕——第一景

梅家的院子（與前兩部同）一年後晴朗的夏天，薄暮時候，夕陽的餘輝把廟堂式的白色抱厦浴在赭紅色的光彩中，後壁映上了圓柱的暗影。百葉窗關得很牢，前門也關上了，顯出這屋子簡直沒有人住。

有五個人站在甬道上，靠近長樑的左邊。薩斯，貝克韋和阿摩阿美都在那兒，他們都是一歸——第一幕出過場的角色。還有三個人是阿卜婁，司木耳，朱薛爾瓦和歐朗馬開爾。

阿摩，司木耳，薛爾瓦和馬開爾這四個人都是城里人，在一歸——和一追——的第一幕露過面，這一批人都代表着城里人的典型，也就是梅農這齣戲中人的背景。

司木耳，憔悴的老頭子，六十五歲，鐵器店的夥計，白頭髮，山羊鬚，閃爍的眼光，粗糙的皮膚，聲調尖銳而粗濁。薛爾瓦，葡萄牙捕魚船的老闆——肥胖而暴躁，聲調低沉而粗俗。灰髮，灰色小髭，六十歲。馬開爾是一個農夫，走路帶着手杖，臉上皺紋雖多，却很光采，橢圓臉，繞鬚，方而且白，禿頂，黃棕色的眼睛，一付狡猾像，他說起話來，又慢又急。

五個人都喝醉了，薩斯手上拿着酒瓶，他們這五老，像孩子們幹錯了事一般，臉上都現出古怪的樣子。

司：我的天，薩斯，你就去不開那個酒瓶嗎？

馬：活見鬼，他越老越貪杯了！

薛：（接着唱起歌來）

「一瓶啤酒，一瓶薑酒，

還有一瓶愛爾蘭的威士忌，啊！

大清早上，

啊，水手就愛他的酒瓶！」

摩：（嘲笑）老婆子不在眼前，你瞧，你難道不愛喝一杯！

薛：她回娘家去了，我管她什麼鬼！（又接着唱）

「哈哈！我唱一個大吉利，

哈哈！她家的人兒，叫我好不自由自在。」

摩：（在他背上打了一下）老朱，你真活見鬼了，出口成章，你倒變成詩人了。（他們都大笑。）
司：薩斯，你難道沒有心肝嗎？我的天，你抱着酒瓶不放幹什麼？你瞧，再不給我喝點威士忌，就得坍台了！（他走過去搶酒瓶。）

薩：不成，硬幹，你也搶不到手，我不上你的當（向別人丟眼色）有膽量就不怕鬼坐在懷里！阿卜婁，你倒是個鬼靈精！我們打個賭，你有膽量幹一下，我把酒送你！

馬：薩斯，妙極了，別叫他丟人罷。

薛：天哪！要是鬼跟活人一樣，我倒甘願叫梅家那個女鬼睡在我懷里好呀！（他猥褻的做了一個響吻。）

摩：我也幹！這傢伙真漂亮！

司：（不安的向房子瞧了一下）有人說她的鬼魂常在這兒出現，當真的嗎？

薩：（向別人丟了一個眼色）呃，多嘍，不祇是她一個呢，梅家死的人可多，他們晚上都在這兒消遣。阿卜婁，這個你倒別發愁，你還怕鬼不夠多嗎？（別人都笑了，不過很有點勉強，司木耳心里有鬼。）

司：你可別拿這些嚇我，我還沒進去，你打算嚇住我？我就不相信有鬼！

薩：信不信由你，你證明沒有就完了！祇要你拿出證據來，我們爽快快打一個賭，你敢在梅家房

子裏歇一晚？我們就賭十塊錢，一斤酒，祇要你在那兒住一夜，不到明天上午十點鐘不許出來，你

早一刻兒出來，你輸，還有一件，不許你在那兒點亮，一根火柴都不許亮，贊成不贊成，一句話！

司：（臉上裝着勇氣）就這麼辦，不過倒像偷了你十塊錢，怪難爲情的。

薩：我們瞧罷！（做鬼臉）你走進去也得清醒一點，不過我沒有那麼狠心，我不會叫你太清醒，你打算幹，我可不擋你的駕，不過我總得請你喝一點！（把酒瓶遞給他）這兒，喝一口罷！你還沒去，你的臉色就不好看了。

司：沒有這回事！（他捧起了酒瓶靠到唇邊，大大的喝了一口。）

馬：哦呀！別把我們的酒都喝完了！（司木耳把酒瓶還給他，他喝了一口，輪流喝了一周，最後又輪到了薩斯手裏，司木耳對薩斯。）

司：我得在天沒有黑就進去瞧瞧我待在什麼地方。

薩：好的，我答應這個條件。要是當真有鬼追你，你就不會碰壞東西！維妮和奧林就要從中國回來

了。要是你把東西打破了，我可受不了。（酒瓶又輪到他面前，他喝了一口——把牠放在甬道上）
跟我來！我把門開了，讓你進去。（他向抱廈走，司木耳跟着他，勉力裝着不算一回事的吹口嘯。）

司：（對別人）朋友們，再會罷！我贏了他十塊錢，我們大夥兒痛痛快快喝一下。

馬：（惡意）也許！阿卜婁，你是不是叫我們給你送葬？

摩：你的老婆子我來安慰她，——也許她也要個人安慰，安慰，不過有點不大像樣！

薛：我禮拜天到教堂去，準給你在墓上灑一點水！我就是那種人，朋友死了，我永不會忘掉他們。

薩：（在抱廈上）我們都得去參加，要是他死不了，我們醉死他！（他們都大笑了一陣。司木耳瞧上去有點難堪，這個頑笑太殘忍——陽光暗下去，黑夜來了。）

司：你們別活見鬼了！（薩斯把門上的鎖開了。）

薩：進來罷！我給你一個祈禱的地方。（他們走進去了，外邊這一羣人變得很嚴肅。）

摩：（心照）好了，反正是一樣。我不打算跟阿卜婁學，這可不是開頑笑。

馬：阿摩，你相信有鬼？

摩：也許有，誰知道沒有？

馬：好了，我相信有鬼。就拿倪家的事講，倪家阿沙恨他老婆好講廢話，一板斧把她殺了。——到後來他也在閣樓上吊死了。班威耐買了那座房子，住不下去——祇好搬走了。目前這房子是毀了，老班常聽到鬼打牆，儘有東西，丟到窗子上，他又瞧見椅子會走，他膽子大，向來沒扯過謊。

薛：天哪！真有鬼！我的表弟馬牛兒，他就見過鬼！那是在印度洋一隻打魚船上，有一個人被殺了丟在海里。後來在月夜，就瞧他坐在甲板上，也聽到他哭。一點不錯，朋友們，我的表弟馬牛兒講過，他不會扯謊——喝醉了可不一定——不過他親眼瞧到的！

摩：（不安的向四圍一瞥，拿起了酒瓶）好了，我們喝一口罷。（他喝了一大口，薩斯正好從屋裏走出來，閉上了門。）

馬：薩斯來了，我明白，他不肯在那兒待多久的（薩斯趕快跑到他們面前，故意裝着鎮靜。）

薩：（加強這頑笑）你們瞧阿卜婁他瞧傢俱上蓋着的罩布就害怕，牙齒捉對兒打戰，瞧他待不了多久就會逃出來的。我倒耽心他那十塊錢。

馬：（狡狴）你好像也有點發抖。

薩：（怒形於色）你這扯謊的傢伙，爲什麼你就像貓頭鷹一樣的陰險？

馬：還是談鬼罷，薩斯，你當真相信這屋裏有鬼嗎？你不過是跟阿卜婁開頑笑罷？

薩：（敏捷）別傻了，這還用講嗎？我不過是跟他開頑笑！

馬：（固執）反正有這麼一回事，就說有鬼，也很自然。她在那兒自殺，她當真爲的殉節嗎？

薩：當然是的！

馬：梅農剛回家的第一天忽然就死了——那才怪！

薩：（憤憤）你們這些老傻瓜才怪呢，日子不多了，一隻腳已經踏進了墳墓，自己的事都管不了，

那才怪！

馬：（怒言相對）好了，要是城裏人不講梅家的壞話，乾脆我也不講，總不能說是無中生有罷！

說我是老傻瓜，你才是又老又辣的傻瓜！你早就該死了！

薩：（把拳頭在馬開爾面前搖）該不該管你什麼？你再胡說霸道，我揍你！

薛：（站在他們中間）算了，你們這對老公雞，不許鬥。

馬：（氣憤憤的讓步）這是自由國家，難道我不能發表我的意見嗎？

摩：（忽然向左下方一瞥）噓！薩斯，你瞧！有人從甬道上來了。

薩：（探視一下） 呃，見鬼——彼得和海賽兒來了。鬼東西，快把酒瓶藏起來！（酒瓶藏在丁香樹下，一會兒海賽兒和彼得進來。他驚訝的站住，瞧着薩斯和他的朋友，薩斯不知所措的向他們問好。） 你好，我招呼朋友們在這兒——

彼： 喂，薩斯，我們正好碰到你，剛才我們接到電報，維妮和奧林到了紐約了，而且——（他被屋內恐怖的驚呼聲止住了。他們都轉身瞧，前門衝開，司木耳奔出來，直向抱廈的台階上跑下來，他臉色灰白，兩眼發直。）

司：（他走到他們面前——恐怖） 啊呀，我聽到他們追我，我跑進對面的房裏，我瞧見梅農的鬼魂，穿着法官的衣裳，從牆壁上走下來，呀！天哪，嚇得我就向外跑！（他掏出一張鈔票，塞給薩斯） 見你的鬼，這是你的錢！你就給我一百萬我也不願待在那兒！（衝破了這緊張的空氣，老人們，病態的，醉態的叫喊，笑聲震耳，互相以肘碰臂。）

彼：（敏捷） 怎麼？他在那兒幹什麼？

薩：（忍着笑——含糊） 彼得，不過是開了一個頑笑。（對司木耳——譏笑） 你這膿包，什麼鬼，那是壁上掛的畫像。

司：（憤然）我明白，我怎麼沒瞧到畫像呢？我認識他，的確是他，我走了，這鬼地方我受不了。

薩：慢慢走罷，我跟着就過來，（他們對彼得和海賽兒告別，由左前下。司木耳興奮的聲音還聽得到，他渲染他的恐怖冒險。薩斯抱歉的對彼得）司木耳常吹他的膽大——我就跟他打賭，說他不敢待在那兒——

海：（憤憤）薩斯，維妮知道你幹這種事，怎麼辦？

薩：那也不算壞事，我叫他當心別打破東西，維小姐明白我爲什麼這麼幹，她不會怪我，我就打算拆穿城裏人說這屋子有鬼的謠言。你們聽到過這個謠言嗎？

彼：這種傻話，我聽到過，也滿不在乎——

薩：小姐和少爺走了也有一個多月了，我在這兒掃地，聽他們講了多少鬼話。我當司木耳還算是硬漢，借他的膽，把這些鬼話拆穿，把牠變成了笑話，也好讓城裏人鬆點勁兒，打明兒，我把這故事對城裏人一講，他們就不會胡扯了，他們把這些鬼話太認真了。

彼：（贊成）薩斯，你的話對，拿鬼開頑笑，再好沒有。

薩：呃，不過——（他遲疑一下——決定的）講句實話，我說這屋裏有鬼——也不大像是笑話。

彼：（懷疑）你也說這屋裏有鬼！

薩：（嚴肅）也許有，也許沒有，不過你就是送我一座城池，我也不願在那兒待一夜。

海：（有點動搖，勉強的責備）薩斯，我替你難爲情！

彼：這還是第一回聽到你說怕呢！

薩：一個人有時也會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傻瓜，你別當我講瘋話，惡鬼不能說沒有，就是白天闖進

屋去也有這種感觸，——好像牆壁裏總有點毛病！

彼：吓！

薩：（冷靜）你吓我，也完不了事。那屋子早壞了事，打開頭造房子，就爲了恨——這種恨就不斷在那兒生長，這是有憑有據的。你知道，我不會對別人說，就祇有你我明白。你們跟梅家親近一點，他們就回來了。你該勸勸他們別住在那屋子裏了。（他加強的又添了一句）也是爲他們打算

（變了聲調）話講完了。你說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彼：明兒回來。維小姐叫我們把屋子裏收拾收拾，我們就進去幹起來罷。

薩：（不大願意）你們今晚上就幹嗎？

海：今晚上就幹，時間太匆促了，我們先把屋子裏整理一下，把家具上的套子揭掉。

薩：好罷，我就到米倉去拿燈籠，房裏有洋燭。（他突然走開，從丁香樹那兒下。）

海：（不安——瞧着他走開）我真不明白，薩斯怎麼鬼頭鬼腦的。

彼：別理他，年紀大了，又喝了點酒。

海：（搖頭——慢言慢語）不見得罷！這屋子總有點古怪。將軍死了之後，在她自殺之前，我也常有這種感覺。（她抖顫着）那一晚上瞧她坐在那張櫈上，她怕一個人孤零的待在那兒。我祇想到維妮和奧林回來，她就會恢復的。（憂感）可憐的奧林！他那天參加出喪的模樣，我簡直不認識他了，我永遠忘不了！你也有這種感覺嗎？

彼：沒有，不過他太傷心了。

海：還有，你瞧他的舉動，——就像失了神的人。這一回維妮陪他到東方旅行，他幹了些什麼，我想他也許都不明白，就是他到那兒去，他也不知道，也許對於什麼事都茫然罷。

彼：這樣長途的旅行，對他們倆的身心都有好處，也許可能叫他們忘記一切。

海：（不再辯駁）那末就好了——不過——（她停下來歎了一口氣——發愁）我不放心與

林，不知道他好些了沒有？維妮來信也不提一句，祇說到旅行的故事。（她瞧薩斯走過來，高聲的吹口嘯，從左後上，提着兩個點亮的燈籠）薩斯來了。（她走上台階向抱廈走，彼得跟着她，她猶豫了一下，站着凝視這所房子——低聲，恐怖）薩斯的話對了，站在這兒，總覺得有點兒冷氣逼人！

彼：廢話！他把你也講怕了。（嘲笑）你聽，他在提起膽子來吹口嘯呢！（薩斯從左邊走來，他分給

彼得一個燈籠。）

薩：好了，你到這兒來啦！

海：我們進去罷，彼得，你跟我到廚房去幫幫忙，我們該先把火弄燃了。（他們進去了，停，聽到彼得在樓下開百葉窗後的窗子，沉默，拉維妮進來，從左前方上甬道，站着觀察屋子，立刻瞧出她已變了，她的身軀，過去是又瘦又弱，現在是豐滿極了，她的舉止不再那麼凜然不可犯的神情，她在各方面都像她的母親。她也穿上她母親的綠色衣裳，她走到了香樹下，站在那兒凝視這久別的屋子。）

拉：（轉過身去，母性的撫慰）奧林，別站在那兒？你還怕什麼呢？走過來罷。（他慢慢走過來，遲疑

的由左前上，他身體直挺，就像一個兵士，他的動作和態度簡直像偶像，酷肖他父親。他的小髭下面還有一撮修整的鬍子，更像他的父親。他的面部所表現梅家假面具式的特點，較前更顯著。他比前瘦，披着一件大衣，他那憔悴陰黯的臉上，現出空虛無生氣的表情。

拉：（不安的向他一瞥，隱藏着恐懼，母性的撫愛）提起勇氣來！這就是測驗你！你得應付下去！

（他不理，熱切。）現在我們又到了這兒，你怎麼辦？

奧：（遲鈍）有了你——我就好了。

拉：（拿起他的手，拍了一下，鼓勵他）那就對了！我就巴望你講那種話。（轉向屋子）你瞧，起坐室的百葉窗上有燭光透過來，那該是彼得和海賽兒了。（她瞧他的眼光在躲開這屋子）爲什麼你不瞧一下這房子你怕嗎？（銳利的命令）奧林！我叫你自己瞧一下，你聽到嗎？

奧：（遲鈍的服從）是的，維妮。（他急轉過頭來，注視着屋子，抖顫的深深吸了一口氣。）

拉：（她凝視他，好像她在給他一種力量）好了？你瞧沒有什麼鬼罷？你說！

奧：（服從）沒有。

拉：因爲根本就沒有，奧林，你知道那兒沒有鬼！

奧：（服從）是的。

拉：（不安的搜索他的臉——認爲很滿意）來罷，我們進去罷。我們找到了海賽兒和彼得，嚇他們一下——（她扶他上了台階，他像機器人似的走着。他們到了他母親坐在那兒哭訴的地方，那是她生前最後的一次，「追」第五幕）他顫抖的停住了。）

奧：（口吃——指着）就在這兒——她——她生前最後的一次——

拉：（敏捷——命令的制止他）什麼都過去了，過去了也就完了！死人都忘了我們！我們也忘了他們來罷！（他木然的服從她，她引他上了台階，他們就進屋去了。）（幕下）

第一景

同「追」第二幕——梅家的起坐室，彼得把壁爐上的兩支燭點上了，把燈籠放在桌上，在這陰暗閃爍的光亮下，屋子裏充滿了陰影。顯出這屋子關閉了很久，遮蓋着的傢具都顯出有點鬼像。燭火搖曳，梅農畫像的日光，似向前直視，帶着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拉維妮在靠後的門口出現，在光亮的室內，她的改變更爲顯明。驀然一瞥她簡直像「歸」第一幕中

她的母親。她似乎已是一個成年的婦人，富於女性的誘惑。她的棕黃色頭髮，就像她母親的打扮。她穿的綠衣裳也跟「歸」第一幕她母親穿的一樣，她緩步向前，身段動作很像她母親，矜持着女性的尊嚴。她逼視着梅農的畫像，不知不覺的走近去，一直走到火爐前畫像之下。她忽然滿含着憤怒，粗魯的向牠們訴說。）

拉：你們爲什麼老是盯住瞧我？我爲了你們盡了我的責任！任務完了，早就該忘了！（她撇開，轉過去，擔心奧林沒跟進來，一驚，不安的匆促向門口跑去，叫喊）奧林！

奧：（他的聲音從黑暗的大廳上過來）我在這兒。

拉：你在那兒幹什麼？來罷！（奧林在門口出現，他的臉上帶着恍惚的神情，眼睛裏埋藏着兇焰，像受了極度的苦痛，他趕忙奔向她，好像在求她保護，她驚叫）奧林，怎麼？

奧：（奇異）剛才我在書房裏，她在那兒等我，那兒——（苦惱）可是我沒瞧見她，她不在那兒，祇有他們——（指畫像）他們都在這兒！可是她永遠的去了，她不再饒恕我了。

拉：（粗魯）奧林！你靜一下好不好？

奧：（不理，又酸辛又憤怒）好了，隨她去罷！她算得了什麼？我也不是她的兒子！我是爸爸的！我是梅家的，他們都歡迎我回來！

拉：（忿怒的命令他）住嘴！你聽到嗎？

奧：（他被這聲音嚇得向後倒退——可憐的迷惘）維妮，我沒有——你別生氣！

拉：（安慰他）親愛的，我並沒有生氣，我祇巴望你鎮靜，勇敢。（引他到沙發上）這兒來罷，我們坐一會兒，我們既到了家裏，就把牠當一個家罷？（他們坐下，她拿胳膊圍着他——譴責）別那麼耍古怪脾氣，難道你不知道我怕嗎？你不願讓我難受罷？

奧：（深深的感動）維妮！上帝知道我不會叫你難受的！你是我在世界上僅有的一個了！（他拿起她的手，卑躬的吻牠。）

拉：（安慰）那才是好孩子，（愉快，像煞有介事的音調）海賽兒和彼得一定在廚房裏，你又瞧見海賽兒，不高興嗎？

奧：（又呆笨）為什麼你在路上常講到他們？他們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拉：關係不小呀！我們早就該安逸的過着正常的生活，開始新生活。他們的友誼和愛戀就會幫助我們忘記一切。

奧：（忽然粗魯）忘記？我當你早就忘記了——你可記得，你好像從來沒有過戀愛經驗！（憂鬱

的苦痛)戀愛?我們還有戀愛的權嗎?

拉:(憤怒)當然有!

奧:(嚴肅)媽也一樣有——(奇異,探索的向她一瞥)維妮,你自己不覺得,你簡直像媽了。我並不是說你長得跟媽一樣美。

拉:(奇特,含差的情感)奧林,當真你說我跟她一樣美嗎?

奧:(好像沒聽到她的插語)我說你的靈魂也變了。我們到了東方,我就跟着你,監視你。你的靈魂漸漸的就變成了媽的靈魂——你偷了她的——好像她的死解放了你,你就變成了她!

拉:(不安)你又講廢話了!

奧:(嚴峻)你不相信靈魂嗎?你在這屋子裏待一會兒,你就會相信梅家的祖先會叫你改變。(他嘲笑的轉向畫像)你問他們我的話對不對!

拉:(敏銳)奧林!什麼把你迷住了?自從我們離開了那個小島,你也沒有這鬼病,你對我發誓說這些鬼病都沒有了,要不然,我也不贊成你回家。

奧:(奇異,惡狠狠的态度)我巴望你離開那個島,那是我的責任!你再待在那兒——(他不自

然的含笑。)

拉：(茫然) 我不知道你講些什麼爲了你，我才到那兒去的。

奧：(又是含笑) 是的，——不過後來——

拉：(敏捷) 你答應我，無聊的廢話不要再講了。(他溫和的退讓。但是她仍然譴責他) 記住，爲了你，我們在海上走了幾個月，你幹了些什麼事，一點都不知道。我常怕你會胡言亂語，我怕想了這一回是你要回家，你說回家以後，你會對付那些鬼，你說你就會把那些念頭忘記的。

奧：(呆笨) 維妮，我明白。

拉：我信了你的話，你自己也像很有把握，可是現在你忽然又變卦了，你把我嚇壞了，現在我們剛回家，你就這樣幹，(敏捷的命令) 奧林，聽着！我叫你就振作起來——眼前你就得對付你那些鬼！(他轉過去，眼睛不斷的盯住她，她嚴厲的問) 誰殺了爸爸？

奧：(口吃) 白蘭德殺的——他爲了報仇——

拉：(聲色俱厲) 誰殺了爸爸？回我！

奧：(發抖) 媽受了他的指使——

拉：那是胡扯！那是他受她的指使，你明白這一回事。

奧：我明白。

拉：她是淫婦，她就是兇手，你說是她嗎？

奧：是的。

拉：爲了我們的責任，我們控告她，她就會被判處絞刑。

奧：是的。

拉：可是我們保護了她，她可能活下去，可是她畏罪自殺了——那是她的志願！這是公道！跟你毫無關係！現在，你明白了嗎？（他遲疑着，劇烈的顫抖。她惡狠狠的捉住他的胳膊）你說！

奧：（差不多是耳語）是的。

拉：你對於她的死，覺得悔恨，那是你的病態心理，你該明白，你不該有這種念頭！

奧：我不該。

拉：（鬆了一口氣——她竭力提起他的意志，弄得自己精力疲乏，脆弱極了）你明白了，你情願，你就幹得了！這是千鈞一髮的機會！（她吻他，他感動了，微弱的啜泣，靠着她胸前，她安慰他）就

那麼辦，別哭！你應該覺得驕傲，你從此以後就不會再受鬼的播弄，（銳利的誘導他的心靈）就開始工作罷，幫我把這些椅套拿開，我們也得幹一點事。（她開始動作，他也幫着做了一會兒後，走到窗前，推開了百葉窗，面對着窗外凝視。彼得從後面的門進來，見了拉維妮他受驚的站住，呆立了一會兒，他把她當着她母親的靈魂，恐怖的驚叫，同時她則熱情的注視他，溫柔的。）

拉：彼得！（她走向他，像她母親一樣的帶着微笑）彼得，你怎麼不認得我啦？

彼：（口吃）維妮！我——我當你是——我瞧不出是你！你變得簡直像你的——（岔開）我說你變了——我們好久沒見了——（他機械的拿起她的手，呆笨的注視她。）

拉：我明白，本來我們打算今晚在紐約，後來還是決定就回家，（微笑着，熱情的領着他進來）彼得，讓我們瞧瞧你。你沒有老，可是也變了，你變了嗎？沒有變，你還是那個樣子。好極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常常想到你——我怕你也許有了——

彼：（提起了勇氣——突兀）你明白，我——對你決不變心。（驚覺自己的勇氣，趕忙瞧着別處。）

拉：（故意）可是你沒說一句，你不該說一句瞧見我很高興嗎？

彼：（又回過來，迷惘的注視她，愛和慾的衝動克服了他的膽小，他突然說）我——你明白，我多

麼！——（他又茫然的轉過去，想找些話來遮蓋）呃，維妮，你應該早就關照我們一下，我們這會兒才開始收拾，我跟海賽兒在廚房裏生火——

拉：（溫柔的笑）彼得，你還是那種老脾氣！你還是怕我！現在你可別怕我了，我知道，我一向是個老頑固——可是

彼：怎麼講？你怎麼會是個老頑固呢？（熱誠）呃，你瞧，你多美——多健康，你們這一回的旅行一定很愜意。（又注視她，簡直想吞她下去）我還沒瞧你穿過顏色的衣裳，你向來都是穿黑的。

拉：（奇異的微笑）這麼說就算我死過了好啦！

彼：你應該常常穿有色采的。

拉：（高興極了）你當真這麼想嗎？

彼：你的確變了，我——（不知所措的改換話題）奧林在那兒？

拉：（轉過向四周看）怎麼，他就在這兒，（她瞧他站在窗前）奧林，你在那兒幹什麼？彼得在這兒，（奧林把推開的百葉窗關上，轉過身來，他向前走着，可是眼睛瞧着別處，好像他沒瞧見他們。拉維妮不安的監視他，敏銳的說）你沒瞧見彼得嗎？爲什麼你不向他問好？你不該那麼不懂禮

呀！

彼：（好心）讓他休息一會兒罷。喂，奧林，瞧你又回來了，高興極了。（他們握手，彼得發覺奧林的病態，很難隱藏的驚奇。）

奧：（提起精神來，勉強微笑，儘力做出老朋友的态度對彼得）喂，彼得，你知道我不會客氣，我瞧見你真高興，維妮還是一個嚇人精——你記得——她常教訓我什麼禮呀貌呀！

彼：我怎麼不記得！可是你說她沒變嗎？她變得豐滿了。剛才我還對她說，她穿了有色的衣裳更美了，你不贊成嗎？

奧：（惡意的嘲笑，古怪的腔調）你問她爲什麼把媽的顏色偷去了嗎？我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不過——我想她自己也不明白，可是我倒發現了有一件事實能夠證明。

拉：（向彼得示意，要他別認真——勉強微笑）彼得，別理他！

奧：（他的腔調變爲狡猾，諷刺）她也變得浪漫了！你瞧！「黑而深的海」的誘惑——還有那海島的誘惑，維妮，你說是不是？

彼：（驚奇）你們住在島上？

奧：對了，我們梅家有船，我們跟船長商量請他回航時碇泊在那個島的海上，我們就在那兒住了一個月。（憤憤）可是那個島就變成了維妮的島，不是我的島。那個島祇叫我頭痛——裸體的女人叫我討厭，也許我是太頑固了一點，竟然瞧不慣，不過你瞧，維妮跟男人們——

拉：（憤憤，有些難堪）你怎麼會講這些——

奧：（嘲笑）維妮，他們不是又漂亮又浪漫嗎？——腰上圍着花花綠綠的氈子，耳朵上戴着鮮花，啊，她第一回瞧他們的跳舞，她嚇了一跳。可是後來她也愛上了島上的土人，我們再待下去一個月，就會在月夜裏找到她，在棕櫚下跳舞了——裸得就跟他們一樣。

拉：奧林，多討厭！

奧：（指着畫像嘲笑）你瞧，你會想得到嗎？梅家的祖先要是瞧到那種光景，他們就會講出他們的感想。

拉：（就心的向彼得瞧了一眼）你怎麼造出這些討厭的謊話？

奧：（惡意的譏笑）啊呀！我不過是假裝沒瞧見，我可沒有當真做了瞎子。你記得那個韋士人嗎？拉：（怒極）別像傻子一樣的胡扯了！他又軟弱的讓步，她勉強的微笑，慈愛的聲調——你這頑

皮的孩子？你猜彼得會怎麼想法呀！他知道你不過是逗我耍——可是你該那麼講嗎？簡直不大文雅，（忽然轉過話題）爲什麼你不去找海賽兒？到我這兒來，我給你整理一下，也好瞧你像個樣兒，（她像母親對孩子一樣的爲他安排，拉一下他的外衣，整一下襯衫和領帶，奧林木然直立，就像一個兵在立正的姿勢，她很爲這個愁煩）別站得像一桿槍！別像小鉛兵一樣的步伐，你剃掉那一撮鬍子就漂亮得多了！

奧：（油腔滑調） 咦，不更像爸爸嗎？不是更像一個浪漫的船長嗎？（她驀然，恐怖的注視他，他侮辱似的對她做怪臉的笑了一下）維妮，別裝得那麼嚇人！

拉：（會意的向彼得一瞥——懇求，同時也是警告） 噯！你別再講這些廢話了！（她懇切的撫拍他）海賽兒在那兒，你趕快去罷。

奧：（轉對彼得，懷疑） 見鬼，你們打算趕我走。（他轉過去，似乎丟了臉，昂然的，侷促的離開。拉維妮轉對彼得，奧林緊張的態度，對她是一種啓示，她似乎忽然脆弱起來，而且十分恐怖。）

彼：（抖顫） 怎麼一回事？

拉：（緊張） 還不是那麼一件事，戰爭害了他苦了他——加上爸爸這一死，他變得更利害了。

——媽的自殺，又給他一個打擊。

彼：（衝動的用胳膊圍着她，安慰她）維妮，你別發愁，他就會好的。

拉：（答謝的偎着他）彼得，謝謝你，你太好了，（盯住他的眼睛）彼得，你還愛我嗎！

彼：那還用問嗎？（他笨拙的抱緊她——口吃）你怎麼講——也許你——你會愛我嗎？

拉：是的！

彼：你當真有那個意思！

拉：當真的！我多麼想你！許多事都叫我想你——船呀，海呀——什麼都是又誠摯，又清白！島上的

土人也叫我想起你，他們又簡單，又純潔——（急促）你別聽奧林講的那些話，他變成了一個

真正偏執的梅家人。

彼：（驚奇）維妮，可是——

拉：你瞧，那種話，聽着好像很滑稽，不過你得記着，我祇有一半是梅家的，（她挑釁的對畫像）我

對他們已經盡了責任！他們怪不了我。

彼：（迷惘，可是快樂）你的確變了！不過我真高興極了！

鬼

拉：奧林存心挑撥，他說我跟土人賣弄風情，我們常對他開頑笑，他就對我報復了。

彼：（開頑笑）我也會嫉妒他。

拉：你不會罷。他叫我想到你，他叫我夢見了我嫁給你——還有許許多多的事。

彼：話又說回來了！我該多多的感謝他啦！（他抱緊她。）

拉：（夢囈似的）我愛那些島！牠們把我解放了，那兒是神祕的，美麗的——一種真善美的精神

——戀愛的精神——是由大地和滄海產生出來的，牠們叫我忘記了死，不會再有死，在世界上祇有——月光下溫暖的大地——在椰樹林裏的貿易風——巖石上的浪花——晚上的火光

——鼓聲敲到我的心——土人們天真的，裸體的跳着舞——不知道什麼叫罪惡（她忽然忍住，恐怖的）可是這世上還有什麼，我好像話匣子一樣講不完了，你當我是神志不清罷。

彼：（含笑）不會，不會！你變成肯講話，我很高興，不該講的話，你從前是決不講的。

拉：（忽然對他充滿着謝意的愛戀，情不自禁的擁抱他）啊，彼得！抱緊我能！我需要愛！愛是美的！以前我不明白，我是一個傻子（她熱情的吻他，他也還她一吻，他站起來，因為她的勇敢，他有點受寵若驚，她熱情的說）我們就結婚罷，我們離開了人類，離開人們惡毒的廢話，我們在地球上

另外創造一個島國，等我們有了孩子，我們愛他們，教育他們，教他們愛生命，教他們不再有恨，不會再有死！（她忽然一驚——低聲自語）可是我忘了還有奧林！

彼：奧林跟我們的結婚有什麼關係？

拉：我去不開他——等到他一切都正常了再講罷，不過我怕——

彼：他會跟我們一起過日子。

拉：（忽然緊張）不行！我要去開了過去。（很快的向他一瞥，信任他）我告訴你奧林的毛病——你和海賽兒會幫助我，媽自殺了，他常感覺是他的過錯，你知道最後那一晚上他跟她吵翻了。他妒嫉，他瘋了。後來他很懊悔，這些事在他心裏逗留不去，現在她死了，他就恨透了自己，悔不該做錯了。

彼：那多麼無聊呀！

拉：我也知道那多麼無聊，彼得，可是他有了這個鬼病，我就沒法對付他，就像今兒晚上一樣。平常他不聲不響，面帶愁容——愁得叫我瞧到他就心碎。——他就像一個孩子，沒有做錯事受了責罰一樣，請你把這些話告訴海賽兒，他也許講出什麼無聊的話，請她原諒他罷。

彼：我會告訴她，你可別再替他發愁了，我們想想辦法叫他變好罷。

拉：（感謝他的好意——愛撫）彼得，謝謝你！（她吻他。正在她吻他的時候，海賽兒和奧林從後面的門口出現，海賽兒吃了一驚，一會兒笑起來。奧林嚇了一跳，好像受了打擊，他注視着他們，嫉妒的生氣，握住拳頭，好像就要向他們攻擊。）

海：（調笑）奧林，我們倒打擾了，（彼得和維妮慌亂的跳開。）

奧：（恐嚇）原來如此！

拉：（恐怖——保持着莊嚴）奧林！

奧：（敏捷的提起精神來——慌亂，強笑）嚇人精，別那麼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我不過打算嚇你一下——開開頑笑罷了！（轉對彼得，伸出了手，他的微笑帶着恐怖色彩。）該道賀你啦，我——高興極了，（彼得不知所云的拿起他的手，海賽兒走向維妮也來祝賀她，她的臉上充滿着不安的情緒，拉維妮恐怖的凝視着奧林。）

（幕下）

第二幕

景：

同「追」第三幕——梅農的書房——一月後的晚上。百葉窗緊閉。壁爐架上的燭光照着

梅農身穿法官長袍的畫像。奧林在舞台左邊，坐在他父親的椅上，就着燈光，正在寫作，一堆稿紙積在他的右手方，他正在專心寫作。這一個月來，他也變老了，瞧上去簡直有他父親一樣的老邁。他穿着黑衣，兩個人更像了。他停下來，讀他已完成的文稿，臉上表現嚴肅而滿是的微笑，抽搖着口角。他放下了稿紙，躺在椅上，注視着畫像。

奧：（對畫像自言自語——譏刺）事實，實實在在的事實，這才是事實！爸爸，你也這麼想罷，那就是你要追求的事實。有一天實實在在的事暴露出來，別人會怎麼講？（他兇惡的含笑）爲了你的榮譽，這太叫你難堪了。（門上有人敲門，他匆忙的收拾稿紙，放在寫字台的抽屜內）誰呀！

拉：我！

奧：（急忙把抽屜鎖上，把鑰匙放進袋內）幹什麼？

鬼

拉：（尖聲）你開門！

奧：等一下。（他匆忙的整理台面，隨便從書架上挪了一本書，放在桌子上，翻開書，好像正在讀書的樣子。跑去拉開了門，拉維妮進門後，他又回到椅上，她穿綠絲絨的長衣，跟「歸」第三幕克利丁所穿的相同。她的頭髮和眼睛都很動人，表面上裝着鎮靜，確掩不住隱藏的恐怖和失望。）

拉：（懷疑的向他一瞥，勉強裝着隨便發問的態度）幹什麼把門反鎖了。（她走近桌子）你幹什麼？

奧：念書。

拉：（檢起這本書）爸爸的法律書？

奧：（嘲笑）有什麼不順眼嗎？我打算把法律研究一番。你記得他不是叫我學法律的嗎？

拉：奧林！你當我會受你的騙嗎？你究竟幹什麼？

奧：難道你把這件事當着稀奇嗎？

拉：（強笑）好哪？我管不了你了。近來你的行動越弄越古怪，關上窗子，把自己反鎖在房裏，白天還點着燈，這種天氣，你留在這不通風的房裏，對你的身體很不好，你應該在外面多吸一點新

鮮空氣。

奧（粗魯） 我恨白天，我恨光明，那好像對我的眼睛示威。不行，白天不是我的，那是人的生活——也許是白天不容許我們，我們祇配永遠的黑夜——死亡是黑暗的——那才是罪人的歸宿！

你打算逃避這個，可是我沒那麼傻。

拉： 你又說傻話了。

奧： 我找到了人工的燈光，這倒合我的工作——這是人爲的光，而不是上帝的——人的懦弱總打算了解他自己，在黑暗中安排自己的生存！這就是他的一生的象徵——在屋子裏點上一盞燈來等待着陰影的降臨！

拉（尖聲） 你的工作，什麼工作？

奧（嘲笑） 研究罪犯和如何懲戒他的法律，你應該知道這個。

拉（又強笑，轉過去） 你不願意告訴我，你高興這麼幹，你就保守着這個神祕罷。（緊張）這兒太悶，簡直透不過氣來了！對你的身體也不好。（她走向窗，推開百葉窗向外瞧）今晚上黑得像漆，一顆星兒沒有。

奧：（嚴肅） 黑暗得連一顆星都不肯來引導我們！維妮，我們上那兒去？（譏諷的含笑）啊，我明白你上那兒去，不過你得當心陷阱呀！

拉：（她的聲音發鈍，好像她的意志突然受了打擊） 靜一點，你沒有什麼好念頭，祇有——（抑制她自己，走向他——溫和）對不起，我今晚上太興奮了。也許天氣太熱了，你常提起過去的事，你纏在裏面，多麼叫人發愁，我耽心你的健康。（她拍了他一下——安慰）我常常為你打算。

奧： 謝謝你關心我的健康！不過你的好心得不到好報！我倒覺得這樣乾脆。

拉：（急轉向他——迷惘） 為什麼你常常抱着這種可怕的——（又儘力抑制，強笑）我想你不過打算唬嚇我——可是我不許你胡扯，你覺得很好，我也很高興，今晚上我們痛快的吃一頓罷。吃完了，我們跟海賽兒去散散步，也許對你的身體很好。

奧：（黯然） 是的（他躺在台子左邊的椅上）為什麼你一分鐘都不放鬆的跟着我，你贊成我向她求婚——現在我們訂婚了——你又不讓我們在一起。（酸辛的苦笑）我也很明白——你怕我洩漏什麼。

拉：（坐在他對面——疲倦） 你這樣的行動，怎麼好怪我呢？

奧：（嚴肅）沒有怪你！我倒是怕跟她在一起——在這世界上我不配跟她在一起，我對她的純潔，祇覺得自慚形穢。她愛我，叫我對自己不致於太狠毒！（粗魯的大笑）可是又叫我更狠毒，那才是活見鬼；你打算利用海賽兒來解決我，這簡直辦不到。她是另外一個失去的島國！我警告你，你聰明一點還是別讓海賽兒纏住我，我怕她的眼睛。殺人的兇犯還講什麼戀愛，我的罪惡在我喉嚨裏作怪，就像吃下了毒藥要嘔吐一樣，我要把牠吐出來——我要自首！

拉：（低聲）我就怕你會自首——你的神經一會兒失常，你就會突然講出去了——現在這些事都過去了，人們也忘了——也不再有人疑心了。

奧：（粗魯）報應循環，你妄想逃脫了報應！你逃不了自首罷！讓法律來判決罷！這樣才能濯清我們的靈魂，這樣，媽流的血才不白流，我們要清除這些犯罪！

拉：（迷惘）噓，別講了！

奧：爸爸是法官，你問他這樣對不對？他常對我講這些！

拉：啊，上帝；你一遍又一遍的簡直想不開，什麼良心呀！犯罪呀！我難受極了。你磨折我，你怎麼去不開這種錯誤的觀念。（本能的燃起舊有的嫉妒）那種女人，罪大惡極了，你怎麼還愛着她——

你難道不明白，她還是要丟下你嫁給那個——

奧：（兇狠）不錯，正像你現在的計畫，丟開我嫁給彼得；可是，你嫁不成，你知道我寫了些什麼，你就不會再轉這個念頭了。

拉：（緊張）你寫了些什麼？

奧：（他的憤怒變成虎視眈眈的得意）嚇你一跳？你應該受一點兒驚嚇。

拉：告訴我你寫了些什麼？

奧：不關你的鬼事。

拉：我一定要明白！

奧：好罷——我還是告訴你罷——我早就寫完了，這是他的請求，（他對畫像嘲笑的揮一下手）

我是梅家最後一代的男性——感謝上帝，我已經寫好了我們家族的歷史（他向畫像一瞥，惡意的含笑）情節是我編的，我可不願徵求他的同意——也許讓他瞧一眼他都不幹！

拉：（打算保持平靜——緊張）你講什麼歷史？

奧：家族犯罪史，從祖父阿貝起——一切的罪行，包括我們犯的罪，你明白嗎？

拉：（驚懼）你當真寫好了。

奧：是的；我把梅家家世追溯了一下，這個祕密是潛藏着沒有暴露的，我們的生活注定了犯罪；我們明白這一點，就會預言我們的命運——不過，維妮——我不敢預測——還做不到——不過我會猜——（他做了一個兇惡的笑臉。）

拉：奧林！

奧：我寫的大部分都與你有關！我發現你是我們這些罪犯中頂有趣味的材料。

拉：（失聲）多可怕呀！你怎麼對我講這種話，我也是——

奧：（好像沒聽到——硬心）梅家過去許多奇奇怪怪的祕史，都集中在你一個人身上！舉一個例罷！你記得我們到佛里斯哥旅行去的第一個同伴，韋金斯罷？你當我悲哀過度不省人事了！

——可是我的眼睛沒有瞎，我瞧你簡直着了迷似的耍他！

拉：（大怒，情緒混亂）我沒有這個念頭，我不過因為他是船上的船員！

奧：（嘲笑）白蘭德不也是船上的船員嗎？韋金斯叫你想起了白蘭德——

拉：沒有！

奧： 爲什麼你在佛里斯哥就丟了孝服，買了新衣裳——換上了媽的顏色！

拉：（氣極了） 別再講她了！你當我會聽你的鬼話，我自己沒有自己的生活！

奧： 韋金斯叫你着了迷，就跟你耍白蘭德一個樣！

拉： 胡扯！

奧： 你就愛幹這種胡事！你明白得很，你假仁假義的說媽的自殺，是公道的制裁，可是骨子裏隱藏

着姘妹和怨恨！她警告過我，我才明白是你自己愛上了白蘭德！

拉：（兇暴） 那簡直是胡扯！我祇恨他！

奧： 不錯，不過你恨他是在你知道他是她的愛人之後（他帶着惡意的笑）我們且不講牠——

我再說最近的一件小事。也許你自己會承認——那麼我就講在那個島國上的探險，這失掉的島

應該是白蘭德的島！你記得他在那個島上住了一些時，也許他還跟一個土生的女人住在一起！

他就是這種人！我們住在那兒的時候，你有過這個念頭嗎？

拉：（窒息） 住嘴！我警告你——我受不了！

奧：（好像他沒聽到——熱諷） 你把這個島當着天堂罷！那些漂亮的男人盯住你，盯住你美麗

的秀髮，你跟媽一樣的美！你知道他們着了迷，你驕傲極了！你對阿文哈尼特別好，你讓他盯住你的肉體，他的目光透過你的衣裳，把你看成一絲不掛的裸體！你也需要他！

拉：沒有！

奧：別扯謊了！（姊妹的火）那晚上我病了，你跟他去幹什麼？你去瞧他們一絲不掛的跳舞？知道你們幹了什麼？他送你回來，你們站在草房外面，你進了門，我瞧出你的臉色！

拉：（冷靜——莊嚴）分別的時候，我吻了他！不過是向他告別謝謝他的好意！他又天真，又純潔，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回覺得戀愛是甜蜜的，也是自然的。

奧：所以你就吻了他？原來如此？

拉：（忽然觸動她的怒火，是她母親在「歸」最後一幕的影子！那時她正在挑逗梅農的憤怒）你管不了，我不是你的產業！我有權戀愛？

奧：（像他父親的反應——臉變成鉛色——忿怒的吼叫一聲，扼住她的咽喉）你——你這娼婦？我把你殺了！（忽然啞然，變成又脆弱又可憐）你是扯謊罷？維妮！告訴我這不是真話！

拉：（受驚得發抖——口吃）是的，那是扯謊——我知道你不會相信——奧林，你逼着我講——

——我沒有這個念頭——好像我的心裏有什麼要向上爬，好像是鬼在搗亂！

奧：（狂野的大笑）鬼剛才你太像媽了。

拉：（惘然，懇求）別講了！忘記了罷！饞了我！你忘了罷！

奧：對了——鬼才叫我們記得！（他盯住她瞧——滿意）我沒疑心過你跟阿文哈尼有什麼，要不然我早就把他殺了——也把你殺了，我巴望你明白（他的偏見又着了魔）不過你心裏覺得好像犯了罪嗎？

拉：（憤怒又閃了一下，迷惘）別講廢話了！別叫我受這苦刑了——要不然我——我警告過你，我再警告你！我再受不了了！我不願意聽！

奧：（譏刺，惡魔似的嘲笑）爲什麼你不謀殺我？我會幫你計畫，就像我們對付過白蘭德，沒人會疑心你！你肯這樣幹，我就感恩不盡了！我活夠了！

拉：（恐怖得說不出話來——喘息）呃！

奧：（鎮靜——過分的固執）你瞧現在我是站在爸爸的地位，你就是媽？過去的罪惡是不是會重演，我可不敢預言！我是在你掌握中的梅農；這就夠坦白了——

拉：（手閉着耳朵）你鎮靜一下罷？（忽然恐怖變成了忿怒——不知不覺重演她母親在「歸」第二幕恐嚇的那一套）奧林，當心，你應該負責任，要不然——（她忽然停止，她被自己的話嚇住了。）

奧：（惡毒的諷刺）要不然怎麼樣？我不致會發了心痛病死罷？

拉：讓我去罷！饒了我罷！別儘講那種話！你爲什麼這樣叫人害怕？你明白我是你的親姊姊。我愛你，爲了你的平安，我願意犧牲一切？

奧：（粗暴的恐嚇）我不相信你了！我明白你還有什麼計畫！不過你還在那兒等機會！我會監視住你！我警告你，你打算去開我跟彼得走，我就不甘心。我活着，我就會把我寫的自白念給他聽。瞧他怎麼辦？

拉：（狂暴的握住他的胳膊，猛力的搖撼他）別那麼胡想了！別逼我了，你就像魔鬼一樣的磨折我！我不要聽，（她失聲的啜泣，奧林迷惘的注視她，似乎恢復了神志，野性也退卻了，眼睛裏還留着一點閃光。）

奧：（奇異）別哭，別哭了。見鬼！（他頹然的倒在他父親的椅上，注視着地上。忽然又變成粗野）

走開罷！讓我一個人留在這兒——完成我的工作。（她還在啜泣，手遮着眼睛，茫然的向門口走，閉上了門。奧林開了寫字台的抽屜，挪出了稿紙，拿起了筆。）

（幕下）

第三幕

景：同第一幕第二景——起坐室。台子上的燈亮着，可是光已變暗了。右邊壁爐架上燃着兩支

燭，搖曳的光，照到壁上阿貝和兩旁梅家祖先的畫像。畫像上表現着梅家祖先都是一生飽經憂患，冷酷的眼色，好像要說出一「我們超脫了。你們別爲了生活的不安，把人生看得太死氣」——就正像奧林在「追」第

二幕中講他父親的話。

緊接着前一幕，拉維妮從後面的大廳進來，是剛從書房走出來的。她向台子走去，燃亮了燈。她的態度又緊張又恐怖。她的嘴角痙攣，她緩慢的搓手，手指不斷的纏着，就像「追」的最後一幕中她母親的表情。

拉：痛苦——來回的踱着，喃喃自語的把自己的思想講出來——我受不了！腦子裏爲什麼常常

想到他會死？我巴望他好一點——爲什麼他沒有勇氣——（痛悔之至的憤怒，她的眼睛不知

不覺的在搜索右壁上梅農的畫像，好像他們就是她的上帝。）啊，上帝呀！別叫我想到這念頭罷，你知道我愛奧林！指示我，教我怎麼救他！我怕想了再死一個真受不了啦。求你，求你救救他罷。

（大廳上有了聲響，她抑制着自己，假裝瞧着桌子上的書本，薩斯在門口出現。）

薩：維小姐！

拉：薩斯，什麼事呀？

薩：那個鬼傢伙安拉，又發神經了。她到地窖去拿東西，她說有鬼跟着她。還是你去安慰她一下罷——要不然她就不幹了。（他討厭的加上了一句）給了他們自由。就祇好這麼辦！

拉：（疲倦）好了，待一會我對她講。（她跟着薩斯出去。停。前門鈴在響。一會兒薩斯又從大廳走回來，他開了前門，聽到他招呼海賽兒和彼得，跟着他們進了屋子。）

薩：維小姐一會兒就回來，你們坐一會兒，她就來了。

彼：好極了，（薩斯又出去，他們向前走，坐下。彼得瞧上去很誠懇純良，跟從前一樣，不過海賽兒的臉上顯出興奮和不安，不過她還是保持着那種有決斷的風度。）

彼：我得趕到參議會去，簡直逃不了，半點鐘內就回來——也許還能早一點。

海：（忽然有點抖顫）我恨這房子，我恨到這兒來，還不都爲了奧林——不知他又變得怎麼樣了。維妮可也不對，幹什麼把他關在家裏。

彼：他不願意出去，是她逼了他，才跟你去散步的。

海：她自己也跟着他，一秒鐘都不肯放鬆。

彼：（做怪臉）啊，怪不得你反對她？

海：（銳利）彼得，別裝傻！我不過這樣想，就是當面對她講，我也不怕，奧林對她的印象很不好，我怕會出什麼事。有時他恐嚇我——再說維妮也很注意你，她變得多了，她好像變成滿不在乎的樣子。

彼：（站起來）海賽兒，你講這種話多難爲情！

海：我不怕，我應該指示她，應該怎樣看護他。我教他到我們家裏去談談，我就去請媽答應，媽瞧見他，她一定會很高興的。

彼：你講罷，你這個意見，對於他們兩個人都有好處，她撇開他也好休息一下！

海：維妮不會贊成的！昨天就跟她提起，她對我瞪了一眼。（決斷）不管她怎麼講，我定準教她明兒讓他過來。

彼：（拍她的肩，安慰）別生氣了，——這沒有什麼好氣，我幫你勸勸她。（做怪臉）祇要奧林好

起來，我什麼都肯替你忙的——這也是爲我打算，維妮一天離不開他，我就一天不能結婚。

海：（注視他——慢慢）現在——當真你還打算跟她結婚嗎？

彼：爲什麼你講這種傻話？這怎麼講，怎麼講？

海：（她聲音發抖，好像要哭出來）啊，彼得，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彼：（同情，可是也有點氣）你這算什麼？

海：（聽到大廳上有聲息，自己鎮定了一下——警告）噓！（奧林在後面的門口出現，向他們一

瞥，立刻又很迅速向四周探索有沒有維妮在場，他們倆都向他招呼「喂，奧林。」）

奧：喂！（興奮的低聲，對他們走來）維妮到那兒去了？

海：薩斯說她一會兒就來！

彼：（瞧一下錶）呃，我得趕着到那個鬼參議會開會去了。

奧：（熱心）你就走嗎？

彼：（頑笑）你別那麼高興！未免太不客氣了。

奧：我得單獨跟海養兒談談。

彼：好了，那不是趕我走罷！（他做了一個怪臉，敲了一下奧林的背，出去了。奧林盯着他，直待聽到了前門關上了。）

奧：（轉對海賽兒——奇特而莫名其妙的激動）海賽兒，聽我的話，我請你替我幹一件事！你等一下，我就回來——他衝出去，聽到他穿過大廳跑進書房，海賽兒發愁的瞧着他，一會兒見他匆忙的回來，手上攜着一個大封套，他遞給海賽兒，氣急，頭腦過度興奮的擺動，他慎重的注視着門口）這個，把這個藏好，快點！別給她瞧見！我請你把牠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別給旁人知道！丟在這兒就會被人偷去，我知道她會偷去的，你答應我嗎？

海：奧林，這——這算什麼？

奧：我不能告訴你，你也不必問我，祇要你答應我決不拆開——除非我出了事。

海：（嚇住了）你怎麼講？

奧：那一天我死了——也許——你記住一句話，當真她要跟彼得結婚，——在婚禮舉行的前一天——你得教彼得把這個瞧一下。

海：你不贊成她嫁給彼得？

奧：我不許她嫁給彼得！她不會快樂！她應該受罪！（忽然捧着她的手——激動）海養兒，聽我的話，你別再愛我了，祇有犯罪的人才愛罪人，這才是愛。罪過培養犯罪，祇有一天一天的增加——真到你降到十八層地獄，你不能再沉淪下去了，你才能在那兒得到和平，得到休息！（他粗野的大笑，轉過臉去。）

海：奧林別講了！（壓抑着恐怖——安慰）噓！可憐的孩子！到我這兒來。（他向她走來，她一隻手抱着他）聽我的話！你的懊惱我明白——我也不想試探什麼——不過我很不放心，你爲什麼愁苦，你該告訴我，也許我會安慰你，讓你心靈上得到平靜，奧林，你信不信？

奧：（渴望）我相信你！對你的純潔，我要向你自首！求你饒恕我！（他差不多要講出來，忽然止住——愚鈍）我不該對你講，你別問我，我愛她。

海：你這傻孩子，維妮早就對彼得講了，她還叫他告訴了我呢。

奧：（注視她——野性）她怎麼講？

海：她說那天晚上你跟你母親吵了一場，後來她就——她還說你爲這件事很難受，爲了她的死，你錯怪了，並不是你自己不好。

奧：（粗暴）我明白了！那末有機會我再告訴你罷——啊，她多狡猾！這一回她可逃不了！（報復）海賽兒，你記住我給你的那東西，你照着我剛才說的幹，一點不含糊。（失望的懇求）海賽兒，你愛我，你就幫我離開這兒——要不然會出事的。

海：我剛才還打算這樣幹！你明兒過來，跟我們在一起。

奧：（苦痛）你當她會讓我走嗎？

海：你要怎麼樣就怎樣，難到你一點自由都沒有嗎？

奧：（神祕）我會揀機會溜出來的——那末你就把我藏起來，她要來找我，你就告訴她我沒有來過。

海：（憤憤）這個我不幹！我沒扯過謊，（譏刺）爲什麼你那麼怕她呢？

奧：（聽到大廳上有聲響——匆忙）噓，她來了！我給你的東西，別給她瞧着，趕快回去，把牠藏好！（他墊着足尖，走開一點。好像他怕她發現他自己跟海賽兒在一起，坐在右邊沙發上，裝着毫不注意的態度，海賽兒又忸怩又嚴肅。拉維妮在門口出現，她瞧出祇有海賽兒和奧林在這兒，吃了一驚，很快感覺這氣氛中夾着些什麼，她走進來用銳利目光向他們一瞥。）

拉：（對海賽兒，強自鎮定）對不起你，讓你久候了。

海：沒有關係。

拉：（坐在中間椅上）彼得上那兒去啦？

海：他到參議會去了，一會兒就回來。

拉：（不安）他走了多久？

海：沒有好久。

拉：（轉對奧林——敏銳）我當你還待在書房裏呢？

奧：（發覺她不安——嘲笑）我幹的工作已經完成了。

拉：完了嗎？（她敏銳的向海賽兒一瞥——勉強開玩笑）啊呀！瞧你們倆多麼神祕！你們在幹什麼？

海：（想大笑一陣）維妮，爲什麼你怎麼講？

拉：你瞞我幹什麼？（海賽兒一驚，本能的把封套在身後移動，拉維妮注意到這個動作，奧林也瞧到了，立刻不安的來拯救海賽兒。）

奧：我們沒有什麼事瞞你，海賽兒請我到他們家去頑——我已答應她了。

海：（幫他）奧林明兒就打算去的。

拉：（驚訝）——又生氣了——冷酷）原來如此，你把這個當着一個好機會，可是他不能去。

海：（鋒利）爲什麼不能去？

拉：海賽兒，這件事你別問，你應該明白——

海：（發怒）我不明白！奧林年紀也不小了，他要到那兒去，他就能去！

奧：海賽兒，隨她講罷！從今兒起，我倒想改變一下，佔個上風了（拉維妮注視他，他過分的滿足，使

她嚇了一跳。）

海：（固執這個爭點，並且教奧林也專注這件事）我當你也贊成呢！這件事不是對他很好嗎？

拉：（轉向她，怒極了）海賽兒，你管你自己的事罷！

海：（跳起來，她氣極了，忘記藏着的封套，暴露出來了）這是我的事！我比你還愛他！瞧你這種行

爲，一點兒都不愛他。

奧：（瞧着封套暴露出來，警告她）海賽兒！她得到他的警告，匆忙把手藏在身後，可是維妮瞧

明白了這個動作，不明白是爲什麼，奧林又提醒她）你剛才說要早點回去，不是我催你走，不過

海：（匆忙）對了，我該回去了（剛要走，打算把封套藏起來，又耽心維妮監視她——不客氣的）

奧林，明兒我們在家候你，給你預備一個房間，（對維妮——冷酷）維妮，你侮辱我也沒有關係，不過我們總算是好朋友。（她笨拙的斜着身向門口溜走。）

拉：（忽然攔住她的去路——憤憤的責問）你藏着什麼？海賽兒犯了罪似的臉紅了，可是不願意扯謊，也沒有說什麼，維妮轉對奧林）你把你寫的給她啦？（她還在猶疑——兇極）你講！

奧：那是我的事！我給了她怎麼樣？

拉：你——你這叛徒，你這懦夫（兇狠的對海賽兒）拿給我！你聽到沒有？

海：維妮！你這是什麼態度？（她想走，可是維妮攔住她。）

拉：你別打算走得了！（沮喪，懇求）奧林！這算什麼！你叫她把那個給我？

奧：辦不到！

拉：（走過去抱着他——他逃避她的眼光——切求）你不能那麼糊塗，這算什麼！你也是梅家

的人。

奧：（粗魯）就爲的我是梅家人！

拉：你不替媽打算，你愛過媽，你不能那麼幹！

奧：她管得了我什麼！別拿她唬我！

拉：（失望）那末，瞧我的面上，你知道我愛你！叫海賽兒放下那個罷，憑你叫我幹什麼我都情願？

奧：（注視她的眼睛，低下頭，把臉貼着她——病態的興奮）你怎麼講？

拉：（向後退縮——抖顫）我情願！

奧：（勝利後瘋狂的大笑——忽然截止——向海賽兒走去，她正在那兒莫名其妙的呆着，不知道他們講的什麼話，可是感覺到情勢嚴重，又恐怖，又受驚。奧林的眼睛看着維妮，簡捷的說）海賽兒，給我罷。

海：（把封套給他——抖顫）我——我回去了，明兒——明兒我們不等你了。

奧：忘了我罷。你愛過的奧林，早就在戰場上打死了。（強笑）記住那個死了的英雄，別再想到他那腐蝕的靈魂罷，再會了。（粗暴）請你走罷！（海賽兒哭了，盲目的從屋內匆促的走出去。奧林

回到維妮跟前，她還跪在那兒。他把封套放在她手上——粗魯——這兒你該明白了。你答應去開彼得，決不再找他？

拉：（緊張） 是的！

奧： 我猜你會明白這個意思，我逼着你答應，我也心滿意足了。也許你會失信，也許你又打算反悔。我可不是傻子！你得給我保證——（她既不答應他，也不瞧他一眼，她注視他在他的臉上泛濫的那種歪曲的欲望）你說過，爲了我，你什麼都幹，這個願心，真了不起，維妮——什麼都幹！

拉：（退縮） 你怎麼講你瘋了，你說的話，叫人多麼可怕，我不要明白這些！奧林爲什麼你那樣瞪着我？

奧： 似乎你也想不到，我把你當着什麼——這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就是那回我們同謀把媽害死！

拉： 奧林！

奧： 我愛你，我的一切罪過，都集中在你身上——這罪過是我們的。維妮，也許我太愛你了！

拉： 我不明白你講些什麼！

奧：你好像不是我的姊姊，也不像是媽。你不過是一個陌生人，有着美麗的秀髮——（他撫愛的摸她的頭髮，猛然抽回手，粗野的狂笑）也許你正是瑪麗白蘭苔？你相信這屋子裏沒有鬼嗎？

拉：（注視他，恐怖）天呀！你瘋了！想不到你——

奧：我怎麼能保證我不把我去開？你我犯了罪，你就決不敢離開我，我們都是壞蛋！（他瞧出她臉上反抗的表情，暴怒）你這壞蛋！你瞧，難道我不該要保證嗎？我得不到就會瘋了。你情願我瘋嗎？我瘋了就會胡講！我就會自首！（好像他受了什麼激動，懇切的請求）維妮！我們就去自首，償還了媽的血債，我們大家安靜罷？

拉：（憤怒又減低了，低聲）安靜！（鼓勵他，兇野的跳起來）你這懦夫！祇有公道，幹什麼要自首？奧：（轉向壁上的畫像，發狂的嘲笑）你們聽她的？你們瞧，梅家的維妮，倒比我強，可真不容易打倒她！你們這些鬼，讓你們去追逐她罷！

拉：（她忍不住了——又怨又恨的對他）我恨你，我巴不得你死了，你太壞了，你不配活在世上，你不是懦夫，你就去自殺罷！

奧：（好像被打了一下的向後退縮，臉上的酸辛變成了恐怖）維妮！

拉：我講的，我講的！（她頹然的啜泣。）

奧：（可憐的懇求）維妮！（他注視她很久，受了打擊的表情——着魔的諷刺她）又是公道的報應？你逼我自殺，就像我逼死了媽！以眼還眼，這倒痛快？可是——（他忽然止住，注視面前，好像想起了什麼，惘然的自語）對了！那才是公道——你就是媽！她的靈魂叫我對我講這種話，（胡思亂想，神經錯亂）對了，這就是得到安靜的一條大路——再去找我那失去的烏國——死就是安靜的烏國——媽會在那兒等我——（激情）媽！我叫我怎麼辦？我跪下來求你饒恕——我告訴——他的嘴唇抽搐着，好像要把毒藥嘔出來）我告訴你，媽！我找到了愛！我巴望你快樂——巴望你和亞當快樂！（他得意的大笑）你聽到我的話嗎？你在這兒！你在這兒！叫我等着我回家罷！（他轉身大步向門口走。）

拉：（她聽到後面一段話，她抬起頭來注視他——悔恨交併，追着他，抱持着他）不，奧林，不行！奧：（推開她——憤憤）走開！媽在等我！（他向門口走，又回來，敏捷）噓！彼得來了！住嘴！（彼得在門口出現了，他又走向屋內。）

彼：請原諒，門開着我就闖進來了，海賽兒到那兒去了。

奧：（不自然的鎮靜）回去了。（很快，故意的，諷刺的對維妮一瞥）我剛才打算到書房去擦手鎗，這鬼東西也銹了。彼得，你來得正好，你陪着維妮罷。（他轉身走出門口，彼得惘然的凝視他。）

拉：（抑制住的叫喊）奧林！沒有得到回答，祇聽到書房門啓閉的聲音，她打算跟着跑過去，又止住了。投到彼得的懷裏，好像在求他保護。像急流似的話語，想要把這個念頭忘掉。彼得，抱緊我！世界上什麼也沒有，祇有愛；愛就在眼前，愛太寶貴了，愛是無價的，你說死更有價值嗎？一個人總要死的——打算一死了之，那就太懦弱了——沒有人能擋住別人死！（她不知不覺想用手閉上耳朵。）

彼：（一驚）他真是傻子，神經失常的時候，他爲什麼還要耍手鎗——我去給他搶過來。

拉：（把他抱得更緊——喋喋不休）彼得，你覺得奇怪罷——有一天我們結了婚，我們有一個家，有花園，有樹木！我們就快樂了！我喜歡單純生長的東西——樹生長得一直頂到天——又正直又健旺！我恨那些矯揉造作的，他們會自食其果，一生悔恨。（她把聲音提高，簡直有點反常了。她又本能的想閉起耳朵）忍不住再等了——等等，等等呀——（書房裏發出了沉悶的鎗聲。）

彼：（丟開她向門口跑）啊呀！那是什麼？（他衝到大廳。）

拉：（脆弱的萎陷下去，靠着台子支持住自己——昏迷而抖顫）奧林，饒恕我！（她恐怖的抑制着，她的嘴緊閉成一條冷酷的線條。機械的把封套藏在台子的抽屜內，鎖上抽屜）我該進去——（她轉過去瞭上梅家祖先的畫像，好像他們都在責問的盯住她——挑戰似的）爲什麼你們瞪着我？這不是保全你們梅家祕史的唯一辦法嗎？我也跟你們完結了，你們聽到嗎？我是媽的女兒，不是你們的！不管你們怎麼辦，我還得活下去！（她昂然的，不很熟練的向後轉，這是從她父親學到的，她早就會了，好像她不再是梅家的人了，她轉到前面，莊嚴的，正步走下。）

（幕下）

第四幕

景：同第一幕第一景——梅家的庭院，三天後某天薄暮，梅家的院子跟「歸」第一幕的外景

同。溫和的落日，呈金黃色，微弱的光把希臘廟宇式的抱廈罩上一層霧，加強了圓柱的白色，百葉窗的深綠，樹木的蔥鬱，松的蒼老，圓柱的影子，把灰牆上映上了黑條，百葉窗都扣牢在牆上，窗子都敞開了，樓下，窗子的上部，山下而上，反射着太陽的閃光，好像藏着復仇的眼睛。

薩斯從右前方的甬道上慢慢走上來。他拖着修草器，裝着修整沿甬道兩旁的草地，實際上不過是混時間，抽一袋煙，哼一段歌，老腔老調的唱那隻短歌「夏南多」。

「哦，夏南多，我巴望聽到你，

我的愛情就像澎湃的河流，

哦，夏南多，我追不上你。

走走呀，我一定要追過去

跨過這寬闊的密蘇里。」

「哦，夏南多，我愛你的女兒，

我的愛情就像澎湃的河流。」

薩：（停住不唱。站在那兒向左窺探花園——搖頭自語）她又摘我的花了，跟她媽一樣，還不是糟蹋罷了。她那屋子早就擺滿了鮮花，喪事完了，巴望她再別這樣幹了，再這麼糟蹋，我的花園的花就快完了！（他又轉過去開始修草，莊重的自語）真是怪事兒，人們都說當過兵的擦擦鎗，怎麼會走火把自己打死。他們都不敢正眼瞧她了，梅家人都不得好死（含笑）可是維妮真能幹，她什麼都不講，梅家還是清清白白的！

（維妮由左上過去。這三天中她顯然改變得很多。她穿着喪服，又變成瘦弱了。她臉上仍有梅家的假面，而且更加深刻了。嘴唇沒有一點血色，她把一束鮮花給薩斯，又古怪又空虛的聲音。）

拉：薩斯，把這些花給哈拉，叫她把屋裏四圍都放些花，我要把鮮花鋪滿這房子。彼得就要來了，我

得讓這兒顯得又美麗又愉快。（她走過去，坐在台階的頂上一層，上身挺直，胳膊支在兩邊，腿腳併在一起，凝視着太陽的閃光，眼睛凝視，冷酷而堅定。）

薩：（站着拿住花束，對她發愁）我早上五點鐘起來，總瞧你坐在這兒——沒有空過一天，打從奧林——難道你不睡嗎？（她凝視着面前，好像沒有聽到一般。他好心好意又說下去）維小姐，你高興在外面，我給你搬一張沙發來躺一下，也許打一個盹也是好的。

拉：薩斯，謝謝你，我不要，我要等彼得來。（停了一會，好奇）爲什麼你不叫我到屋裏去躺一下？（薩斯裝着沒聽到這個問話，避過她的眼鋒）你知道嗎？你在梅家很久了，你知道這房子裏沒有安靜過一天，祖父爲了恨和死才造了這座廟！

薩：（突然）維小姐，你打算住在這兒了！你嫁給彼得不就完結了！

拉：我打算嫁了他，跟他走。忘了這房子，也忘記這兒發生過許許多多的事！

薩：維小姐，那才算話呢！

拉：我打算把牠封閉起來，讓風吹雨打把牠毀了。梅家祖先的畫像在壁上霉了，鬼也就死了，梅家這一家就慢慢被人們忘了，我是最後的一個，可是也不久了。我就變成人家的人了，那末，他們就完

了！她在斜日餘輝中倚着柱子，閉上眼睛。薩斯發愁的注視她，搖搖頭吐了一口氣，他聽到了什麼聲息，向左邊甬道上探了一下。）

薩： 維小姐，海賽兒來了。

拉：（急忙站起來，驚訝）海賽兒？她來幹什麼？（她跳起來，好像要逃進屋去，凜然的站在台階上，她的聲音僵硬）薩斯，你到後面去幹活罷！

薩： 呃！（海賽兒從左前方進來，他慢慢移到了香後面——向後叫）海賽兒，你晚上好！

海： 薩斯，你好！（她停了一下，凝視維妮，維妮向她一瞥，又強硬又挑逗似的，海賽兒穿着喪服，她的臉色又悲傷又慘白，眼睛哭腫了，可是態度很堅決，她鎮定了一下，走近台階。）

拉： 你來幹什麼？我還有事呢？有話就請講罷。

海：（鎮靜）維妮，我到這兒來也沒有多話講，（忽然她敏捷的訴說）奧林擦鎗走火是你扯的謊！他早就知道要死了。

拉： 你怎麼講，當心一點，我會證明這件事，彼得也在這兒——
海： 別人怎麼講我不管！

拉：你倒是責問奧林的第一個人——

海：我不是責問他！你怎麼不講理！我要責問你，是你逼他死的，我明白這件事，可是我沒法證明——

——不過我可能提出許多證明，奧林有過這些暗示，我知道會出事——不過這應該是你的過失！

拉：（掩飾着恐懼，——變成了譴責）奧林剛葬了，你不來安慰我們這一家受了這許多苦難，你倒來責問我，你怎麼會叫奧林心安呢！

海：（感覺犯了過，同時又覺得她自己是對的——挑戰）你的話不錯，我也不講了。不過我總明

白有什麼事——總有這麼一件事把奧林逼瘋了——（她失聲啜泣）可憐的奧林。

拉：（瞪目直視，嘴唇扭縮）別——別哭！別這樣！

海：（忍住）對不起，我不是爲奧林來的！

拉：（不安）你來幹什麼？

海：彼得的事。

拉：（好像這正是她所怕的——粗魯）我和彼得的事你別管！

海：我不能不管！你嫁了彼得，就把他一生毀了。（懇求）你不能嫁給他，你們決不會快樂的！你會

叫他不幸的——你總有一天叫他沾上了一些。

拉：沒有什麼不幸！

海：我明白別人的罪過，彼得不會相信。可是你們結了婚，就跟你住在一起，你就瞞不住他，他就會跟我一樣，這件事逃不了，你就決不會快樂。（又懇求）維妮，你愛彼得，你就得爲了他的快樂打算。

拉（粗聲）我很愛他！

海：事情已經慢慢來了——他爲了你已經不快樂了！

拉：你胡扯！

海：昨天晚上他跟媽吵鬧，媽不過是跟他講了幾句話——他跟媽吵鬧還是第一遭！那是彼得幹的，你把他改變了，他去開家，住到旅館去了，他還講再不跟我和媽見面呢！他是孝順的兒子——友愛的哥哥。我們三個人都過得很快樂，這回事媽傷心極了，她祇有坐着哭，（無望）維妮，這個你不肯幹的，你將來會得到報應，彼得會恨你！

拉：不會！

海：他發覺了這些事，彼得怕不會走上奧林的那條路嗎？

拉（攻擊）你這傻瓜，什麼事發覺什麼？

海（責問）我不知道——可是你明白！你心裏的事，你自己明白，你問自己的良心，你該跟彼得結婚嗎？

拉（絕望——走到了末路）什麼良心，我什麼都不怕！（注視她——大怒）你別管我——走開——你再不走，我拿奧林的手鎗打死你！（她怒氣一過，變成又脆弱又抖顫。她走到先前坐的地方，倒下去。）

海（退讓）啊！你真狠心！我相信你當真會——維妮，你怎麼會這樣？

拉：走開！

海：維妮！（維妮閉上了眼睛，海賽兒站在那兒注視她——抖顫）好了，我就走，祇好聽你了。我知道你知道名譽和公道，你是梅家的，你是有情感的——（維妮大笑一聲，沒睜開眼睛）奧林寫的東西，你該給彼得瞧一下，奧林叫我在他跟你結婚之前給他看的，我已經告訴彼得了。

拉：（沒睜開眼睛——奇異的自語）死了的事又來了，爲什麼死去了的事死去不了！

海：（注視她，驀然，不知如何是好——不安的向四周瞧，瞧到有人從左前方來——敏捷）他來了，我打後面走罷，別讓他碰到我，（她就要走開，可是在丁香下站了一會——同情）維妮，我明白你很苦——我知道你的良心會叫你公道——上帝會饒恕你（她在丁香後隱去，繞屋後下）

拉：（眼光盯着她，興奮的吶喊）我不要問上帝，我不要叫別人饒恕，我自己會饒恕（她向後倚着，又閉起眼睛——苦惱）我巴望總有一個地獄，是爲了好人住的（彼得由左前方上。他瞧上去又憔悴，又苦惱，走得很慢，眼睛瞧着地上——瞧到維妮，立刻興奮起來，愉快的表示。）

彼：喂，維妮！（他靠近她坐在抱廈的邊上，她還閉着眼睛，好像怕睜開來，他發愁的盯着她）瞧你疲倦極了，你沒有睡罷？（他侷促的撫摸她的手，她的嘴角扭動了一下，向下角拉長，好像忍住要啜泣，他又安慰她）這些日子叫你多難受，別管了，我們就快結婚了。

拉：（沒有睜開眼睛——渴望）你就會愛我，叫我不再回想嗎？

彼：我會這樣的，你知道，第一件事，就是去開這鬼房子把你帶走，也許我是個傻子，我也對這房子迷信起來了。

拉：（沒睜開眼——奇異）對了，這裏面沒有愛，我們就去開牠，隨牠去死罷——我們就會把這

些死人忘掉。

彼：（又酸辛，又憤憤）可是我們搬得太遠！我恨這個鬼城，我恨這城裏的人。

拉：（睜開眼睛，驚訝的瞧他）我沒聽到你講過這種話！彼得——你很難受嗎？

彼：（避開她的眼光）有些事叫人難受！

拉：你跟你媽和海賽兒吵過了——是不是爲了我的事？

彼：你怎麼會知道？

拉：海賽兒剛才到這兒來過了。

彼：她告訴你了！這鬼東西，她講這個幹什麼？

拉：她不許我嫁給你。

彼：（大怒）這小鬼！她有什麼權——（有點不安——強笑）好了，我巴望你不理她。

拉：（不像對他說，好像是自語——挺直的坐着——挑撥）我沒有不理她！

彼：她跟媽一條路，不知腦子裏闖上了什麼傻頑意，不過他們就會忘了的。

拉：（搜索的注視他——不安）他們忘不了，怎麼辦？

鬼

彼：我們結過了婚，他們就會——要不然我就跟他們完了！

拉：（她捧起他的頭，轉過來對他）彼得，讓我瞧瞧你！你也難受罷！你的眼睛好像受了傷，你的眼睛常常是有信心的，現在牠們也蒙上了遲疑，怕見生人了！彼得，是我把你改變的嗎？你疑心我嗎？你疑心奧林寫了些什麼嗎？

彼：（劇烈的反駁）沒有，我怎麼會疑心你，難道我不知道奧林的神經失常嗎？幹什麼我要管這些——

拉：你發誓決不疑心我——什麼都不會叫你疑心嗎？

彼：你把我當什麼人？

拉：你說別人不會阻擋我們嗎？我們的快樂，沒有人來離間嗎？你不會叫我想起了什麼事嗎？

彼：當然我不會！

拉：（漸漸失神）我們就結婚去！今晚上就結婚罷！我們找一個主教去舉行婚禮，我就去換衣服，穿上你喜歡的顏色！彼得，今兒就結婚罷！我怕等了！

彼：（迷惘得有點發抖）可是——你沒打算，我們不能這麼辦！今兒剛巧是奧林——不能叫你

對不起他，不會發生什麼變故罷？是不是奧林寫的東西擋住我們——

拉：（受了打擊，狂笑）死去了的，又來擋住我們了！彼得，他們常常會來擋住我們的！你把你一生的快樂交給我！你相信梅家的死人——可是他們的愛是人們不信任的！我太明白他們了！我不忍心叫你的眼睛也染上了酸辛，我不忍叫你難受。他們對人生的信仰，不是你會了解的，我不忍叫你受傷，我太愛你了。

彼：（被她說得不安而且也有了疑懼）維妮，你怎麼講？你有什麼話——

拉：（失神）沒有——沒有什麼（忽然抱着他）沒有別想那些——還不是想的時候！我要一會兒的歡樂——那些死人，我管不了！我已經得到快樂了！夠了！——（變得更失神——野性的要求）彼得，聽着我們結婚爲什麼要等！我要一會兒的歡樂——一會兒的愛——爲了補償這就要降臨的苦水——我眼前就要結婚。彼得，你有這勇氣嗎？你爲什麼不能簡單純潔呢？爲什麼你不會忘了罪過，你不瞧見戀愛是美麗的嗎？（她失神的熱情的吻他）吻我抱緊我！你要我！你命的要我，爲了要我，你情願殺人！我們的愛，會把死了的人趕走！會把他們羞死！（失神極了，瘋狂的放肆）你要我，把我拿去罷，亞當！（她醒過來，這名字叫她吃了一驚——迷亂的，失神的狂

笑) 亞當爲什麼我叫你亞當? 我沒聽到過那個名字——祇有聖經上有一個亞當! (忽然失望極了, 結束了嚙語) 死人在裏面作怪, 逃不了, 別再想試一試了!

彼: (當她病了, 一驚, 推開她) 維妮, 你瘋了! 你不知講些什麼! 你不是那種人!

拉: (頹然) 彼得, 我不能嫁給你了! 你也別見我了! (他注視她, 惘然若失) 回家去罷, 跟你的媽和海賽兒道歉罷! 去娶別人罷, 愛不是我的, 死人的力量太強了。

彼: (心情紊亂) 維妮, 你不能!——你瘋了!——你怎麼變成這樣? (疑心) 是不是奧林寫了些什麼? 爲了什麼, 我也該弄明白! (她並未作答, 他更疑心) 他的話也古怪!——你在島上碰到了什麼? 出了什麼事!——跟那個土人有什麼關係嗎?

拉: (她本能的反應, 受了侮辱的憤怒) 彼得, 你敢!——(忽然捉住這個脫逃的辦法)——慎重的粗魯話) 一點不錯! 既然你明白, 我就不再扯謊了! 奧林疑心我跟他有肉體上的關係, 一點不錯!

彼: (恐怖的退後——斷續) 維妮, 你瘋了。我不相信——你——你不會——
拉: (尖聲) 爲什麼我不該! 我要他, 我愛他, 他叫我明白了愛——愛不是一種罪過! 我幹了! 我對

你講，我是他的，我是他的情婦！

彼：（退後，好像她打了他一掌——苦痛，怒極了）那末，媽和海賽兒是對了——誰知道你壞在

心裏——怪不得奧林自殺了——我巴望你會得到報應——我——（他匆忙，盲目走下甬道從左下。）

拉：（瞧他走了——失神的叫他）彼得！那是胡扯！我沒有——（她忽然停住，又保持她原有的那種昂然的風度，她盯着他瞧他走向甬道——轉過去了，失聲）彼得，再會了！（薩斯由左後上，繞過屋角，他站在那兒凝視她，他想驚醒她，哼起他那悲哀的短歌「夏南多」同時他向四周的地上瞧，像在尋找什麼。）

薩：哦，夏南多，我挨不着你——

走，走呀！我非走不可了——

拉：（沒有瞧他，接着短歌的句子——嚴肅而苦悶的微笑）我不走了——薩斯，現在我不走了。

我就在這兒守着——守着梅家的死人（她乾笑了一下，轉過去，好像正打算進屋去。）

薩：（瞧她臉上的模樣，一嚇，抓住她的胳膊）維小姐！別上那兒去！

拉：（嚴肅）別怕，我不走媽和奧林的那條路，那是他們逃開責罰。我在這兒沒有人來責罰我。我是梅家最後的一代，祇有我自己責罰自己！我一個人跟死人住在這兒，這比死，這比監牢還要難受，這才算是公道。我不再出去，也不再瞧見人！我就把百葉窗釘牢，就是陽光也不讓牠透過來。我伴着死人，給他們保守他們的秘密，讓他們來追逐我，等到咒詛完了，最後一個梅家人也死了！（奇特殘忍的微笑，面對着這多年的苦行）我明白，讓他們瞧瞧罷！我會活得很久！梅家人枉生了這一世，讓他們自己去責罰罷！

薩：（了然，嚴肅）呢，維小姐，你怎麼講，我一句也沒有聽懂。（又假裝在地上尋找什麼）我的拖鞋不知丟到那兒去了。

拉：（尖聲對他）就去關上百葉窗，把牠們釘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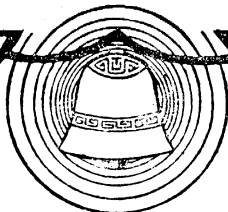
薩：呢。

拉：再有，叫哈拉把鮮花都丟出去。

薩：呢！（他走過她面前，上了台階，到屋裏去了。她走上抱廈——轉過身站了一會兒，挺直，昂然，冷酷的眼光注視着陽光。薩斯在門旁右邊的窗伸出頭來，把百葉窗關緊，砰的一聲，好像這正是口

令，維妮腳根立正向後轉，木然向屋內正步走去，關上了門。

(幕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梅農世家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全一册 定價國幣五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Eugene O' Neill

譯者 朱梅雋

發行人 蔣志澄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374)

校整
自

